

沈則功修士小傳

神愛犧牲

沈則功相伯



**CYRILLUS SEN**

**Parvus Seminarista Sinensis**

**Shanghai 1911-1929**



一千九百三十六年

上海主  
教惠  
准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



像遺之士修功則沈祿利濟



# 神愛犧牲目次

蔡元培先生序

堂弟沈則劬修士序

自序

例言

插圖目錄

第一章 幼年的事實

1	家世	一
2	誕生	一
3	媽的夙願	二
4	明悟初開	三

---

5	早知羞恥	三
6	小愛德	五
7	玩彌撒	六
8	好濟貧	七

拾伍 拾叁 拾壹 柒 伍

## 第二章 公學的狀況

9	重模素	七
10	上蒙學	八
11	要做神父	九
12	初領聖事	九
13	勤領聖體	十
14	入小學	一三
15	少年老成	一五
16	改正別字	一六
1	進公學	三三
2	努力求學	三五
3	讀辣丁	三五
4	好學生	三六
17	守大齋	一七
18	重視聖儀	一八
19	特敬聖母	二十
20	用心讀書	二三
21	手足情深	二四
22	入教外學校	二五
23	不二過	二七
24	家庭工作	三十
5	精遊藝	三九
6	重愛德	三九
7	假期消遣	四十
8	修道阻難	四二

### 第三章 修院的生活

1	小修院	四五
2	進修院	四五
3	償夙願	四七
4	求強身	五十
5	勤學目標	五二
6	專心修德	五二
7	聽命真詮	五七
8	為主服務	六二
9	傳教工作	六九
10	友愛	七一
11	愛仇	七三
12	熱心善表	七五
13	神業日記	七六
<hr/>		
14	致聖嬰的兩封信	七七
15	避靜日記	七八
16	定志實行	八一
17	欽敬聖體	八四
18	熱愛聖母	八七
19	其他敬禮	八九
20	小避靜記	九二
21	研究進會聖召	九八
22	新尋獲	一零六
23	進會延期	一零七
24	寫真	一二
25	家遷徐家滙	一二
26	末次避靜	一三

# 第四章 安死善終

27	神愛犧牲	一六
28	致信護守神兄	二十
29	與胞姊通信	二五
30	其餘函件	二七
31	死前八日	三一
32	玄奧無傳	三二
9	領臨終聖事	六一
10	家人來院	六一
11	神師到院	六五
12	施救無方	六九
13	遺訓	七十
14	安然長逝	七五
15	死耗傳聞	七九
16	結語	八二
1	善生福終	三三
2	得病	三七
3	進住醫院	三八
4	末次辦神工	四四
5	開刀耐苦	四五
6	催父回家	四九
7	忽而變病	五一
8	掌院神父來到	五七
	改正表	八三

# 天主教修士沈君小傳

沈君諱則功，是天主教中虔誠的修士。他是民國紀元前年（西曆一九一一年）二月八日，誕生於上海董家渡的。他的母親很早的送他到堂受洗禮。他的天資聰穎，識見不凡。在小學讀書的時候，便知道省下了糖果的錢去救濟貧人。衣服很愛樸素，環境很愛幽靜；有時候他的父親叫他穿了新衣服，到熱鬧的場所去遊玩，那他便認為是最難堪的了。

十一歲，他進徐滙公學讀書。品學兼優，很受師友們器重。他對於神業，尤為注意；因為這時他已下了棄俗入道的決心。高中畢業後，他打破了親友們的勸阻，進了修道院；從此他

便過着最樂意的生活。在修院裏，朝警夕惕，進修着敬主愛人的美德。他的志願本預備在修院裏住滿三年，再上北平去，進主徒會，更求深造。不意在民國十八年（西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晚上，就去世了。他臨終時，心神的安定，和視死如歸的欣悅的態度，更給了後死者極深刻的印像。

綜計他的一生，對人是謙恭和靄，對教義是竭誠奉行，刻苦自勵，犧牲一切，我們如果翻看他的神業日記和親友們來往信札，足以證明他是一個最虔誠的修士了。

蔡元培撰



## 序

納大那說：「從納匝肋能出什麼好事？」

斐理伯說：「你來看看」——若望經壹章，四十六節，

讀者們，你們或許也要說：「從小小的修院裏能出什麼好事？」我也對你們說：「你來看看。」看什麼？請你念這本書，看看這修院裏沈則功修士的芳表吧！他自從大量地答應招呼他的耶穌，說：聲「主，你不論往那裏去，我要跟隨你」之後，他就拋去了甜蜜的家庭，忍痛地割了父母的愛，「就起來跟隨耶穌」。同時，還屈服理智和意志力，背起十字架，承行天主的聖旨。他自從聽了「稼多工少」(Messis quidem multa, operarii autem pauci.) 瑪竇經玖章三七節 的恐慌呼聲後，就擔任葡萄園神聖

底工作；這項神聖的工作——改造人心，創造新世界，拿基多給人類的工作——需要犧牲，需要「神愛的犧牲」，而且非有滿腔底熱血，負不起這沉重的擔子。同時，還需要非常的準備，要同我們的德源耶穌相依爲命，共同生活。沈修士就走在這準備道的精上，他自強不息，慌惕惟厲的要耶穌化，要吸取耶穌神。修士同三仇奮鬥掙扎的厲害和恒心，作者在本書內道及的，毋容我多贅。

讀者們，倘你們還是醉生夢死，出入舞場的話，當你們在逍遙狂樂的時候，想起有位「心毅軀綿」的青年修士，遏情制慾，度着克己苦身的生活，你們當怎樣慚愧而返省呢？倘你們還是彷徨歧途，徘徊不前的話，快快虔誠地請求這位修士，指



給你們引入天國的正路。倘你們已經開始走德行的道路，當知所則效，邁步前進，希望到耶穌要你們到的地步：「你們該是成全的……」——瑪竇經第五章四十八節

蔡公仲薌司鐸，經了五年的辛勞，苦心孤詣，搜羅材料，完成了這本「神愛犧牲」。它不是琢磨潤色的美麗作品，然而蔡公志在褒德，意在頌功，而且也是特爲扶植修道者寫的。故希望在家庭中爲父母者，把這本書念給子女們聽。學校中爲師長者，念給學生們聽，這也是撒聖召種子的一法。那末，算不負蔡公的美意呢。

則功兄，我感謝您。或許是因着您的祈禱，我得入主的葡萄園。我還感覺到天主爲選我補您的缺，賜我的恩惠，正是擢

髮難數。當我在滙校念書的幾年，聖召的種子，還沒有撒在我的心田裏。說也奇怪，在您離了苦世（一九二九年）以後，大約就在一九三十年，漸漸縈繞我思想的，只有「道修」二字，這難道就是您臨死時答應舒心怡神父 P. A. Durand, s.j. 的要求：「您要求十個聖召來代替？」Vous demanderez dix vocations à votre place（見本傳一六十張）無論如何，我和您有同志之誼，加上堂兄的關係，念到您的傳，我當怎樣不懈我志，步武您的芳塵，而勉力前進？最後還希望您多撒聖召的種子，在青年讀者們的心田裏！

一九三六，聖母升天瞻禮

則効序於母心大修院

## 自序

可愛的青年們：

我抱着一片丹心，祝你們健康和天上來的平安……！

你們可認識這個花花世界嗎？你們可知道，這個花花世界外，還有一個極樂園嗎？如果有人，看破紅塵，向那極樂園飛去，這樣的人，定是值得我們稱賞的。

現在我要給諸位，介紹一位像這樣的青年。這位青年，姓沈，名則功，在世僅十八年又十月七天。但他的神修的嚴密，操作的清潔，正是這濁世的南針。

可愛的青年們！你們也想到那極樂園裏去嗎？我請你們讀這本傳，步這個青年的後塵。



## 例言

一 這本書——神愛犧牲——，就是青年沈修士的一本小傳，因為他修成的止境，是一個全燔的神愛犧牲；所以神愛犧牲，是他一生的經過史，也就做了這本小傳的名字。

二 這本書既然是史傳，所以第一重事實：為此好歹都記，絲毫不假借的。而且將來萬一蒙聖部的考查，也可藉此做個證據的。

三 對於書中的事實：第四章，直係編者耳聞目覩的；其他三章，雖已經五六年的研究，或許還搜集得沒有週到。那末，就要懇請諸位讀者，慷慨地來指教，這是我所萬分祝禱

的！

四 這本書，是用淺近的語體文寫的，使得小學生們，也能夠一目了然；請你們文人學士，要千萬的愿諒。

五 書中所稱之掌院神父，卽今之理院神父，二者同也。

## 插圖目錄

一	濟利祿沈則功修士之遺像	.....	4
二	董家渡聖方濟各沙勿畧大堂之全景	.....	4
三	董家渡聖方濟各沙勿畧大堂之內容	.....	5
四	沈則功修士六歲時	.....	12
五	董家渡堂左露德聖母山洞	.....	13
六	徐滙中學新校舍全景	.....	36
七	徐滙中學之大操場	.....	37
八	徐滙中學聖母會小堂	.....	44
九	沈修士進聖母會年全體攝影	.....	45
十	徐家滙「主心」修院之頭門	.....	52

十一	徐家滙「主心」修院之全景……	53
十二	沈修士不記仇之善表……	74
十三	徐家滙「主心」修院小堂之內容……	75
十四	惠大司牧與大小修院全體修士在徐家滙大堂前之留影……	92
十五	沈修士避靜日記之一……	96
十六	沈修士避靜日記之二……	97
十七	徐家滙聖依納爵大堂之全景……	112
十八	徐家滙聖依納爵大堂之內容……	113
十九	廣慈醫院之頭門……	138
二十	廣慈醫院病房之一角……	139
廿一	沈修士臨終前捧持之聖像……	176
廿二	沈則功修士之棺柩……	177



# 神愛犧牲

## 第一章 幼年的事實



### 1 世家

天主要降福一個人，往往先降福那個人的祖先。

這位青年的祖先，原籍浙江，明末清初的時代，就奉了天主教，後來遷到江蘇青浦縣諸巷會居住，到現在已有二百七八十年了；他們都是熱心教友，初以捕魚和開魚行爲業（見沈氏宗譜），後來航船經商。他的祖父，還有出海的大沙船數艘；從此就遷到上海，他們同族的人，大半住在縣城東南面董家渡天主堂的附近。

### 2 誕生

則功生在西歷一九一一年二月八號，就是前清宣統三年辛亥正月初十日，早上兩三點鐘左右，當日就抱到董家渡堂中，由尙司鐸 P. François Storr S.J.

給他付洗，沈鶴亭先生做他的代父；爲的明天是亞立山府主教聖師濟利祿瞻禮，他的領洗聖名就叫濟利祿。

他有個哥哥乳名尊爵，所以他的母親，常常喚他『阿小』，排行下去，尊祿自然成了他的乳名，他行列第五，下面還有弟妹十人，所以他的親友們，也有叫他『五官』的。

### 3 媽的 夙願

沈兄的母親，見沈氏族中，男女修道的，不下數十人，（計沈氏修道的男女，約共六十餘人，眼下在世的，還有四十多位）。獨自己門內，沒有一個，爲此在產生他的那朝，就把他獻給童貞聖母，切望天上母后，格外保佑他，收錄他做個孝子，將來能得修道做神父。母氏熱切的期望，可在她時常咏唱的一首催眠歌裏顯露出來：

『好阿小，志氣高，不要哭，不要鬧，早早睡覺；大起來，去修道，升了神父好傳教。』

5

早知  
羞恥

近別的婦人。

兩足歲以後，他天天念這遍母親教的經，終沒有一次忘掉的。

沈兒在幼年，從他稍稍能辯別善惡時起，除了他的母親以外，不願親

耶穌！求你降福我，降福吾爸爸媽媽，降福吾全家……」

「聖母保佑小囡，一夜平安。天主呀！求你賞賜我，大起來，做神父……；小

錄），緊緊地捧了雙手，目不轉睛地望了聖像念着：

4

明悟  
初開

沈兒的明悟初開，他的母親，就教他劃十字聖號，念誦句……；聰明的尊祿，沒幾時就都會了。每晚睡前，他常常端跪在牀上（照他大姊的記

的，聽着，看着，笑着……。

那時他的父親聽見了，責怪她多嘴舌：

「他還沒開明悟，什麼都不知道的，那些話有什麼用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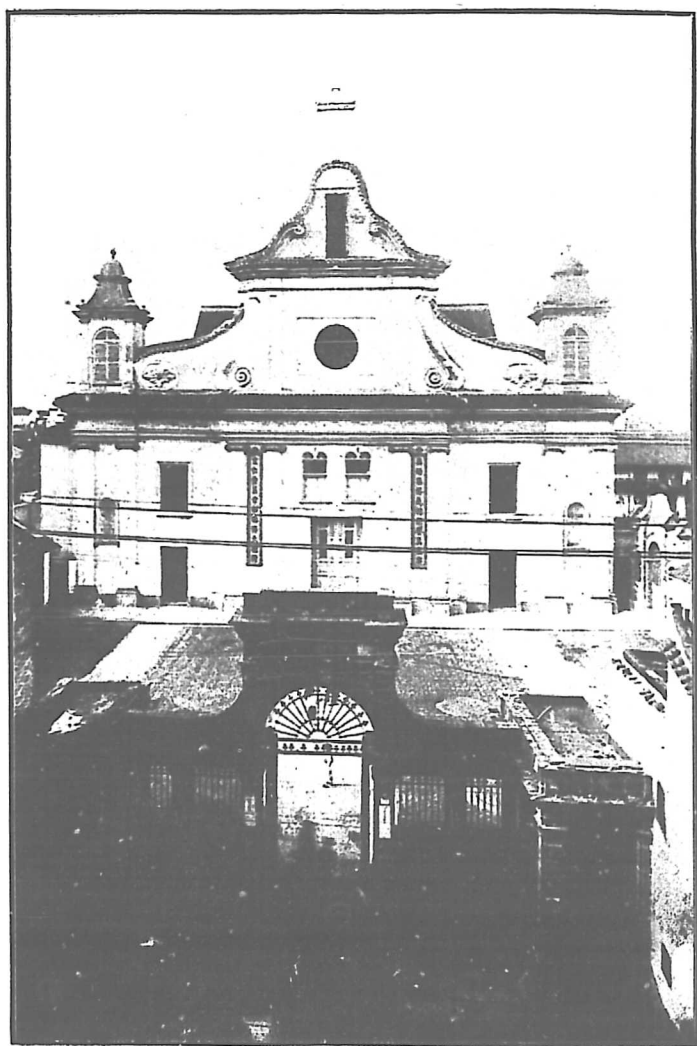
然而住在搖籃裏的他，一見人走上來，就伸伸小手，點點頭，好像什麼都明瞭似

他兩歲半時，他的母親新生了六妹（據他母親自述），她自己又生了奶尖瘡，就另外僱一個傭女，照顧尊祿……；那知道在每次洗澡當兒，他必緊緊地蜷縮水盆裏，單准那傭女洗濯肩膀和背脊兩部，而不准她洗濯他處；及到他母親病好後，給他洗浴時，就隨她的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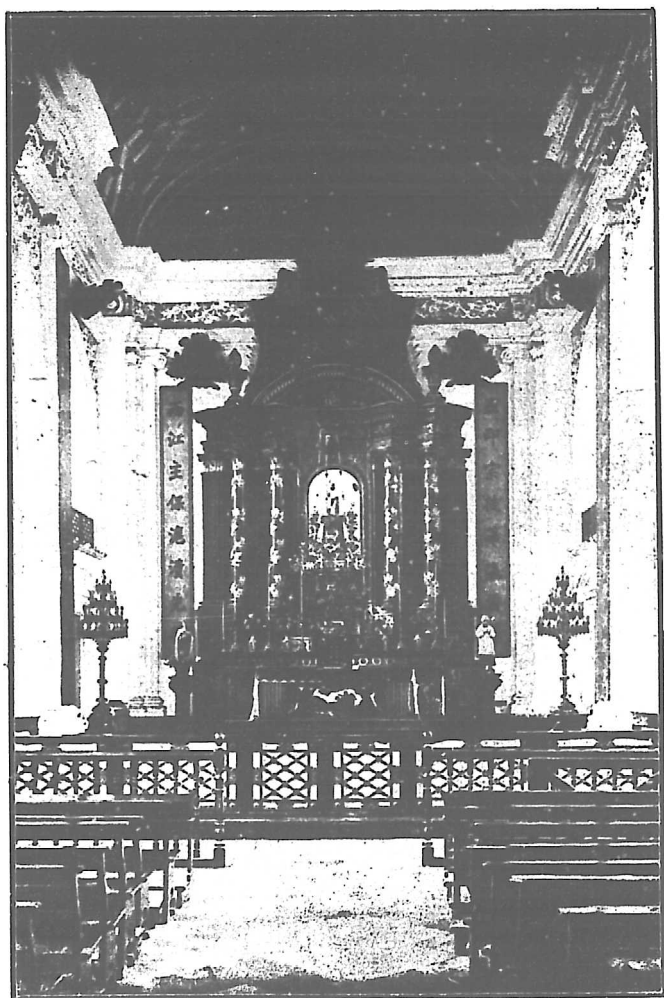
說起洗澡，還有他在五歲半時的一件故事，我們現在就把牠，併在一起講罷。那時他的雙親，已准沈兒常到浴室去洗澡，不過該有人伴着的；慣常伴去洗澡的，是個鄰居的裁縫王玉興；這一次洗澡，仍是王姓裁縫伴着。不料沈兒脫了衣服，將要爬進浴缸裏的辰光，忽然見了一個茶房，前來嬉戲，立時沈兒怒從心起，厲聲斥退他；再草草地穿了衣服，急出浴室，向同伴說：

「快去……，快去……，我不洗澡了……！」並且強他的同伴，取還了浴費同歸。

從上面二事上看來，可見小耶穌，早已使得沈兒明瞭童貞的美妙，因而到處留心



董家渡聖方濟各沙勿畧大之全景



董家渡聖方濟各沙勿畧大聖堂之內容

扶護他，保守他。

6  
小 愛 德

當他三歲零八個月的時候，正是中秋節氣（在西歷是十月），有一天，沈兒與他母親和六妹三人，獨在家裏；一忽兒六妹起了驚風症，沈兒眼見他母親心慌意亂，沒有人幫助，他就急忙跑出門外；但因太急了一些，就被格子門撞在頭額上；但他仍然奮不顧身，急跑到隔壁人家，把他們的大門，拳打腳踢，高聲呼喚着說：

『快快……快快……，替我家六妹，去請醫生……』

母親見他頭額撞傷了，腫了三四天，幾次問他痛得怎樣？他把小手搖搖，按了頭額，笑嘻嘻地答應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不痛……』

因為他這樣說慣了，以後倘有問起他飢麼……，寒麼……，他常拿『沒有什麼』來回答；從此『沒有什麼』一句，就變成了他的口頭禪。

7  
撒彌玩

沈兒雖然年紀很小，可是很有志氣，爲此他的大姊小妹們很愛他，喜歡抱他，天天領他到聖堂裏去，望彌撒，看禮節……，聰明的阿小，沒幾時，又學會了……，回到家裏，擲一只小方檯，蓋上白手巾，學那神父做彌撒的樣兒；有時也會說：

『Dominus vobiscum 陶米奴司，（物與）皮司固末，』（譯言：主與爾偕焉）

• 『Per omnia secula seculorum 碑哂與末你亞，鰓固拉，鰓固老囉末，』（譯言：及無窮世之世）。

沈兒這樣欣喜地玩弄，使得他的弟妹們，都是眼珠溜溜地望着他，說不出半句話來；他每次這樣去玩，必叫他的姊姊們，站在他的旁邊輔彌撒；他的大姊，有一次，很覺厭煩，責怪他說：

『大弟弟，可好了，做了幾次的玩耍，够了……！爲什麼要天天這樣煩擾我們呢……？』



9

重樸素

一望就走，沒有什麼留連不捨的樣兒。  
在沈兒的嬰年時期，他的雙親，見他這樣溫良，心內很感動，很歡喜，預料將來定蒙天主垂顧，喚他去修道，爲此另眼看護他，玉成他。  
到他將滿四歲的時候，爲過耶穌聖誕，也爲明年，想要送他上學的緣故

8

好濟貧

沈兒就毫不思索地回答她說：  
『你們耐點罷！等我後來，長大了，也要做神父，朝朝做彌撒啦……！』  
這是他嬰年時期的把戲，時常去做的，過了十多歲方纔停止。

沈兒年紀大了一些，星期日飯後，每陪他的父親，走出巷外，經過街頭，到黃浦灘邊去散步，吸些新鮮空氣，看看那些古怪的帆船。

走到馬路邊，倘然遇見小乞丐，就把小手，探入口袋裏，拿出母親給他

買糕餅的銅元兩三枚，給父親看，又向他望了望，問聲可以給嗎？父親笑了笑，他便

分給他們，後來跑到父親身邊，手舞足蹈，再伴他前走。若見了賣菓糖的小販，那亦

，他的母親給他做了一件花袍子，叫他試穿；方纔穿上，他就生氣向她說：

『我見神父們，常穿黑衣服……，我要做神父，只要穿件黑長衫！』

當時他出去探視親戚，或赴筵席，難得見他不穿那玄色的長衫的。

沈兒八歲時，一天，他同家人，該到鄉下親戚家裏去吃喜酒；他的母親，另爲『

好阿小』做了雙花緞鞋子；動身的前晚，先給他試試，沈兒試了一回，便向母親說：

『媽呀！黑的不好些麼……！穿了這樣花鞋兒，出門走路，亮閃閃的，像什麼

樣子呢！不是反要討些羞愧麼……？』

到民國四年的秋季，沈兒已經四歲半了，因爲董堂鄰近的明德女校（即

10

## 學 蒙 上

今之仿德女校），恰巧那幾年裏，開了附屬幼稚班；專教孩童們，學經言，聽要理，唱歌曲……，免得他們在馬路上遊蕩，鬧出禍來；所以大半信教父

母，都把四五歲的子女，送到那裏去。

沈兒也就跟了他堂族姊姊們，進幼稚班；這是他上學的開始。

11

### 要做 神父

那年聖誕節，聖若望宗徒瞻禮，董堂院長邊公 R.P. Jean Piet s. j 本名良辰的一天，修女們率領了全體學生，去歌功頌德；院長謝了以後；給他們講解鐸品聖召的高貴。末了兒又添一句，問他們說：

『你們諸孩兒中，那一個願意修道做神父的……？』

這話還沒有完，沈兒爭先恐後地回道：

『神父！我……，神父神父！我……』

他的尖小的聲音，是很清脆的！為此院長神父特地叫他前來，降福他；沈兒的聖召種子，也就這樣發了芽。

12

### 初領 聖事

開了一九一六年的新春，沈兒已足了五歲，在那半讀半玩的蒙學裏，總算上了半年的學；因為他有志氣，肯聽話，對於聖教的初步要理，已畧畧懂了一些。師長們見他是個聰明孩子，加意青眼地厚待他，就在去年冬裏，教他初告解；但等新年一過，又積極地預備他初領聖體，經了好幾個月，方纔准

許他走近那聖體欄杆，赴聖筵，領那『天神之糧』，嘗嘗『奧蘊之瑪納』的滋味。

那天正是六月一號，耶穌升天瞻禮的早上，天真瀾漫的沈兒，就萬分熱切地走上聖體欄杆，和小耶穌作第一次的結合，當怎樣地愉快呢？

六月八號瞻禮五，聖神降臨瞻禮前三天，在董家渡堂內姚主教 *Mgr. Prosper Paris* 手中，沈兒又領了堅振聖事，陸伯鴻先生，做他的代父，把類思為他的堅振聖名。

沈兒初領聖體以後，不論寒暑陰晴，每天六點三刻總到堂裏去，念早

13

### 勤領 聖體

課，望彌撒，領聖體……

他謝聖體的時候，外貌恭敬端正，雙手緊捧，兩目下垂……，終他的一生，除了幾次因有大阻擋，不能實行外，必天天領這『日用之糧』的。上海的夏天，炎熱異常，晚餐後習尚乘涼，沈兒同他家裏的人有時納涼稍長，他必要問他的大姊說：

『十二點鐘，過了沒有……？倘然已過，我不願去吃茶；因為我明朝，還要領

聖體……？』

沈兒的勤領聖體，正可算念茲在茲了。尤其是他在每晚睡覺前，母親替他脫衣的時候，常口親她的面額，并且切求她明晨早些來，喚醒他去望彌撒；有時候，已鑽進了被窩裏，還是不住地呼喊著，定要她答應了，然後纔放心，纔肯睡覺。

假使母親來喚他，稍遲了一些，或在被褥上穿衣的當兒，忽然聽見堂裏鐘聲，他就要放聲大哭，嫌她叫得太晚；他必要穿著盥洗好了，然後聽見叮噹的鐘聲，同時每歡天喜地的說着：

『堂裏打鐘了，我們大家去望彌撒……！』

還有一次，也在那年暑假裏，一天早上，外邊正在下雨，滴滴地落個不停，他的母親見他，正熟睡著，便不去喚醒他……；及到他的大姊，望完了彌撒，謝了聖體，回到家裏，走過他的牀邊，聽得枕邊嗚嗚的哭泣聲，便走前去問他說：

『大弟弟！你爲何哭？腹痛麼……？害了什麼病……？』

沈兒被她這樣一問，竟放聲大哭起來了。

『究竟怎樣……？究竟爲了什麼……？』她急促地問着。

沈兒便含淚答說：

『腹也不痛，病也沒有……，時候過了，今天彌撒完了……！母親今朝沒有喚醒我……！』

他的大姊聽了這話，狠動心……，但見他這樣放聲大哭，吵鬧不停，便將計就計地解勸他說：

『望彌撒，平常日子不是一定敢當的，你爲什麼要發脾氣？又要哭個不停？不望一台彌撒，有什麼要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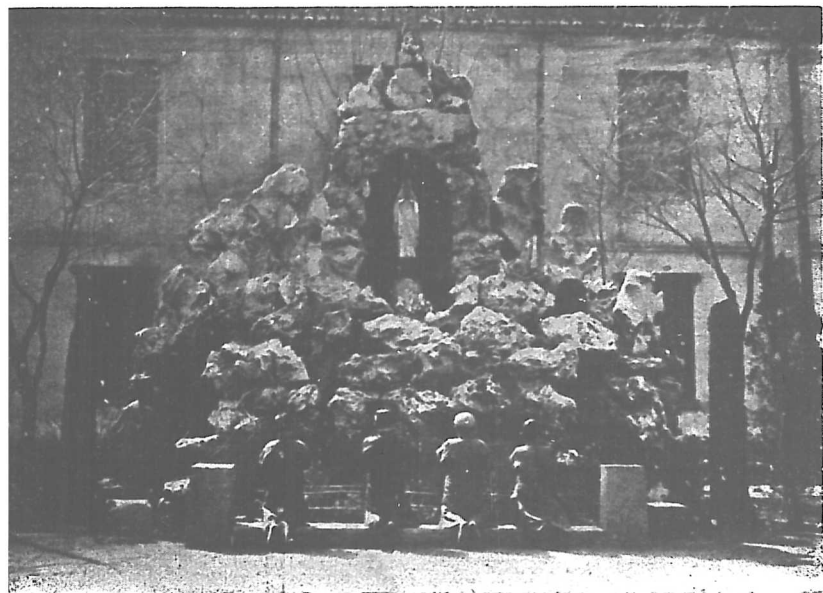
沈兒經她這樣的解說，橫哄豎騙，過了好久，便收了淚，穿了衣服從床上下來。

沈兒那時，最不願人家給他說這句話：「明朝不來喚醒你」；若人家說了這句話

，沈兒就軟化，所以家中無論誰人，要叫沈兒聽命，只要說這句話。下邊一個故事，



沈則功士六歲時



洞山母聖德露左堂渡家董

(母聖求切此在往往時幼士修沈)



學小入

就是一個好憑據。

約在沈兒七歲半的時候，一天晚上，因要解決一個珠算難題，雖上了牀，仍暗中屈指，盤算着，算了好久，沒有算出……；及到深夜，父親歸來時，還沒有睡覺。他的父親進了房，他就拿難題來詢問；他的父親，要沈兒早些睡覺，就狠簡括地答覆了他後來，又向他說：

『快些睡覺。不然，明朝望彌撒，將沒有人來喚醒你的……？』

沈兒一聽，立即拿手伸進被窩中，連說了幾個「諾」字，又回答說：

『阿爸……？我睡覺了，我已睏好了……，明朝要喚我，明朝早些喚醒我，因為我要望彌撒，領聖體去……！』

一九一七年的二月裏，算到舊歷，也已過了元宵節，沈兒就從明德蒙學，改入董堂對門的進行小學校。那時沈兒的年紀，已足了六歲，天天負了小書包，來來往往，很自然愉快。

上學前告辭父母，回家後又向他們請安。這是他家庭裏的好習慣，不肯輕易放鬆的。沈兒不但讀書去這樣做，每次要出大門，也總要得了允許，回來也必要報告的。

進行小學裏，向來有個唱經會，專為練習聖堂內咏唱的聖歌聖曲。沈兒入學後，沒幾時，也就進了這個團體，隨了他們學習音調，和讀辣丁文字的譯音。對於歌中含着的意義，當時他雖一點兒不明瞭，沈兒却知道這都是為讚頌耶穌聖母的；所以就用心去學習，熱誠去歌唱。

沈兒的天性，是誠實的，直爽的，聽見了好教訓，便要向人傳講。年假暑假期內，他的姊姊們放學歸家，他必要問：在徐家匯聖母院裏，有些什麼教訓，聽見修女們講過什麼故事……；要求她們轉講給自己聽。沈兒有時也把自己校中聽來的故事，講給她們聽……；他在學堂裏，拿家裏聽來的故事，講給同學們聽。

沈兒有時從小朋友們嘴裏，聽來一些不狠正經的話兒，譬如戲院裏的劇情等，也一例傳講開去。幸經父母的糾正，這一類的話，以後再也不插嘴了。

15

少年  
老成

沈兒在那個年頭上，已能鎮靜自主；遇人論事，往往見他兀坐在一邊，靜悄悄地呆待着，狠有『少年老成』的氣概，他的父親有一位老友，在沈兒死後，便來解慰他說：

『今郎在他童年時，我就知道他是個品學出衆的青年，別處難得多見的。當時我在心中，就想這個小孩未免太乖了，也暗暗地替你擔憂，因他年小志大，預料他難久人世，但那時我不便給你說明。』

要知道沈兒，原是個性急的孩子，遇有不順心的事情，自然就發脾氣。一遇到口角紛爭，或吃虧的事，就會得見機而作，運用他的計謀。

到了民國十年的春天，沈兒已足了十歲，當時的沈家，就遷居滬西鄉野。看到桃紅柳綠，日暖風和，遊童們都趁着東風，高放紙鳶的美景，沈兒見獵心喜，也去買了些紙，找了些竹片，糊了一隻風箏，請鄰孩同去試放新風箏。最可怪的，就是他自己反引着弟妹，跳躍吶喊，在田岸上，只作壁上觀。他所以這樣，爲的是免去弟妹們的

改正  
別字

跌仆和啼哭，增加母親的憂傷……

那時的沈兒，已識了幾個字，便向雙親要了錢，許他買本布包的六樣經，從此以後，他常放在衣袋中，隨時使用。及到要進公學時，只爲牠破舊不堪，纔肯拋掉牠，另購新的。

一天晚上，沈兒放學歸家，展開經本，急忙地問他父親說：

『阿爸呀！每次聽見人家念經，念到大悔罪經，必說「以後決定，堅守主命，一切棄遠陷罪之端，至死無敢復活，」其實是「無敢復犯」。爲什麼，人家都念「無敢復活」的呢？今天我已看準字眼了，是個「無敢復犯」呢？』

他的父親答說：

『是呀尊祿……，所以該應去讀書哪……！』

在他父親方面，當時果然是乘機教子，借端勗勉他。其實連他父親自己，也從沒有留心到過這裏呢？從那回以後，他的父親，一聽人家念到這句，便要動心感激，回

想到那件事上去；尤其是在沈兒去世之後。

17

### 守大齋

一年，耶穌受難瞻禮，纔滿六歲兩個月的沈兒，除掉前晚，隨着母親到聖堂裏，好久陪了聖體還嫌不夠，又要效法別人守大齋。那天早上，禮畢出堂後，就把這個事情，告訴他的大姊，他的大姊就用好話來勸阻他說：

『大弟弟，你纔有七個年頭，用不到守大齋！』

他却很快地回答她說：

『別的人做補贖，我也該當做一些；我不守大齋雖沒有罪，倘我守了，不是多立些功勞嗎？』

說到這裏，不待她再說，他立刻背着書包，飛也似地跑了；一會兒就走進校門去；爲的是怕又要遇見他母親，勉強自己回家去吃早飯……及到他午正歸家，就向他的大姊說：

『大姊！我在十點鐘散課後來，肚子裏覺得飢餓難堪，我怕沒有氣力讀書，就

## 重 視 聖 儀

去買了一枚銅元的花生米吃了！到底我沒有吃餅！」  
他講這些話的時候，看他很得意。

一九一八年的二月二號，聖母獻耶穌於主堂瞻禮，（陰曆是民國六年十二月的二十一日）瞻禮七，在董家渡主教座堂裏，祝聖現駐河北獻縣的主教Mgr Henri Lécroart S. J.，主禮主教，便是我們前任的姚大司牧。

沈兒第一次遇到這個盛典，清晨即起，先去望了彌撒，領了聖體。後來去參與聖教的禮儀。他和小朋友們，一同占據了前行的跪凳，很用心地看這個聖禮。禮畢歸家，已近正午了。沈兒雖覺飢腸轆轆，但却滿心歡樂，向他母親說：

「媽呀！聖主教的禮節，今天我完全看見了，一些也沒有遺漏去……！」  
到了傍晚，他又向大姊說：

「今朝我兩次親了新主教的權，兩次受了他的降福。大姊呀！這就是天主的降福，是不是？」

看他當時的神氣，真有說不盡的喜樂。

原來午前，禮畢出堂的時候，兩位主教眼見堂場上，人山人海，不便授權，便一概不給；爲此沈兒和他的小朋友們，也只好眼巴巴地空望着，伴送那兩位主教回署罷了，沒有親着什麼權。

等到午後，望完了新主教的聖體降福，聽說『新主教將到洋涇浜去；』沈兒妙想天開，便出人不意，獨自鑽進二門，匿在門背後鵠候着；待了多時，見新主教，伴着許多白鬚的神長們，果真出來了。新主教走近二門，他卽趨前，雙膝跪在主教前，橫阻去路，拱手仰望着。新主教一瞧見他，便拿權來給他親；再舉手，作聖號降福他。誰知那貪多務得的沈兒，既親了權，受了降福，急奔出頭門。等主教到了汽車邊，他又跪求親權。那時新劉主教，注目望着沈兒，現出很親愛的面容，再給他親權，從新降福他。

至於沈兒的母親，望罷了聖體降福，仍在堂裏屈着膝，爲她子女們的聖召，續禱。

片刻，出堂後，縱目四顧，在人羣裏去尋她可愛的「阿小……」，豈知找了多時，總找不到他的影蹤！末了兒，纔遇着他在頭門口，沈兒一見在尋他的母親，就立刻離開新主教，走到她的身邊去，用手指指新主教，表示他的歡樂。

前邊我們說過，沈兒在三四歲時，喜學神父玩做彌撒。後來爲玩得更加到家，天天隨着祖父到堂裏去，往往望邊祭台上舉行的彌撒。看他雙目注視着，對於司祭的動作，絕對不肯放鬆。後來他的祖父去世；沈兒就隨着父親去望彌撒。上學以後，只得和別的小學生們，望正祭台的彌撒。那座正祭台，距離既遠，中間還隔着一條高大的聖體欄杆，沈兒就不能再如從前一般地望彌撒了。

幸而沈兒已經讀完了輔彌撒經，且也不時被派去輔彌撒，於是比起從前來，他倒更覺有福氣了。

19

### 特敬 聖母

敬禮。

沈兒對於聖母，從小熱心敬愛，除做日常的敬禮外，又喜歡做特殊的



原來董家渡大堂東邊有個花園，園子裏邊，有座露德聖母的小假山。每年到了聖母的前夕，和月內每瞻禮七的晚上，常張燈結彩，誦經唱歌……；做一種特別的敬禮。沈兒攜着八弟六妹，欣欣然一同去與禮。他的母親很疼愛自己的子女，看見他們黑夜裏出去，她自己又不能伴他們一齊去，因為婦女們，照定規不得入內參與，故覺得很不甘心。一天晚上，天空裏下着細雨，沈兒的母親，便勸阻他說：

『好阿小！這事多麼不妥：你領着弟妹們，黑夜出門，倘有三長兩短，母親怎樣能安心呢？而且今夜天黑陰雨，拜聖母不要去了……』

沈兒聽了這話，就毫不遲疑地回答說：

『同去的人很多，那邊電燈很亮；不要怕，定沒有什麼的；媽呀！放心罷。拜聖母，是該應的事，聖母也自然要來保佑我們小孩子的……！』

他的母親，聽到這句話，便大動了心，不由自主地竟又允許了。但是她究竟不肯讓他們獨去，就點起一個燈火來，伴送他們到大堂頭門口，然後纔放他們獨自進去。

談到敬聖母，在沈兒十歲時，還有一件「念珠還我」的故事，值得就記錄的。那年的臘月底裏，各學校放寒假，沈兒和兄弟姊妹們，也一齊回家了。一天，舊歷十二月廿八日，陽曆一九二一年二月五號的午後，沈兒在家裏和哥哥弟弟們兒戲。他的大衣，被他們剝去，到晚還沒有還他。但他不到母親跟前訴怨，默受了大半天的寒冷，家裏人一個都不介意。晚餐後，闔家團聚公誦玫瑰經的時候，沈兒仍照常伸手向袋中去找念珠，找不到手，便記起牠在大衣袋裏，一陣心酸，禁不住地哭起來。就求長兄說：

『我要念玫瑰經了，我的念珠，該還我……！』

那時他的母親，因不知其中情節，就『爲什麼……，爲什麼……？』接連問了幾聲；沈兒纔一五一十地從實告訴。他的母親先責罰了大的，後來也責斥沈兒說：

『你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受冷凍麼？不要得病麼……？』

沈兒慢慢地答她說：

20

用心  
讀書

『冷凍，原來不要緊！到底念珠是我的，他該還我，我要念玫瑰經了！』

沈兒進了進行校，靠他聰明的天資，在同學中，好像是鶴立雞羣；而且他讀書，也頗肯用心，對於算術一門，更覺得津津有味。一有難題，便推想個不停，回到家來，也去問問父親。有一天，放晚學回家，靠緊街邊檐下走，低了頭，目不轉睛地看乘法表，口裏也喃喃地讀着；他的父親，偶然從遠邊瞧見了，心裏覺得很快活，但要知道一個究竟，於是暗暗地跟在他背後，留心觀察。到底沈兒仍舊且讀且走，並沒有覺得什麼。有時跑錯了路，他還沒有覺察。一九一九年，沈兒已滿足八歲了，那時他在進行小學第三學年；工課也稍微忙碌一些，爲此每晚放學歸家時，他就常帶當做的課題，該讀的生書，在家裏自修和工作。

當時他的母親，每以蘋果，梨兒，蜜棗，餅乾等……，分給自己的兒女。沈兒接到了手，先放在書桌的一角上，等到功課做完，生書讀熟了以後，纔拿出來吃。有時直以讓給弟妹們。一天，爲了家裏有慶辰，他的母親，把更精細的糖果分給他們。沈

兒受了，依舊放牠在桌角上。那知他的貪多無厭的姊妹們，竟把二哥哥的一份，也竊去了。到底當時他一點兒沒有覺察。及聽見隔壁房裏，母親的斥責弟妹們的聲音，和他們的哭聲，他才明白自己房裏，原有小竊進來過了。他急忙起身，去攔阻母親說：

「媽呀！弟妹們幼小，不知道什麼，吃了我的一份糖菓，不算一會事；媽呀！赦免他們罷，饒恕他們罷……！」

對於雜食，沈兒從小絕不介意。當他的母親分完了糖菓，入家常聽到他說：『大姊要吃麼？小姊！你要麼？』的叫喚聲……；他的大量和他的友愛，也可見一斑。

21  
手足情深

兄則友，弟則恭，則功對於自己的兄弟姊妹，情誼很深。一次，他的雙親，不知爲了什麼，重責他的長兄，打得很利害，則功立刻雙膝倒地，跪在他們面前，哭求寬宥說：

「爸爸呀！媽媽呀！不要打哥哥了，他下次不敢再這樣了，以後總不做這事了……！」

他的父母，看在『阿小』面上，便也息怒了。

22

### 入教外學校

古人說得好：『桑田……！滄海……！』世事原來是無常的，天主的聖意，不是人們能够猜想得着的。在沈兒九歲上，他的父親得了輟脚病，而且經商又大不順利。一九二十年的六月裏，陰曆四月孟夏的時節，辭別了董家渡的老宅，遷移到法華東鎮，暫作棲身之處。（法華原來是滬西鄉下的一個小市鎮，離開徐家匯約有一兩里路程）。

沈兒在進行校裏，讀了三足年。及到第四年（春季始業）的上學期，等不到暑假，也就只好離開學校，離開他天天與祭的聖堂。在法華沒有聖堂，所以沈兒在那邊不得天天望彌撒領聖體。單有主日和瞻禮日，可到徐家匯依納爵大堂裏，參與聖祭，聖體降福。那時則功對於這環境，每表示不滿意。

當沈兒初到法華的時候，有一天傍晚，偶而他的母親，很寂寞地對坐着，西山的太陽光，也快要盡了，看看那時的境況，是怎樣地悽愴呀……！沈兒的母親，吞吞

吐吐地向着他說：

『阿小呀！你看罷！好淒涼呀！吾家怎樣苦呢！到底你該有志氣，用心讀書，將來可能挽救吾一家……！』

沈兒被她這樣地一說，便大動了心，禁不住地眼淚落將下來，沒有什麼話可說。等了一回，他忽然地像得了什麼默感似的，便毅然決然地答應她說：

『好媽呀！我將來不能照媽的話，來幫助我們的家庭！我該進院修道，做神父去；但是媽呀！不必哭，用不到憂慮；在天的大父，必將救助我們的！』

在法華附近，既然沒有聖教學校，沈兒到了那邊，要讀書求學，困難萬分。直到那年十月裏還沒有上學。那時，他除了不能與祭和領主的苦以外，還嘗到一種失學之苦：『不上學，終究不是道理』。則功便強求雙親，准他到法華西鎮，積穀倉內私立的教外小學校裏去讀書。得了父母的准許，就去繼續求學。沈兒在校中，因為他的師長同窗都是教外人，所以同人來往，十分小心。上課前五分到校，放課後立即回家。

## 不二過

那時他的父親和他的伯叔們，有分家的問題，而他的哥哥，正在準備成婚。因此他不知不覺地，也喜歡講婚禮的長短和物質的榮華……！他的母親和他的姑母，一知道這事，便立刻教訓他說：

『一心要修道的你，爲什麼也要談些俗事和現世的財產呢……？』

沈兒聽到這些話，面紅耳熱，羞愧得整天抬不起頭來，後來他總不屑再講這類的俗事了……！

講到這件事情，使我們又記得五年前『偷玩具』的故事。當沈兒在幼稚園裏讀書的時候，一天，一位拯亡會修女（周吉姆母），講完了要理，引他們去遊玩。她拿了一套彩畫的玻璃片，翻弄給他們看，（這種玩具，有人名爲九連環）。其時孩子們，個個都歡天喜地，異口同聲地說着：

『好看呀！好看呀……！』

沈兒見了，心裏很羨慕，極願自己也有一個。到散心完了，這位修女畧加收拾，

把玩具放在自己講座的台板下面。

沈兒趁人不留心的時候，一個人進去，四面張望，看見沒有人，就輕輕地檯板一開，把那玩具藏在袋中去了。他回到家裏見了母親，就玩給她看。『好看呀！好看呀！大家來，看看！』他這樣一邊玩着，一邊喚弟呼妹來看……他的母親見這個奇巧的玩具，就隨口問他說：

『讓我細細看，好阿小……！這個東西，誰給你的？』

他便老實地答應說：

『我在姆母櫃中拿的。』

他的母親就斥責他說：

『小賊！小賊……！誰教你偷東西？』

她這樣訓責了他，又伸手掌他的面頰……她接下去說：

『快快去還，快快去還……，該向姆母求寬免……，下次再敢這樣麼……！』



沈兒受了這次意外的重責，涕泗交流地回答說：

『我不知道，媽媽呀！我實在沒有知道……；下次不這樣，下次決不做了……！』

『那末快些去還呢！』她催促他說。

沈兒便收了淚，捧着那個害人的東西，立刻奔去歸趙……；這局把戲，就算這樣閉了幕；原來這是沈兒自己所意料不到的！

在法華時，一天，逢着放假，不知道爲了什麼，他們弟兄中又起了爭端。這次，沈兒一些不肯讓步；他的母親也不分皂白，便硬着頭皮，咬緊牙齒，拿起小竹棒，重重地打了沈兒幾下；這是沈兒生平第一次也是末一次的受責。沈兒受了這次責罰，便知格外自戒。從此以後，沒有再發過那個脾氣。但是這一次的錯處，雖已受了重責，在沈兒心內，終究不可說了事，因爲他覺得實然對不去他的好母親，惹她這般地心傷！於是耐了餘痛，拿起鋤刀，找一片茅竹梢，劈劈削削，工作了大半天，做成一付碗架，獻給他的母親，借來消她的氣。他向他的母親說：

『媽呀！你看這碗架好麼！但沒有錐子，只缺得幾個洞眼！』  
他的母親見了沈兒，禁不住心中肉麻酸痛！但要沈兒知道改過，所以仍裝着假怒的樣子，扳着臉兒，冷冷地諷刺他說：

『好呀，你好乖呀！這樣可以自己活命去了！』

沈兒雖仍看到他母親的一付冷臉，增加了他的恥辱，但是他改過的志願，却更堅決了。

24  
家庭  
工作

沈兒雖有些過失，畢竟他是雙親的心頭肉，昆仲中的好榜樣，閤家因了他，增加不少的歡樂。他放了學，即刻回家，和他弟妹們玩耍：或唱歌，或體操，或吹笛兒，或拉胡琴……，用這些來調節他們淒涼的家庭。沈兒的大姊，向在徐家匯聖母院崇德女校（即今之徐匯女中）裏讀書，曾有拯亡會修女，教她學彈鋼琴的手術；這事被他知道了，便趁她放假的時間，急求着說：

『大姊呀！教教我……我願知道這鋼琴，和我們的絲竹，究有什麼區別？』

那時候，他的六妹，也跟隨兩個姊姊，到崇德裏去讀書，學會了一遍法國語的聖經，在這年寒假的時候，便背誦給弟妹們聽；沈兒一聽見了，就急忙喚進六妹，要求她教他。即此可見沈兒的好奇心和好學心。

當沈兒在法華時，因為弟妹中，有好幾個從沒有上過聖教學校，讀過經言，聽過教理，受過聖教的教育，於是他拿自己所知道的，完全教給他們。有時他的母親，要喚他幫助工作，沈兒必很謹慎地來幫她忙，從沒有倔強過。假使他的父親，命他到宅邊去，幫忙養蜂，他也不怕被螫，慷慨前去。不但如此，沈兒也常喜歡到屋後菜園裏去，幫助傭人們種植。

那時沈兒家裏，養有山羊七八頭，為的是要取牠們的奶，來哺養孩兒。牠們的朝出暮歸，總是沈兒去引導的。傍晚和雨天的時光；沈兒比傭工們更加留心，爭先恐後去領羊歸棧。因此他的母親，常常只問着沈兒說：

「阿小呀！羊牽了沒有？」

這件事，好像是他的任務，他的專職一般……，等待沈兒盥好手，濯好足，他弟妹們的夜飯，慣常早已吃罷了……，於是他就和傭工們同桌吃夜飯，溫和謙良，看他很自得，可知天主因寵愛沈兒，才使他的家境困危！也因沈兒，能安於苦難，愛慕貧窮，才得如此！

上述種種，是則功幼年時代的事實；換一句話，就是他大約十幾度童年生命的寫真。



## 第二章 公學的狀況

### 1 進學

要聖神父該進修院，這是誰都知道的；到底照我們上海的定規，不是先在徐匯公學（即今之徐匯中學）中學畢業過的，是難入小修院的；爲的是要他們先在公學裏，學些常識，研究些普通科學，使得進了修院，能專門攻讀棘丁文，也是爲叫那些有志修道的青年們，和其他不修道的學生們，同居共處，混在一起，一方面要牢固些心志，別一方面困着他們的善志美表，能導引別的學生，也去修道；所以徐匯公學，可稱修院的門房。

徐匯公學既是進修院的捷徑，則功就把願意轉學徐匯的意思，向雙親說明。他的雙親，嘉獎他的善志，也不去顧經濟的困難，就允許了。沈兒就在一九二二年二月裏，進了徐匯聖依納爵公學。那時沈兒的年齡，只有十一歲。在他同班中，他是年紀最

小的；長上便派他在下院裏食宿。

古人有句話：『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爲成人們這樣，爲那十一歲的幼童，怎能不怕他虎頭蛇尾呢！到底則功的心志，是很堅決的。一說是，是到底；一話要，要到底的。雖時爲家中的經濟所困難，但總不絕望，在無出路裏尋出路。好幾次開學前兩三天，人們看見他很忙碌地往來親族家中，親自去陳述家庭的貧狀，哀求借貸。有一次，人家直以冷言冷語譏諷他。到了後來，因爲他身材長得太快，所以身子很衰弱。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兩年裏，好多次因病而假歸；一次，竟被病魔所擾，蹉跎了大半學期。到底則功始終不灰心，竟能讀到畢業。

統計沈則功在徐匯公學，共念了五年半書；在這五年半裏的事實，幸賴人們的記憶力，我們纔能在這本小傳上記錄出來。事雖不多，也足以留作紀念。不過這些事實，因爲大多出於他師長的口裏，恐怕難免帶些過分讚美的色彩。然而則功在徐匯公學裏，平心處斷，實事求是，總算是個好學生。即使同學們也大都和他交好；至少依他

的本心，總不願有意與人爲仇，還勉力去修那和平忍耐及友愛諸德，爲做有志修道的基礎。

2

努力  
求學

則功既看準了目的去求學，又戰勝了許多艱難去求學。他的求學，自然當是很努力的。他對於科學，極感興趣，尤其是算學。他不論遇到什麼難題，必用公式去求解。倘問了教員，一時沒有領會，總不肯輕易放過。

每次月考，他常名列前茅；所以不上半年，就得跳級。跳級後，對於法文，覺程度不敷，便在假期內請人（沈公布先生）補習。每晚，他從法華步行，到徐家匯孝友里，一天不缺的。在滙學雜誌上，時有他的算題答案，和中法文的論說。他的畢業考試，成績很好，除徐滙公學畢業文憑外，還得准入震旦大學的證書。

3

辣讀  
丁

在徐滙公學裏，有辣丁班，這是一種選修課，凡有志修道的，都可自動加入。不但如此，有些未明聖召的，也准自由試讀，不加阻止；誰要停讀，聽憑自主。因爲人們最神聖的終生職位，單有吾主能獨自定奪；其餘人們，

誰都不容參雜其間。卽如避靜期內，或每月，有所謂『練丁生會期』的，也不過爲練丁生們，作些特殊訓話，做聖召的指導員和護養者罷了。

則功一進公學，就立刻報名加入。某同學說：『那時在通班練丁生中，他的年齡最小，到底他讀辣丁文，最有興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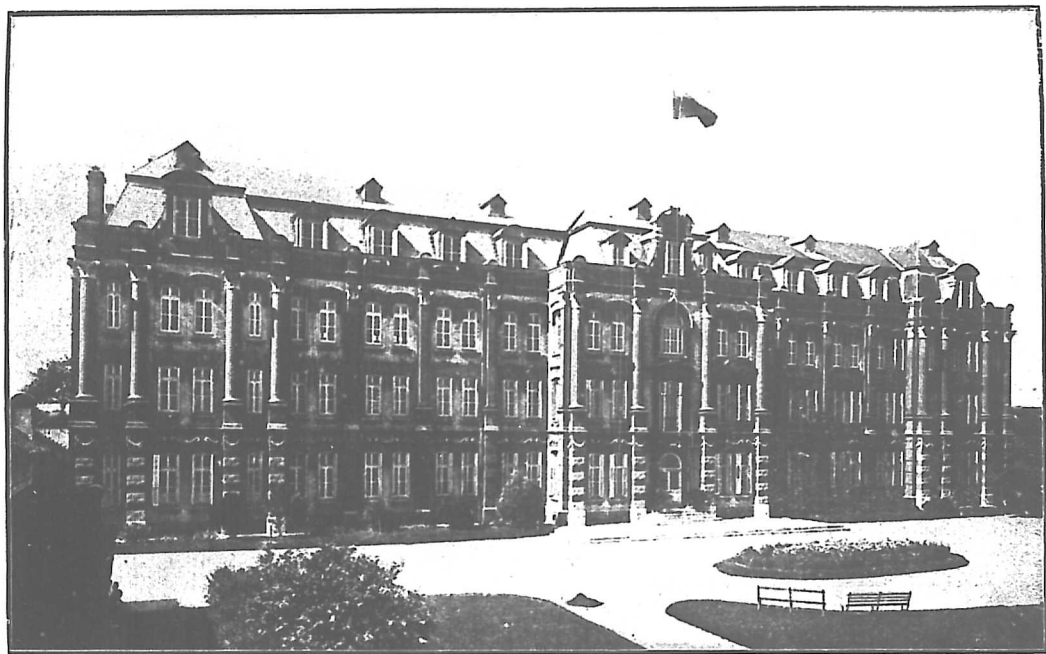
#### 4 好學生

則功的天性，是富有情感而急促的。當他在下院時，偶受了長上的訓責，就會眼淚直流的。假使遇到他人的侮辱，起初，他的對付手段是熱淚；有時也還辯駁幾聲。到了公學的最後幾年，他竟能不加辯論，笑容相待。有時還肯親自去求和。這都是某同學給我講的。

他對於神父修士，常用超性的眼光去敬愛他們。師長們都以爲這是一個可教的孺子。

則功看校規，如天主聖旨的表示，所以無論甜酸苦辣，他都欣然去遵守。有時爲幫助同學讀書，在自修室或課堂內，講些閒話，被長上譴責，他立刻認罪求赦。他做





徐匯中學新校舍全景



徐匯中學之大操場

(沈修士在此場屢著其守門之球藝)

事常抱着超性的宗向，所以成敗利鈍，他却不是很注意。有時因他神火過烈，竟去做那出乎範圍的工作。他在修院時，曾向某修士說：

『我們的工作，該有一個方針，究竟爲上主呢？或是單爲成敗呢？倘然存心爲上主做事，我們又何必去計較自己的遲笨和失敗呢？』

則功進了徐匯公學，在下院裏，就求報名聖嬰會，不久被選爲該會書記；長上亦派他當級長。過了兩年，升入上院乙班，上院乙班裏有聖伯爾各滿會，則功改進聖伯爾各滿會，也被選做會中的參議。再過一年，又轉入上院甲班，上院甲班裏有聖母會，他就求進聖母會。進了不久，又被選做副領袖。在各院裏，他常兼做祈禱宗會裏的領袖員。在一九二六上，徐匯公學爲慶祝學生主保，聖類思公撤格的列品後二百週；有七十多個學生，共同簽字，立誓則效大聖類思的遺表，而沈則功便是首先矢誓之一人；他們誓文的最要點，便是以下這幾條：

一，我要保養信德。

二，我常愛戴聖而公會，及公教諸端聖道。

三，我願活一純潔的生命。

四，我當謹避犯罪的機會。

五，我將勉為聖母的忠僕。

六，我能與祭，必領聖體。

做領袖的則功，常乘機引人立功修德。據說某君的勇隨聖召，進院修道，是靠則功的扶助。

則功在公學裏的時候，究竟怎樣同耶穌親密來往，誰都不知道。看他對於神業所有的熱心，他定是一個富有超性神光的好學生。那時沈生已明白忠於聖寵的道理，將來他『毋阻愛主』的那句格言，當是一脈相通了。他也時常效法保祿宗徒說：『我活，已非我自己活，基多活在我身上。』（加拉貳章二十節）則功的內修工夫，可見一斑了。

6

重愛德

同學說：

「某年，初冬時節，徐滙公學足球隊和滬上某球隊比賽，地點是滙校」

當時滙學，苟開游藝會，則功終是登場人物。一九二四年，上院乙班的主保慶日，表演聖伯爾各滿的故事，則功便是全劇的主角，他扮演聖人去世的情狀，實在維肖維妙，令人感動流淚。

則功曾患過肺病，吐過血，所以病愈之後，他爲強身起見，無論對於球戲鐵槓，賽跑體操……，都是一律重視的。

5

精遊藝

則功對於遊藝，眼快手鬆，伶俐活潑。滙學足球隊的教練員松公 P. Auguste Savio s.j.，就派他防守球門。原來這守門的職司，誰都知道，是功少過多的苦差使。比賽的時候，則功雖時時博得不少的掌聲，然偶而失守，也屢找到人家的白眼。但則功依舊神色不變，處之泰然。

球場，只爲雙方都是很有名的，因此到場看比賽的人，較平常更擁擠，吾方守門的，仍是沈世兄，大家都很心安。忽見對方的衝鋒隊，殺將上來，聲勢浩大，內中一球員，飛奔跳躍，十步外直衝過來。觀眾的視線，不約而同地齊集在沈世兄身上，看他怎樣顯他的身手。誰知沈世兄，反木立不動，聽憑敵員和球兒，一同從身旁倒臥進去。當時作壁上觀的同學，對於他都表示不滿。不過事後幾個精於球藝的說，這次，則功若加以阻擋，對方必將傷其肢體云云。

則功和同學們往來，兄兄弟弟，到處友愛有加，本超性的目標。倘遇同學中有孤苦懦弱的，他每和顏悅色地親近他們，勉勵他們，安慰他們，做他們的有形護守天神。對於天真瀟灑的小學生們，便指引他們，庇護他們。爲此大多數同學，都喜歡和他接近。

7  
假期  
消遣

寒暑假期中，則功在家中裏理家務：除了掃除和種植的工作以外，還教弟妹等學經言要理。則功少年老成，做事有條不紊，所以家裏有了什

麼事，人家每徵求他的同意。他是家庭的安慰：當他彈着琵琶或吹着竹笛，教他的弟妹們唱歌的時候，二親也眉開眼笑，忘了家庭內的困苦。他的弟妹們常說：『二哥哥來助我，二哥哥替我……』從這點上，你可知道則功在家庭內的地位了。

他在假期裏，假使不發生意外的事情，必定天天望彌撒，領聖體。那時，他的父親，押去了法華的住宅，搬到法租界盧家灣附近的馬浪路寓居。這個新住所，逼近仁愛會總院和廣慈醫院。因此今天這堂，明天那堂，天天能參與彌撒聖祭。他也每天念聖母小日課，從此直到死總沒有斷過。仁愛會總院裏，照會規每主日午後，該當唱大日課，然後舉行聖體降福。唱大日課的禮節，在我們傳教區域內，是難得碰着的。則功牽領弟妹們，慣常去與禮。禮畢歸家，每向雙親和家人們，備述自己在院中所見所聞的一切。有時再添講幾個小故事，用來善過天主祝聖的日子。

那時則功雖然家住滬上，然滬上許多歌舞電影熱鬧的場所，從他進了公學以後，從來沒有去過。雖在幼年時，他同着父母弟妹們，也去看過江灣的跑馬，和山東人的

馬戲，但看他對於這些，總感不到什麼興味。一天，徐滙公學月試放假日，正巧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上，是某某大公司開幕的日期，爲此他的父親，領着他同去參觀。回家後，他的母親就問他說：

『阿小，好看麼？』

他就老實不客氣的答應說：

『人家都說：那個公司，裝得多麼好看堂皇……！陳設得多麼奇巧……！其實有什麼好看呢！以後我真不要再看了。』

沈生在放假期裏，雖常喜歡留居家中，和父母同敘天倫樂事；但到了進修院前的那個暑假，反要出去遊山玩水：一則，爲補充那畢業大考時所耗費的精神；二則，可開擴眼界。因此就和幾個同學，到了宜興，虞山……作了旬日的遠足。

## 修道

## 阻難

光陰像射箭似地過去，沈則公學的生活，一忽兒已經五年半了，他中學的畢業文憑，已在暑假給獎的那天，喜氣洋洋地領到手中了。同時也



領到『得入震旦大學的證書……』小修院裏，已經開着歡迎門，眼見院內的前輩，向着則功，都在招手……同時震旦大學的頭門，也對準他，好像在說『歡迎駕臨……』的話。

則功畢業以後，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有的說：他家況貧困，弟妹衆多，父母的擔負重大，他不當修道去。像他的好天資，就是欠債讀書，也是上算的。一旦學成，就能輕減二老的負擔。假使進了修院，十年窗下，父母的擔負，仍舊不能怎樣減輕。則功早已胸有成竹，一切託於至慈之大父手裏，毫不猶豫。

一九二七年，則功歸家過年假，有個舅父，因多年經商在外，及到回申，方才聽說外甥棄家修道，已在秋初進院的事情，便特來勸阻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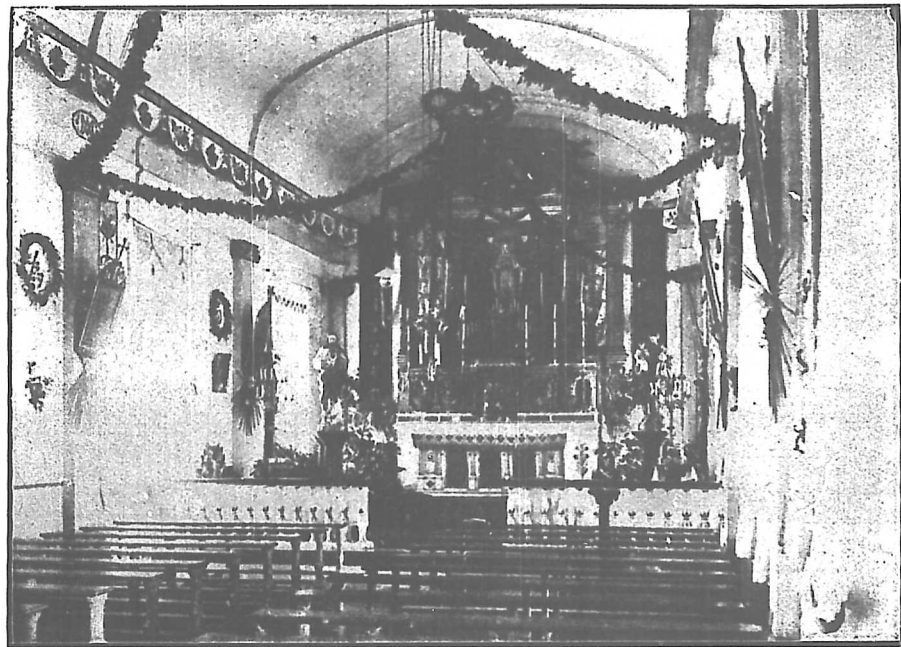
『尊祿：你的父母衰老，你的弟妹幼弱……！你當知道在家侍奉父母，是做子女的第一天職，加之你的家境又這般困苦，倘你在俗，全守主誠，也能妥救靈魂，何必進院修道，苦死你的父母呢……？如果你不修道，仍去繼續求學，畢

業震旦大學，這幾年裏的學膳費用，我替你担保好了。」

他答謝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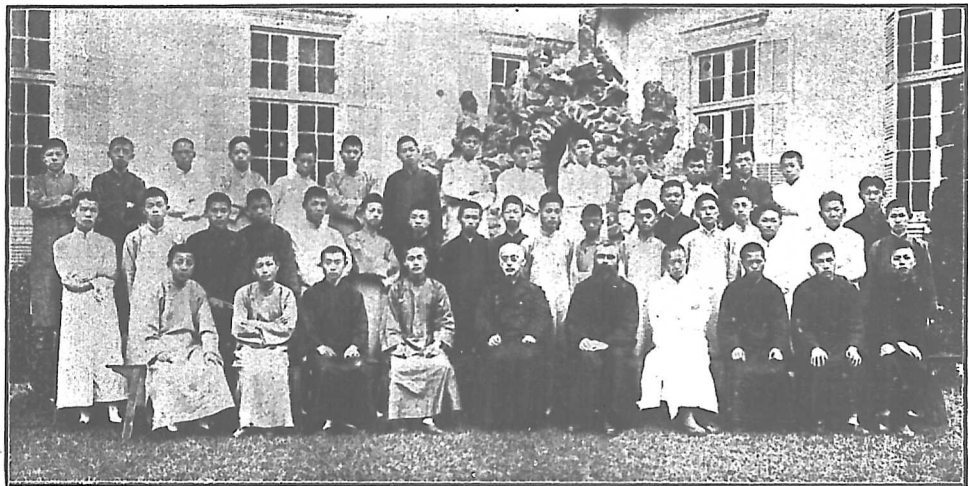
『多謝舅父的好心好意……！不過人生在世，只有奉事天主是第一要務，留居世俗，也能够敬主救靈，果真不錯，但我要走更穩妥更成全的路，而且我不但要救我的靈魂，就算了事，還有千萬可愛的同胞們，走迷了路，沒有人去指引……；我也要勸化他們歸正，使成一棧一牧……至於吾父母及家况，我早已把他們托賴天主去照顧了。世利世樂，我早已拋棄不要了。總之無論如何，我決意去修道，終不改志的……多謝舅父的好心……，多謝大人的好意……』

他的雙親，都是有活潑信德的教友，他們把當時和將來能遇的苦况，都獻給上主，聽吃什麼苦，只仰望這全能上智的矜憐……，不但從來不會出過半句阻他修道的話……，而且知道，倘蒙主恩不棄，肯來揀選自己的兒女去作犧牲，反以為光榮喜樂。



徐匯中學聖母會小堂

九



沈修士進聖母會全年團體攝影

### 第三章 修院的生活

1

#### 小修院

上海徐家匯的小修院，是奉耶穌聖心做主保的，所以也叫主心修院，或簡稱主心院，創於前清道光二十三年的春季（一八四三年二月三日）。

牠的辦法，是和別處小修院，不一樣的。要進這修院的青年們，先當有高中畢業的程度；院居三年專讀辣丁文。畢業後，方才准他進大修院。小修院裏的規矩，和大修院內的規矩，沒有什麼大分別。

2

#### 進修院

小修院的性命，是一個家庭的性命。平安度日，像在地堂裏一般。一人進了修院，神長們就揀選一個前輩，做他的『護守天神』，處處留心照顧他。爲此初進院的人，沒有一個不心曠神怡；每見外人，便不由自主地要眉開眼笑。

本來則功當於那年九月四號，同他的九個同學一齊進院的。詎料

他因暑假期內旅行時，多受了暑氣，生傷寒症，臥床不起。那天，他長久希望的那天，想到別個同意的幸福，他不停地呻吟嘆惜着說：『修院呀……！他們都進去了……！』過了十幾天，寒熱稍退，再過幾天，也能離床出房門了。然而精力衰弱，不易復原。那時的他，恨不得立刻飛進修院去，和別的神兄們一同祈禱讀書。小修院的掌院司鐸，每次去看他，每次他要表示這個心願。他的父母，看他這樣軟弱，不肯放他就進修院。在這個時候，他寫信給他的長姊說：

『……我的身體，是天主掌管的，既然天主召我修道，做他的僕役，自然有他管我的身體，故請大姊不必憂着；自今而後，我全是天主的了，我也已經全全獻給於他了。請你和我一齊感謝天主，賞賜我這個大恩典。現在天主叫我，我就要走，不能延遲了……』

這樣等候了一個多月，忽兒遇到修院的假日，院中全體都到董家渡去午膳。因為沈修士的家庭，那時正在盧家灣附近，從徐家滙到董家渡去，可以路過的，就有幾位

3

願夙償

修院，如魚得水，樣樣滿意。讀他後來寫給主徒會某同學的一封信，就可知道：

強健，終能達到目的。

當時，（一九二九年十月廿四日），則功的年紀，恰巧十六歲半，進了修院，如魚得水，樣樣滿意。讀他後來寫給主徒會某同學的一封信，就可知道：

修士去探視他。沈修士一見心動，既得了父母的准許，就整理一切，喚了三輛黃包車，由他的雙親伴着，離家進院去了。一會兒就到了徐家匯，先去會見院長，院長領他進小修院，看看那時的光景，真像古經上記載的撒慕爾的雙親來加南和亞納兩人，引着愛子見大司教哀里，獻入主堂的故事。爲兒子的當怎樣地喜悅，做父母的當怎樣地快樂呢！我們還該推想：那在沈孩搖籃邊的母親，和今日引他進修院門的她，兩相比，更覺得這位新亞納（因爲她洗名也叫亞納）的心，嘗到何等甜蜜，充滿着多大地快樂幸福！所以那時雙親，只現着兩付笑容，尤其是在路中遇到相識的人們的當兒。不過在歸路上，他的母親還有些放心不下，不時地迴看大堂的鐘樓，祝她的阿小力量強健，終能達到目的。

『……來信教我不要嫌惡寂寞，果然我一點不嫌惡牠，因為惟有眞寂寞，能叫我們親近天主……』

一九二八年，避靜的前夜（即二月五號的晚上），默想時他祈求天主說：

『師，爾居何處；蓋我欲與爾契益深，居益近，知爾益切，而與爾作長夜之談，且能效爾益肖也。』

則功在修院裏，所遇的人物，齊是相識的：掌院舒公 P. Achille Durand S. J.，便是昔日徐滙公學的音樂教員，現在在修院裏，担任辣丁文和音樂。院中的修士，大概都是老同學，志同道合的人，所以他很優游自得。

一九二九年，八月廿號，他第一次寫信給那位主徒會初學修士說：

『……你去了，使我寂寞不少，但爲愛天主的人，所遇莫不都是極親愛的人，況又是同道的人呢！我的德行，萬不到這地步，却又極願到這個地步。你獨自一人在人地生疏的地方，不將覺得更寂寞嗎？但師主篇上（貳卷七章）說得好：



「世上的人物，不論你願意不願意，終究當與你相離。」再說：「爲你可愛的耶穌，當將愛世人之心，丟在一邊，（原文是：當離棄你所愛的一切），因爲耶穌願意你，單愛他在萬有之上。」你如今爲愛主的緣故，離棄了一切，其實爲愛主的緣故離棄一切的，反得了一切；你既得了一切，所以我敢決定說，你一定不寂寞……你幾時開始初學？這種生活，真是有福；早晨到晚，時刻與天主相契，在德行路上，奔跑地前進，真是有福！真是有福……」

既然沈修士明白這層道理，很透徹地體味了這個聖訓，自然不難把公學裏帶來的染習，一一改掉去。到了修院福地，只覺得滿心歡喜，所以一有機會，不時就要喊：

「感謝主恩……感謝主恩……」因爲他說得很慣了，以後一遇到順境，便會得不知不覺地，隨口吐出這句「感謝主恩」的話來。這事有某修士可做見證的。有一次，他同沈修士去探望老人的時候，在路上，他忽然回頭向他的同伴們說：

「我們應感謝天主的大恩，另外賜我們生在教友的家庭裏，有熱心的父母教育

我們，而且肯大量地准許我們來這裏修道。」  
沈修士對於修院生活，非常滿意，幾時放假回家，反感覺到煩惱。某年暑假後回院，他寫信給他的長姊說：

「大姊呀，我昨日回到修院裡，我心中不勝欣喜，因為在此地能更與吾主結合……」

還有一次寫信給她說：

「大姊，我和你已獻於天主，這是再大沒有的福氣，我們應當感謝天主的大恩……但是也該為在家的弟妹們求主，使他們在世俗的環境中，保全他們領洗時的純潔，燃燒着愛主的熱情……」

#### 4 身強求

沈修士在這修院福地裏，依然瘦弱不堪。卒因體力不支，進醫院，休養了數星期。然總未料到不上二年之後，他該死在那個病院裏……！則功病愈回院之後，就研究衛生，努力加餐。他這樣做，並不是忘掉克己神工，為的

他明白聖經上『給你們擺上什麼，你們就吃什麼』路拾八的訓話，對於那些端出來的小菜，無論好歹，總歸一色一樣吃完的。有時他預料同伴中，有肯情讓什麼點心給他，必然老實不客氣，感恩領情。有時因了唱經的緣故，嘴裏含着潤喉糖，這事他已問過長上的准許沒有，我們確不知道一定，但可以知道的，是在他神業日記上，人家找到『貪吃』二字，大約是那時寫的。

修院慣例，飯後，必行走數百步，以助消化。沈修士自然也遵行不缺。每晨早起，作數分鐘的深呼吸。自己做了不彀，還勸別人也做。他在一九二八年的九月裏，寫信給養病揚州的某修士說：

『……五分鐘呼吸，極有益處，望你不時去做做，勿以小事而忽之……！』

此外沈修士還好運動：他的穿襪子是很有名的。到底他最重聖德，一次，他給某修士說：

『如果富有聖德，便不必憂患沒有力量去救人靈魂。』

5

勤學  
目標

傳教士，是『照世之光』，所以該有相當的學識；沈修士既天資聰慧，研究一問題，如沒有徹底地瞭解，總是不肯放手的。如今又明白了自己求學的目標，所以一進修院，更發奮求學，不肯虛度光陰。沈修士這般用心求學，自然進步很快。當時他最努力的，是辣丁和國文。他曾竭力運動，請一位出等的中文教員。但事與心違，對於國文教員，依舊請不到相當的人才，性急的則功，在課堂裏，好幾次顯了不耐煩的樣兒，在師長前有些失敬。到底過後，他即醒悟；醒悟了，就到教員前去求寬免。臨死的時候，在死榻上，他還不住地自認這個過失，切求寬宥。除了辣丁國文以外，他最重視聖經和聖教歷史。

6

專心  
修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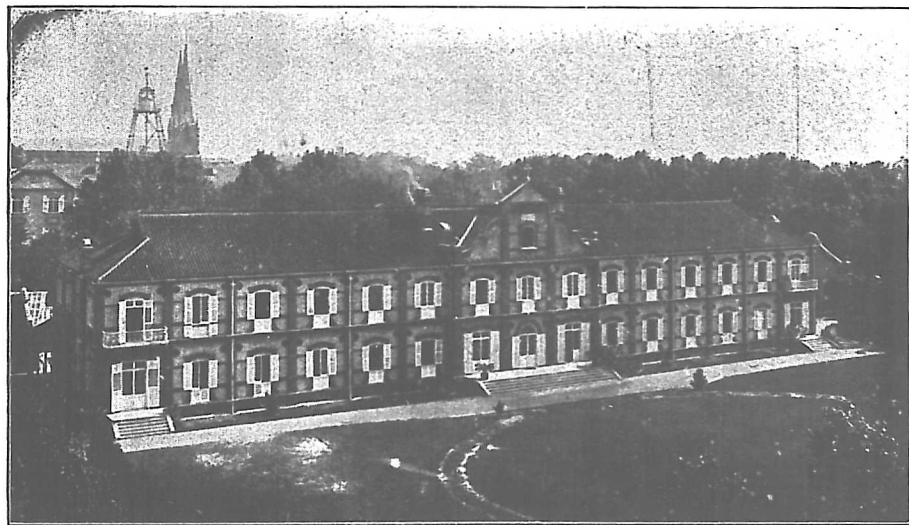
沈修士所最看重的，是聖德的學問；因為他知道耶穌的代表當今教宗庇護第十一世的旨意，托我們的惠主教 M<sup>gr</sup> Auguste Houisse S. J. 轉囑的，便是他極願多增司鐸們的數目，尤其是盼望多增有聖德的司鐸；爲的要傳教救世，聖德對於司鐸，實在是最要緊的。所以沈修士很重視，也很勉力地修聖德。

+



徐家滙「主心」修院之頭門

— +



徐家匯「主心」修院之全景

· 在他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號，寫信給主徒會初學某修士說：

「……徐樞大堂，在十八十九二十三天，做慶祝新真福高隆汴列品的三日敬禮，第三天（二十號），惠主教親行大體彌撒，敬禮之盛，可以想見一班，回顧我們怎樣？我們加工祈禱，用心修德罷！」

聖德的學問，載在聖經和聖書上，則功既然欲努力德程，他的愛讀聖經聖書，本來是不用說的，他在神修日記上說：

『每日二刻鐘，至少一刻鐘，當讀聖經，或看關於內修的聖書，所以認主愈切，而且也是為改去喜看小說的毛病。』

一九二九年，八月廿號，第一次寫信給主徒會的某初學修士說：

『……進院以來（即是暑假期滿，從家裏回到修院，等待開課的時候），對於學業，毫無興味，一點書都沒有看，單看了一本聖維亞納傳，讀後，我感覺到除了德育以外，其餘兩個育（*Sanitas* 强健、*Scientia* 學問、*Sancitas* 聖德……

這三種便是西人所稱的三個 S「哀斯」，爲修道人是缺少不得的，非絕對必要的，這本聖書，逼迫我修德行，但老實說，近來對於神業，做得實在不堪設想，請你爲我求主：！」

沈修士對於讀聖經聖書的事，不但自己去，還不時勸人去做，某修士爲歡迎華藉主教，做了一篇演說，事後他請沈修士指正，則功回答他說：

「我們先該感謝天主，賞賜你有這樣的好口才，不過我已好幾次給你說了，爲你所缺的，是神聖超性的言談；所以我很誠懇地奉勸你，以後要誦讀聖經，研究聖經，多看聖書！」

人家都知道：「憂愁是罪惡的先導，快樂是修德的幫手；」則功在修院中，不是一個愁眉不展的青年，却是一個春風滿面的修士，可惜人性軟弱，容易跌倒，過犯是不能全防的，誰能逃避愁魔圈套的，難得上傷愛德的鬼擋，當沈修士議論風生，說得興高采烈的時候，時不免靠着自己的口才，壓倒他人，傷及愛德，但一經覺察，他



立刻停止，某同志記：

『我從來沒有見過沈修士，能久居於談論俗話的人羣中的，有時遇到這種光景，他每於人不知不覺中引去，他談說起來，慣常是關於神修和傳教的事情，聖教歷史和聖人行實，也是他談話的資料。』

活潑直爽的沈修士，對於默靜的規則，時感到困難，他在神業日記上，好幾次寫着這一類的定志……，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六號，有下面幾句話：

『在飯廳內，嚴守默靜，在課堂內，不出無用輕浮的話……，嚴守課堂及飯廳內之靜肅，蓋此乃我外面最大之毛病也。』

沈修士雖是急性的青年，到底做課因為太要好，容易感覺時間的不够，故交課卷往往延遲，掌院神父知道他是個直心人，容易認過的，便在某晚，拿『臨事宜從速』做訓話題目，當衆深斥他說：

『你們不要效法沈則功，他是崇拜遲緩主義的……！』

修士們聽了這話，便萬矢一鵠地看他，只見他低着頭，掩着面，覺得羞愧萬分。他受了這個當頭棒，便加倍深切地痛改，直至死期，從沒有忘記。在他一九二九年十月六號的神業日記上說：

『最足以亂我心者，莫如不及時繳課卷。若以後再犯，當做補贖。』

沈修士的學識，在修院裏，如在公學裏，常是出人頭地的。到底他謙虛若谷，不肯輕露鋒鋩。課堂內，幾時教員問他，倘知道的，便三言兩語簡單地應答；假使不知道，他便自認不明白。有時教員讚揚他，他就垂首遮臉，示着不該當的樣兒。

游息的時候，和同志們理論起來，如果覺得自己的理由充足，他每當仁不讓，到底事後，每有悔意。當他和某修士爭論了棘心的著作以後，在他神業日記上，就發現有『忿怒』的過失，和自認自認地記載：

『對於同伴，我沒有至大的謙德……』

他又定志說：

7

聽命  
真詮

「游息時，不可講人長短，且不可有輕看人與嫌惡人的心思。」  
從此看來，沈修士在精修的路上，不是常一帆風順的，所以他常常哭求天主說：  
『天主因大仁慈矜憐我……；』或說：『吁天主，回目顧我，矜憐我，赦宥我。』或說：  
『吁好耶穌，我言我始矣，懇求伸爾右手，展厥臂大能於我……！』（錄神業日記）  
只因他能認過自勵，謙忍爲懷，故他的劣性，給與他好多修德立功的機會。

沈修士對於修院裏的規矩，看得很重，修院的規矩，是用辣丁文寫的，現在把他親自從第四第六兩章裏節譯出來的原稿，抄在下面：

一，既然一總修生，當是「照世真光」，並且照保祿的話頭：「宣傳天主的聖言，用完全的忍耐，及一總學問」；並且既然沒一個人，能不學而教的，故很顯明的，衆修生有一個極重大的本分，對於天主及聖教，要一本正經，用用心心，常心地專務神長們因主教命，所定當的資料。

二，所以每修生，當這樣燃起一個願望，爲收集一總資料，在明悟中，以致爲得

這資料，當願忍受一總內外的勞苦；這樣做，但爲承行天主的聖意。

四，每次省察時，每人當細心查考自己，果然滿足了這重大的本分沒有？若查出缺點，當稟明於神師，且誠心立志改悔，能獻於天主。

五，誰有好明悟好記心的，不當想自己，可以空閒着過時光，或念無益處的書。當想想，受了天主的一總元寶，當如何出息，以致每個都有豐盛的菓子；若有一個，放在一邊沒有出息，則如無用之僕，自己去冒懲罰的險。所以有餘下的時光，當隨長上的指引，常常用在有益的學業上。」

#### 第六章論日常細則

十三，每聽見搖鈴，立刻該從床上起身，或進聖堂，或到課堂，或去自修，或至飯廳，或散心，或上房間，以及其他長上所指定的事情，而且勿用遲緩，反該放棄手中一切任何工作，立刻便去。

十四，每次在神業工夫時，讀書時，吃飯時，散心時，跑路時……或是已經起始

，或是沒有完結，要緊離開的，該在事工起始前，或若不能，則越早越好，關照主理這事工的長上，並且說明走開的理由。

十六，一總器具，每人當留心保護，勿使損壞，要保持清潔，使一總東西，小做小，都要出色。」

沈修士守修規，修到最精細的地步；一次，他仁愛會裏的大姊，囑他購買幾張包皮紙，爲了一時無處辦到，很覺爲難。她問他修道院裏，也有出售的麼？他立即作色厲聲答道：

「修院裏的東西，都是半價出售的，爲我們的，千萬不是爲你們的！」

沈修士對於聽命，是迅速的。爲他，長上代天主，所以一得命就去做。他又明白謙德的真諦，一味退藏，也不可算爲真謙遜。則功喉音清脆鴻大，有特殊的音樂天才。長上就叫他做音樂班班長。這位班長，不怕犧牲光陰，犧牲精力，去盡他的責任。

照某同志說：

『唱經念經，常可聽到他的聲音，就是唱經，長上叫他多習練，以致課題，有時未及完卷，也從不之顧，得命即從的；我也從沒有聽得他說過半句不耐的話。』

在唱經時，因他虔心向主，故音韻中，每覺禱歌參半，真像彌撒規程上所說的：『吾禱幸徹爾臺前，如乳香然：』一般；神情披露，令人心動。他平日最愛唱的歌：便是聖依納爵的『懇求耶穌聖靈誦』，『又聖母經』，和『主，我神付於爾手』的短經。

沈修士進了修院以後，對於世俗的熱鬧，更覺麻煩；所以不肯輕易離院。到底修院定規：寒暑兩假，當過於家中（徐滙小修院，寒假三主日，暑假一個月），一則要他們自習神業和聖德，二則要他們在家裡，寬慰父母，並給弟妹們立好表樣。沈修士就只好聽命回家；而闔家，也因此得到極大的幸福。他在家裏，天天早起，引着弟妹們，到廣慈醫院，和仁愛會總院的堂裏去望彌撒。他自己又每去輔彌撒。他的小弟很

羨慕他，有一次要求他說：

『二哥哥，請你教我做小神父，和你一樣去輔彌撒。』

他在假歸期內，照常做修院裏習行的神業。溫習工課之外，又教授弟妹們讀書，另外訓誨他們當怎樣熱心，和怎樣學習要理。有餘暇，則彈琵琶以自娛。餘掉到病院裏望病人和做別的愛德工夫外，他總不肯輕易離家外出。

沈修士於德程上，亦趨亦步，非登峯造極，不肯中止。晚間因不能準時上床安息，嘗受了掌院神父的責斥，自修室裏，因不守默靜，又受了同院神兄的勸戒。沈修士聽到忠告，力圖改過。為此在他神業日記上，時有自訟自認哭求天主可憐的辭句。

境遇的順逆，總不能亂他的心。對於家難，人家常聽見他說：『此乃上主所定，有何憂哉？』沈修士曾向某修士論他的家境說：

『母親給我的銀錢，我慣常儲在衣箱內，不拿出去用，迨她到了急難當兒，我去還給她。』

為主  
服務

除管理唱經外，還管徐家滙類思小學裏的聖女則濟利亞唱經會。他用全副

「天主造日月星辰，花草樹木，山海江河，天神魔鬼，朋友仇敵，境遇順逆（這四字是用粗黑線橫劃着），都是為相幫我靈魂；——以後凡遇逆境，向天主說：『主，你賜我這個境遇，是為我的益處，我謝謝你，愛慕你，讚美你。』」

在他的神業記日上，他也說過：

為此他囊空如洗，是常有的事：幾時遇全體修院遠足，不得已必須乘車，沈修士多次蒙了知己同學，代出車費，這是他形貧的證據！沈修士曾寫信給他的大姊說：『錢財是天主所賜的，現在他要收回去，我們也該感謝天主，為的我們越貧窮，越能相像耶穌，為此我反覺得快樂！我們倘能甘心棄絕了世上的財產，天主必定更加喜歡。照聖經上的話，富貴的人是很容易失靈魂的，所以我很愛貧窮』

……



精神去教那些小孩子咏唱。他又竭力鼓勵他們，籌備成立聖體軍。雖那時因各方的阻難，不能即刻告成。到底年餘後，正式成立的聖體軍的基礎，是則功奠的。現今我們還尋得沈修士在聖女則濟利亞瞻禮日，教訓小學生的原稿，摘錄一二於下：

### 言 引

爲補足今朝瞻禮，所有的教訓，我要給你們講：爲效法聖女則濟利亞，爲能將來享她所享的福氣，你們該做什麼？換一句話說：你們在唱經時，該做什麼，使在德行路上有長進。照致命傳上講：聖女則濟利亞，有極好的聲音，喜歡和她的同伴唱聖咏聖歌。她自己詠唱時候，又彈着琴。因此聖教會，揀她做音樂的主保。若是你們要效法聖女，要她相稱做你們的主保聖女，你們在歌唱時，該同聖女有一樣的心思。

### 正 文

歌唱爲人們是天然的，可使人們發出靈魂的聲音來，讚美天主。歌唱又足以感發快樂，難過，怕懼，盼望的性情。聖教會裏的各種聖歌聖曲，不像世俗的音樂，單主張感發五官，到底牠的目的，是在引人熱心事主，立功修德，好了還要

好。

平調 (Plain-chant) 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到底是平易自然的。平調的聖曲，是真祈求，可以打開天門，變化世界，使人們因着熱心的快樂，說出他們要向天主懇求的一切事情。我們在這種平調裏，尋得三個不同點，三個有益的教訓，就從這三點，我要引導你們效法聖女則濟利亞，鼓勵你們修德向善的心火：

1. 又快活又熱切的「亞來緝咭」調 (Alleluia)，充滿着快樂和依靠的聲音，真像一首快樂歌，直達九霄，表白出我們對於造物主，萬有真原的信仰。我們大瞻禮日，在大堂內慣唱的「克唛陶」(Credo 信經)，這是人類發表信德的聲音，一直升到天上。信德是教友的根基，缺少了牠，不可以中樂天主。爲的是故意不信天主的人，便是輕看天主的聖言凌辱天主，褻瀆天主。信德在相信一總天主默示的道理：牠是望德的根由，我們明悟的光亮，我們行事的領路者，簡易地來說：信德便是當你們幼時，你們的媽，抱你們在膝上，教你們念信經。後來或在學校裏，講問答的時候，或在

聖堂裏聽道理的時候，神父和教員們教你們實習的。現今你們進了唱經會，請了聖女則濟利亞做你們的主保，在唱信經的時候，更加該當顯露你們的信德。你們在活的時候，這般做了，將來升了天堂，永遠歌唱愛德的歌曲的時候，必然天主要格外降福你們。

2. 除了快樂熱切的信德歌之外，還有又莊重，又威嚴的「盞堂歹」(Andante)調，在音樂中，也是極其感動人心的；這種歌調，發的精采，另外在「違你克啉亞刀彌」(Veni Creator 伏求聖神降臨)調裏見得；再有在「歹台伍末」(Te Deum 我儕讚頌天主)調裏，也可以見得。你們該是有信德的人，不錯；但是單有信德不夠，還該顯於行事裏，為的信德倘無行事，是死信德；為立功，為常生，一無所用。一個頭等音樂家，明白了音樂的原理，必定還要拿最得心應手的歌調，奏給朋友們聽。還要作幾篇好調，傳於天下後世。你們有了信德，還該把牠發顯出來：便是守好天主十誡，聖教四規，避開犯罪的機會，和設法做善功等等。然後在世，你們活一平安的生

命，也就是將來能享永福的預兆。

3. 第三種歌調，是又悲傷，又悽慘的「拉門刀」(Lamento)調。這種歌調，使人們聽了，要心窩抖擻不止的。死亡，審判，天堂，地獄，「地哀西咪」(Dies Irae 彼日怒日)的四末歌，能將我們可驚可怕的究竟，放在面前。就是那廿四分冷淡的人，雖心如鐵石，也要被牠所發的慘聲感動。我們該當時時記得：這世界是暫時的，非永久的，活到二十三十歲，或五六十歲，至多一百歲，天主的定期一到，我們都該死，到公義的判官前，聽我們各人當得的判決。為那些在世時，不信天主，相反天主誠命，凌辱天主聖名的人們，這堂審判，是多麼可怕呀！究竟他們的報應，是地獄。在地獄中，有莫可形容的烈火，還有失望，怨恨，嘆息的聲音，永存不絕！為那些硬心人，百不信的人，空說着「地獄是虛假的，為人臆造的」，任憑他們怎樣爭辯，都是不濟事的。為那些有德的人們，天主的忠僕，審判是怎樣甘飴呢！他們的賞報，是永福的天堂；在那裏，一總人都在唱讚美天主的歌調。每人一份，全照他們特具的德

聲：致命的有致命的一份，精修的有精修的一份，聖師有聖師的一份；你們看這個合奏，當怎樣令人心往神移呢？我們念想到這裏，自然不禁要大聲叫喊說：「天堂呀！你是最關我心頭的事，我所切望者，除掉安登天國，永享天福以外，我別無所求了！——好學生，這是我們在世時，一個缺少不得是念頭，這個「拉門刀」調，起初使我們害怕，到後來反而加給我們無窮的願望，你們在世時，倘能常想死亡，審判，天堂，地獄的大道理，你們自然不敢犯罪，避去地獄，立常生之功了……這個念頭，也把天主的至仁大慈，常放在你們面前，使你們悔改昔日的過錯，增加行善的心火。

這三種歌調，我已全講了，然而在音樂中，最堂皇，最動心的，是全和音的合奏：幾時許多樂器，好多聲音，合奏一曲，當然是大動人心的，但是樂歌中最要之點，是各音的和合，倘有一音不和，全調不中聽了！那末，你們一生的思言行爲，也該像唱經似地全全和合：

第一該同天主和合，便是全信聖神默啟的道理，完守誠命和勸諭，全聽神長的命

；又該切望熱愛天主於萬有之上，這樣在現世，天主必要多降你們寵恩，將來又要收納你們到天上，在神聖們的咏經中，你們也得加入一份。

第二該同一總人和合，爲的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所以你們該當好好兒待人家，人家自然也要待你好；人家得罪你，你該從心中寬恕他；這樣，你們纔可向天主說：「爾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爲你們的罪過，也容易得到天主的寬免。此外也不可有驕傲，嫉妒，或貪心的音符，去弄亂你們的音樂；你看這個全和音的合奏，是用好多音符併成的：這一個和那一個，是不一樣的，這個高一些，那個低一些，併合成一首佳曲，倘然一總音符都是一樣的，則反而不佳了。這爲你們真是一個好教訓：天主造我們，各有各的皮氣，各的性子，大家相同的很少；爲此你們該當彼此原諒，彼此扶助；又該用聖愛之情，連絡起來，像朋友，像兄弟，同心同德，如聖經上記的：「他們都是一個心，一個靈魂」。

第三你們和你們自己，也該和合，便是事事在你身上，要有序：靈魂該居肉身

9

傳教  
工作

在小修院裏，瞻禮五，是出外散步的日期。修士們向有一個好習慣，便是在這個假日，到鄉下各處去，推望老人。先爲他們講解些『人生重要問題』，末後便分發些糕餅水果等類。倘在窮苦老人中，遇到願意托身於安老院的人，便送他去，還請修女們格外照顧他，引導他領洗進教。這些爲修士們，實在是演習傳教，修成愛德一舉兩得的工作。這樁善舉，是在願院長神父 R. P. Joseph Ducoux S. J. 手裏創始的，到如今，已經二十年了。成績昭著，老人得領洗而死

結 論

之上，盼望天福的聖願，要放在貪世福的心之先；心中常該保存平安，總不放偏情和惡習，在你們身上做主，肉身該常聽靈魂的好引導。

你們倘能這樣做，你們的一生，一定很有次序，你們的靈魂肉身，一定能完全和合。將來死期來臨，你們靈魂和肉身的全和音調，奏完了以後，聖女則濟利亞，音樂的主保，要來請你們加入天堂上的音樂班，和神聖們同唱永福之歌；亞孟。」

的，實在不少。沈修士對於此項工作，非常熱心。輪着瞻禮五，他必邀請了一兩位同志，到鄉下去，幹這個救靈事業，（按照全院修士們記得的，沈修士幾乎沒一次不去的）。

說到這裏，我們另有一樁特殊的事情，也堪附帶敘述的：便是崇明有位蔡雲鶴修士，字仁高，洗名類思。他很熱心，是海門朱主教教區的人。他和沈修士，同院同班，交誼深密。每次探望老人，總見他們同去同歸。往來路上，常講論修德救靈超性的事情。那料不多時，蔡修士抱病回家，竟一命嗚呼。他死的光景，是很足動心的。讀下邊沈修士所記的，就可明白了。蔡修士死後，纔三十天，沈修士也遽然得了病，只過三天，也就去世了。現今兩位好友，同聚天上，永無分離的日子了！

他們到了老人家裏，抱着誠懇的態度，給他們講解教理。到底世事多艱，誰都未免；尤其爲傳教救靈的事業，獄魔們怎肯置若無覩，不之作難力阻？故他們每遭許多老人們的子姪輩的猜忌，和村上頑童老嫗的詈罵。說他們是騙子：要來『借壽』，是



10

友愛

外，要算他的友愛。

行時，還帶着和愛的態度。」

來『想得他的老產』；或說『要騙老人去，用來合藥料，造藥水，不然無親無眷，爲甚這樣待好他呢……！』他們信口妄言，不一而足……

『沈修士遇到這種情形，——某同伴說——往往不去和他們理論，仍舊拿好話

來開導他們，很顯出他忍耐仁愛的德行。非到萬不得已時，不肯輕易離開。臨

修院內每日的清潔工作，是修士們自己去做的。嚴冬裏的拖地板，洗絞拖把，正是一件苦工，爲此誰也都要退避三舍。獨有沈修士欣然地，爭先地，半假半真地向別位神兄嬉戲着說：

『這事我來包辦罷！我倒有老練手段呢！』

照掌院神父所記的：

「沈修士日常笑容可掬，最喜歡幫助人，譬如理書室，侍奉病人等。他這付仁愛的熱情，吸引許多人去效法他。」

或者說：

「不論是誰，凡有請求沈修士的，無論什麼，他都肯大量地指導……或有請他補習文學的，也從來沒見他推辭過一次的。他幫助某修士的求學修德，是經年累月，久而不倦的！」（據受恩人親自所說的。）

某年修院全體，到佘山去拜聖母，其時正當暮春天氣，深夜裏寒冷得很。沈修士睡覺轉來，忽聽見旁邊榻上，有咳嗽的聲音，知是某神兄被寒所致，他便立時起身，拿自己的棉被，覆蓋上去，還勉強他說：

「你取用罷，我有足夠禦寒的衣服，不會冷的……。」

沈修士所做的愛德工夫，大都類此，實在不少，但不能把牠完全寫述出來。

沈修士的仁愛，另外發顯於憂人憂患，慰人苦難的兩種境遇裏。倘同院神兄中，

11

### 愛仇

便是超性的德能，爲吾聖教所獨有的。原來在修院裏，談不到什麼仇恨，但是兩人相

能行，罪人亦能行的。倘然有人毒恨我，同我爲仇，我仍誠心對待他，這

人愛我，我就愛他，這是自然之理，一無足奇的。吾主所謂『外教人都

『對不起，對不起。』或說：『我很驚恐，怕踢痛你……！』

說：

足球的遊戲裏，他仍舊盡老本分，守球門。苟或不意，爲阻球而觸人手足，他必

住你，次次能轉愛爲安。請你去試試罷！」

『倘有一事，難爲你，困厄你，你快去默想吾主的苦難，反覆地去想，則我保

某位修士，將自己的憂苦，告訴沈修士聽。他便安慰他說：

『凡人有什麼憂事，該當到吾主聖體前去跪哭，則憂淚自然變成喜淚了！』

有患病留醫院內的，沈修士必時常去探望他。就是在假期的時候，也不間斷的。一次，他覺得某修士，臉上帶着不愉快的形色。他就解勸他說：

處，因性情的不同，難免有衝突的時候。則功遇到這個光景，常熟記聖女小德肋撒所說的成句話：（靈心小史第二二三頁）

『耶穌教訓我，這位（修道者），應當愛他，他的行為，雖依我見，不像愛我，還該爲他所求哩……』

他不但熟記，又以施諸實行。一天，上午九下鐘，散心的時候，某君不知爲了什麼：很不滿意於沈修士，說他是個好譏奉長上的小人。那時沈修士正立在他的背後，當時某君還半點沒有覺察，其餘聽得的人，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沈修士便立刻轉身，向着休息室內，供在中間的耶穌聖心渾身像，去注視了片刻。後來，擦了一擦手，面露笑容，無聲無嗅地走了。更可讚美的，他對於愛仇的新誠命，遵守得出乎意料之外。他在神業日記上寫着說：（一九二七·十二·十八。）『每次掃地，拖地板，拂蓬塵的時候，走近那位修士的座位，當將你的勞苦，和於小耶穌在（Nazareth）納匝肋德地方的苦功裏，獻於天主，爲這位修士祈求，使他更熱心，更守規，更用心。』

二十

十 28, 12, 1923

每次在掃地,拖地板,去塵將  
掃至那一位相公位上當將你  
的勞苦念在小耶穌在 Nazareth 地方的苦功嘅獻於天主  
為這位相公祈求,使他更熱  
心,更守規,更用心;

沈修士不記仇之善表

見本傳 74 頁



徐家滙「主心」修院小堂之內容

你看沈修士的超性觀念，已達到這樣高超的地步呢！

12  
熱心  
善表

論到沈修士的熱情：也是出於自然，不加勉強的。他常想天主無所不在，爲此在他祈禱的時候，就是在他課前課後念經的時候，人家也能感覺到他的沉默的思慮，顯現在外邊。他在聖堂內拜聖體的時候，很久很久地跪伏不動，一付熱愛的衷情，達於面目上。當他在自修的時候，人家往往見他取其書案上的苦像，很誠懇地口親牠。他在領聖體前後的熱情，更其是不可以言語形容。就是他在公學的時候，每朝給他送聖體的司鐸，也早已感覺到，他靈魂上的清潔和可愛了。在修院裏有好幾位修士，當他謝聖體或拜苦路時，往往見他面容火熱，炎炎欲焚，細聞他的呼吸，急喘得很。有某一位修士說：

「我在堂內，跪在他的右邊，每見他神火勃勃……；另外在舉揚聖體及領聖體前後，似乎有一種莫可名言的愛情；甚至有時，呼吸急促，像換不過氣來的樣子。」

更有一位某修士，竟下斷語說：

『當是時，沈修士定有愛主之火，焚燒於內而使之然也。』

不過這類的情形，或是偶然的，或是時常有的，我們都不知道；他的熱心，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外人也無從斷定。

### 13 神業 日記

以上所記載的，大半是從他同院修士們口述的，或筆記的，都是無可疑惑的，不過這些都是沈修士表面的事實。現在我把他的神業日記，抄錄出來，使得我們對於沈修士的內修，能得到一更明白的見解。但是在神業日記上，單記載些沈修士的超性生命的效果，不能記錄到他的超性生命的本身上去；雖照宗徒聖保祿的話，這些也可表示甚多結合善靈的精神；到底他和他的神交往來，仍舊保存着蘊奧秘密，不能言傳。原來沈修士的記錄，是不很多的；而且一大半的記錄，是周省察資料，其中的三分之一，是摘錄他最可愛最動心的經言和道理，其餘無幾，纔是他的德程修途的歷史。



他的記錄的總括，是一個『愛』字。他平生最愛念和最喜習用的誦句，是聖依納爵的向耶穌聖靈誦的『藏我於聖傷中』一句。這一句在他省察錄，以及每年每月每星期的避靜日記上，到處可以找到的。沈修士照了這個意義，爲修院自修室的聖心像，撰了一付對聯，聯語是：

『驅邪魔遠離中國，引同胞深入爾心。』

### 致聖嬰的

### 兩封信

徐家滙小修院裏，每逢耶穌聖誕節，向來有寫信給聖孩耶穌的習慣。信裏寫的，都是些心頭語，神密事，固封好了，各記暗號，同放在馬槽邊頭。過了三王來朝瞻禮之後，纔各自去取還。沈修士居修院裏，共計兩年半，過了兩次聖誕瞻禮，也寫過兩封信。他在一九二七年所寫的，原是辣丁文，現今譯於下邊：

「吁！聖嬰耶穌，我來朝拜爾，我亦感謝爾，我本是貧困可憐之罪人，今因聖誕佳節，別無所欲，惟求深藏我於聖心，一炎炎愛火之烈審中，不許我瞬息或

15

避靜  
日記

吾主常導引這個小靈魂，日進於德；輕看自己，棄絕世俗。

我們從這上邊兩封信上看來，一面可見他的愛情勃發，流露在字句間；一面又見

何以賜我？我信賴爾，我愛慕爾。」

托賴爾……雖今我仍不知所爲，但切願專爲愛爾以行之。主，爾知之，行將

離，反爲爾聖愛，能卒獲致命，則我之生命，乃得全福，並得全安，亞孟。」

到了明年的聖誕節，他又寫一封辣丁信說：

吁！可愛者嬰孩耶穌，我之主，我之天主，我將何言，我實愛爾，我又何求，惟求隨爾聖旨，即懇賜我常得居住於爾聖心之中；主欲我居於爾聖心，我果何福如之？但主聖嬰乎！我實無能，爾則全能，望我亦因爾能之；凡我所有，全

照着小修院的成規，避靜每年兩次：在春季陰歷新年裏舉行的，共六天。在秋季陽歷九月裏舉行的，共三天。沈修士在院兩年半，六天的避靜做過兩次，三天的避靜也做過兩次。爲的是他初進修院的那年，生病緩到

的緣過，一九二七年九月的，三天的避靜沒有做。沈修士在修院裏，第一次做的避靜，便是六天的避靜。這個避靜，是一九二八年二日五號的晚上開始的；領避靜的司鐸，就是徐匯公學的校長，張類思神父。他在避靜的第二天，七號午後的地獄默想裏，很覺動心。現在我將他的記錄，完全照錄：

『聖經上除了愛德的事體以外，耶穌講得最多的，就是地獄，聖依納爵勸人在凶險的誘惑中，想着地獄，使將此怕懼心，來退去誘惑。我在修院，不要想天主叫我救別人的靈魂，所以我自己可保不下地獄！不觀乎茹達斯乎？伊是耶穌的宗徒，尙且下了地獄，所以我當有怕地獄的心思；因落地獄，爲我是便當的，且恐我已是地獄的餘生矣，爲我是近的！地獄是天主全能的罰，所以是重的，不可思議的。是天主全善的棄絕，所以是不可挽救的；且就是失苦，是永遠的。全知的天主的忘記，所以也是永遠的，吁何其可怕！

吁無限仁慈的耶穌！我已經犯罪，該當落地獄，恐天主聖父，已舉手要罰我了

！到底你用手托住伊的手，一頭伸手，從地獄的炎焰上，拖我起來，從你手心上，因我罪而受的聖傷，滴下幾滴聖血，洗淨我的靈魂，這樣做了，還不够，還要召我到這裏來，算在你親近的人數中。爲了什麼呢？吁可愛的耶穌！無非爲叫我將你在加爾瓦略山上的祭品，重獻於爾聖父，爲救罪人的靈魂，爲發展你的愛情；爲叫我救人的罪，且將爾送於人，同他們結合，爲擴充你的發情；爲叫我多多救你聖血贖回來的靈魂，爲成就你的愛情。總之：爲叫我安慰你，光榮你，且做你同人的中人。吁耶穌！爲報你的愛情與恩典，我定志用我自主權來，成就你的盼望，然我是毫無能爲的，求你增長你的愛情與聖寵，在我弱靈上，使我再不得罪，然永永生活於爾愛情中，現在做一個稱你心的修士，將來做一個稱你聖心的司鐸。」

講到地獄，我還有一句話該補充的：小修院裏，每逢星期日，星期二和星期四，修士二三成隊，到外邊去散步。每隊同伴，是由學長修士用拈鬮式派定的。一次，沈

修士正在跑路的時候；偶然談及人生死候的無定，他就猝然嘆息着說：

「人在死的時候，倘然靈魂上帶了大罪，將怎樣呢？將怎樣呢？」

從這句話上，我們就可以見得他信心的真切了。

16

## 定志 實行

原來避靜的正宗旨和益處，不單單在三天五天的念經默想，料理靈魂，辦個妥當神工，另外是在改正從前的生活，活一個新性命。沈修士很透徹這層道理，便將幾天前，從耶穌會顯南台司鐸 (E.P. Schnaider s.j.) 所著某書上抄下來的「保存聖召要法」，放到自己的實行上去。神業日記上記：

「每次早上彌撒前，穿白衣時，當想着你靈魂上之潔淨，有如白衣之白乎？」

求天主賜我今日，勿失此潔淨；另外如今默想，與祭，領主之時，當熱心，不分心。

在臥前，當設想你的護守天神，用聖經上的話來問：你將如何回答？「依你說，你是什麼人？叫我們好回報派我們來的人。」（若·壹·廿二。）

他所摘錄的保存聖召要法，現也寫在下面：

『一，畏愛天主，屢想死候，審判，地獄，吾主苦難。

二，謹守五官，特於目與口。

三，謹守三司，毋妄想，毋私愛。

四，勤行神工，領主，告解，省察，就正神師，看聖書。

五，用心敬禮聖心，聖母，聖若瑟，聖類思，天神，主保。

六，謹慎節制，作事交接，守規順命，安樂飲食。

七，主前忠心：用時，定志，神業，本分。』

他當時所定的志向是：

『一，守小規：1. 在自修室內，不可怠惰，且不可費小時刻◎ 2. 在飯間內

，加以克己，總不許有不稱心的事體，然當嚴守默靜與端正，為效法耶穌的神

貧克己，且為更加順行主旨，亦為效法聖達尼老……吁聖達尼老，為我罪人，

特爲此求主◎ 3. 臥室內·

二，說話之和愛……』

照有經驗的神修家說的，爲幫助修成，第一該當用心省察，第二則就正神師·這兩件事，爲神修實在都是很有益處的·沈修士對於這兩個問題，也是另眼看重的·在這次避靜裏，他所揀私省察的題目，便是：

『一，課堂內及飯間內之靜肅·

二，散心時之言談（評論——免去閒話）·』

沈修士不但定志實行省察，而且恐怕不忠信，久而忘掉，便設有省察的小簿·總計他在這二年半裏，共有兩三本省察簿·到現在除失掉了幾張以外，大概都收存着·在這些本子上，好歹都是忠信地記載，就是那忘記記的次數，也載明不遺·他起始寫私省察的小簿，是在二月十三號出靜的後一天，開了場·從那年的九月一號起，又添上一本公省察小簿·自此以後，一直到他死的那年，他從沒有輕忽過；而且做得很用

心。他還定志說：

「每次省察後，定一小志向，然須目下即能做的。」

講到沈修士的利用神師，那時也有個定志：

「至少每月一次，另爲三事，至院長或神師神父處訴心：

一，善守默靜與否？

二，散心晤談？

三，善守定志與否？爲求他們指教，使能日進於德。」

別處又說：

「你在神業上不長進，因爲你不知道把你靈魂上一總的光景，明明白白告訴神師，以後在神師跟前，當如聖伯爾各滿說的，如玻璃杯中水。」

17

**欽敬  
聖體**

沈修士的內修工夫，除了上邊述的兩樣方法外，尤其是得力於聖體聖事裏。他對於聖體，熱心非凡。他爲強身增力的緣故，每朝起身，從速洗



盥，急急地下樓：常做數分鐘的衛生呼吸。但他每次下樓後，在做衛生呼吸以前，必先進到聖堂裏，拜聖體。冬天和夏天，常常如此。某修士記載說：

『我常勉力要同他爭那個先起身，結果任憑我怎樣地快，下樓去，總見他的短白衣，已經安置在聖堂裏，他的跪凳的靠背上了！』

他對於日領聖體，看得很重。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號，寫信給養病揚州的某修士說：

『……你和朱大司牧「深夜長談」，又「同行早餐」，這事使我羨慕萬分，也怪不得你引以為至榮的；但是我們每天的領聖體呢……？』

他為善備領聖體和感謝聖體，可與類思聖人相媲美。他說：

『至少每次飲食時，想着預備或謝聖體。』

上面我們說過，他在舉揚聖體和領聖體前後，很顯熱情。現在再拿他在聖體前所發的情懷，將他這個自撰的經言原稿，字字照錄出來，使閱者諸君，更明白他對於欽

敬聖體，怎樣地熱心·原稿上說；

「我在聖體前，如同窮人在富貴人跟前，病人在醫生前，餓的人在好飯食前」樣……；我主呀！我跪在你臺前，我不願意別的，我也不求別的，我但求愛你；我愛了你，我纔心滿意足，我現今在你聖體前，懇求你賞我愛你·吾主！賞我忘了我，不許我忘了你；耶穌！我愛你在萬有之上，我愛你超過愛我的性命，我天主，我萬有！

我主！你話過的：『我的喜樂，是同人居住』。果然，你因為愛人降生為人，又立了聖體聖事，為同人常在一起，到底有幾個人，現在想着你呢！我現在發一點愛情，代他們還報你的愛情，求你教我愛你日深，又教一總人都愛你；我完全奉獻我於你，全託給你；獻我的愛欲，給你的聖愛掌管，做你聖意的奴僕，我不隨我的意思，只願意悅樂你的聖心！在我心裏，若有不合你心的念頭，求你推出去，不許我想別的，單想中樂你的聖心；耶穌！你所喜悅的，是

### 熱愛

### 聖母

后的手裏，求她護守他，他說：

從來沒有一個修道人，不敬聖母而能成功的，沈修士本來從小已經熱愛聖母；但從他進修院之後，特殊地托付他的貞潔在至潔之母，諸童身之

肅靜。」

「發依靠，信服，愛慕，謙遜的工夫，為免去分心，為發熱愛之情，為善守

某日的兩次點心，他的神業日記上有：

「每樣神業工夫前，打跪時，上課前，進飯間時，當念『耶穌聖心，我依恃爾

什麼呢？』

論到聖體的敬禮，本來便是聖心的敬禮，不過沈修士對於聖心，另有一種奇異的敬禮，上邊我們雖已談過幾樣，到底愛情總匯的耶穌聖心，講論得還不很透澈。他對於捐資購辦自修室內一具聖心渾身像，另外盡力幫忙；又為恭敬耶穌聖心，定志不吃

『脫白衣時，當求聖母無原罪始胎，轉求天主，使我今日保存靈魂上的清潔，

連小規都不犯。」

他要她時時刻刻保護他，而且要她在一切境遇裏相幫他，不單專在貞潔一事上罷了，他又說：

『每次散心的起頭，求聖母相幫；散心的未來，做一個極小的省察，每次跑路的起頭，求聖母相幫，想一想將要談點什麼……？』

他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念二號，寫給主徒會某修士的信上，述惠主教來院的談話：

『……在露德，他曾見一樁動人的事，就是在那裏，無所謂「難爲情」，教友們當衆人前，口親地皮，或念經時，舉手作十字形……』

接上去，他又說：

『原來愛母之情，勝過任何一切！』

他爲敬愛聖母，什麼都肯做的，他說：

『爲恭敬聖母及本名聖人，不吃……的二次點心，亦所以制肉情也。』

19

### 其他敬禮

聖若翰伯爾各滿，是青年的模範。沈修士因爲自己的急性，難守默靜，也因爲犯過偷看考卷分數的過失，所以他敬禮聖人，分外熱心，求他幫助。不但在守規一道，還在修成和神業上，也很喜歡求他相幫，勉力要效法他。一九二四年，徐匯公學裏，開了一個游藝會，扮演聖伯爾各滿臨終的故事，沈修士是劇中的主要脚色。看到他臨終時的光景，不少相像聖人的地方。神業日記上記着說：

「爲善做默想，及善望彌撒，你當效法聖伯爾各滿親口所說的事實：早上一聞起身鈴，便想天主親自來喚你，你當立刻作聖號，起身，答應着說：『主，你欲我何爲？我心已備矣；我天主，我心已備矣。』或者激發一個極大的愛情，設想我雙手，緊抱着吾主耶穌在聖字架上，鮮血淋漓的聖身……」

又說：

「你在誦經，默想，省察，領主，與祭時，常常分心外事，以後當盡力克去，

當效法聖伯爾各滿的表樣如下（照聖人親筆所記）：「晚上省察之後，將我全日思言行爲，合於耶穌事工裏，共獻於天主台前；解衣時，如見耶穌被剝身衣……；登榻時，常想未知明日，我能活在否，未知永遠，我靈得救否；吁嗟，今我如進墓中！我何至今日，未避總懲哉？嗚呼！救世者，我今真切痛悔，堅心定志，再不敢犯……」

沈修士在敬禮聖母之後，數着敬禮聖女小德肋撒，是最稱他心願的。因爲沈修士內修的總綱，在聖愛之情，一本靈心小史，從頭到尾，法國的原文，中國的譯本，週而後始，不知讀了幾遍。他又揀選了幾段，抄在神業日記上。他死的前幾天，有討論聖女德肋撒諸德的課題，全用辣丁文寫的。我們現在摘錄牠的大意，爲使閱者諸君，明白聖愛之情，在他靈魂上，究竟達到什麼程度。他說：

「在嬰仿耶穌德肋撒聖女的諸德中，照我看來，要數着愛主之情，是最堪受稱的；聖女沒有說過麼？（二九二頁）「我的聖召，篤愛而已，」又說：「我之

使命，乃使人多多愛主。」

恐怕有些人要說：「愛主之情，乃諸德的總束，並不是牠們的本根，」我原來不曉得哲學的，可容他們有知識的，各自紛紛地去說罷。

不過照我看來，聖女嬰仿耶穌德肋撒和別的聖人們異樣的，就是別的聖人們，先修各種聖德，末了兒纔想着求聖愛；而聖女則先重聖愛，看牠是諸德的總匯，修成的根子。其他如謙遜，如恃主，都是從那純一不雜的聖愛之情裏，發出的光芒！尤其是因着她的純愛，所以能悅主棄己，到了那至成全的程度，以致於自比在小耶穌手中，不是像個珍珠寶貝，到像個一文不值的彈子，擲牠也可，擊牠也可，破碎毀損牠，只隨小耶穌的便，也無有不可的……（下畧）

一九二九年十月廿二號，回覆主徒會某修士的信，談論愛情之王，他說（以下照錄原文）：

「主日上帝王瞻禮（即那個月廿七號），我們三個沈，將往董家渡望新沈神

# 小避靜記

楊路加司鐸，領他們的避靜。沈修士在這次小避靜裏，格外注重思量的，

一九二八年的九月五六七號，是小修院的三天小避靜，徐滙師範校長

理，所以有一次，在他神業日記上寫着說：

「以後每次省察的時候，該當問：『你今天在克苦自己的境界中，生活了沒有

？』因為耶穌話過：『幾時你不在克苦的境界中，就該想你迷失了正路。』」

父（自族中人，洗名安多尼）的頭臺彌撒。起初我不喜歡這帝王瞻禮，以為把耶穌看做王帝，如何還能同他做朋友，這不是和耶穌的那句話相反麼？*non dicam vos servos, sed amicos meos* 譯言：「今後，我不稱爾等為僕役，然為我之好友。」現在懂得，耶穌在我們心中做帝王，便是我們的思言行爲，一切舉動，沒有別的「爲頭」，但爲承行並且中樂天主的聖意，這樣便是在一總事體裏，在一總事體之上，愛慕天主，這就是最高超的愛德……」

論到聖愛的止境，是在得勝自己，在完全自棄，專心悅主。沈修士也懂得這層道



頭頂上有✕字號者卽沈則功修士



一九二八年惠牧祝聖後與大修全體修士在徐大前堂留影

是克己苦身的事情；所以第一天五號，在神業日記上寫着：

「一，聖召：1. 天主選我罪人，既非因我德功，則惟天主之慈善而已，我當如何報之？◎ 2. 召我何爲？榮主救靈；如何榮主救靈？守規矩，善做工課，神業。」

二，修道？道作路解：…… 1. 「填塞諸谷，夷衆山陵：」「路叁·五」，你的山陵是什麼？是驕傲，貪心……，貪吃；你的谷是什麼？是想不着天主◎ 2. 跟你做什麼？走路·走什麼路……？苦路。」

第二天六號，寫着說：

「爲得到成聖，該當：

一，克苦；克苦分兩種：1. 被動的，如忍受天時的冷熱，飲食的好惡等◎ 2. 自動的，如打苦鞭，用苦帶等；

二，克己： 1. 對於天主，大量◎ 2. 對於人，仁愛◎ 3. 對於己，謙遜。」

第三天七號，寫着說：

『苦像三德：

一，神貧：「效法我主赤身裸體。」

二，聽命：「聽命至死，死釘十字架。」1. 聽長上的命◎ 2. 聽規矩的命◎

3. 聽平輩的命◎ 4. 聽自己靈魂的命。

三，貞潔：「貞德乃天主所賜者。」

別處又寫着：

『一，若我不修道，不能救我靈魂，遑論榮主。

二，我做司鐸，為給教友超性的生命，且繼續耶穌救世的事業。

三，我進……會，因為有長輩看管我，指引我，使我更能修德。』

沈修士為要完全自棄和專心悅主兩項，也定過堅志說：

『……二，絕對不看有傷潔德之書籍，報章，凡看書須先問神師……；勤行克己，苦身……；目不視邪色……』

五，宜盡心讀應讀的書，不論其有味與否，祇求迎合天主聖意……』

從此可見他素來暗行克苦，操練修德，預備進會。所以直到他死，他的母親，總怪他克苦致病……！真正愛主的，必常想記憶主，切望契合主。沈修士既然也知道了，便時常勉力着修到這個地步，所以他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卅一號，寫着說：

『每一個鐘頭，至少一次想着天主……』

後來到了那年的十月一號起，便拿牠來當做私省察題目；在他私省察小簿上寫着說：

『思主於事之始終。』

從此以後，直至死期，常常忠信地做這私省察題，沒有換掉過，不過到了一九二九年，九月六號的小避靜裏，又添上一句：

「在游息（說話，念頭裏，）散步上課時，心與吾主耶穌契合。」

沈修士既然有了上面的那些努力，仁慈的好耶穌，怎麼有不肯相幫他的理呢？在他神業日記上，別處又寫着說：

「每次跑路……所定當的兩位修士，乃天主定的，教你爲他們做一點好事，教他們也爲你有益。」

但是他這些自棄，悅主，憶主，契主……的超性思想，雖然在他的神業日記上，寫得十分清楚，不過因他沒有死去的以前，這本日記，沒有人能翻閱，所以我們暫且見不到牠，到底在他當時寄出的書信上，也已經附盤托出，可以見得的，尤其是現今拿神業日記來，兩相比，更覺顯明亮白了。在一九二八年的秋季，沈修士爲了聖女則濟利亞唱經會的小生們，籌備創立聖體軍，但總未見成功。他在九月廿一號，報告抱病歸里的某同學修士說：

「……我的聖體軍，已不能在本主日內成立了。愚意祇須耶穌聖心，不以聖體

Voice du Seigneur :

"Suis-moi de plus près."

- Quel espèce y a-t-il encore entre mon cœur et le votre, Seigneur ? J'ai tout abandonné pour vous.

- Qui vous avez tout abandonné, mais votre cœur n'a pas tout quitté. En entendant les mauvaises conditions de votre famille, vous tourmentez encore; en rencontrant les petites inconvénients vous montrez encore impatience; il faut encore l'Esprit de Pureté.

Vous n'obéissez pas encore et à fait à la règle et à vos supérieurs, vous mettez trop de choses devant vous de votre mémoire, vous aimez à comprendre et à laisser des choses qui empêchent ce qui est et qui selon l'extra de l'âme.

l'annule. Il faut te délier et tout renoncer.

Je suis incapable, et le savez, Seigneur; mais, gratia tua mecum, si j'observais bien, je vous le promet la pureté, l'obéissance et le renoncement. Mais.

Seigneur, qu'est-ce que je dois encore faire ? - Faites de moi ce que vous voudrez.

- Suis-moi de plus près !!

20. 1, 人是天主造的一个。"Ego sum qui sum"

你是誰?" (原意是「我是」)

2, 人既是天主所造故尊光榮天主, 2 朝拜

天主, 事奉天主。 (愛天主!)

B 救靈魂: (怎樣事奉天主? 天主的榮耀)

1, 当救靈魂, 因為, 救靈魂就是光榮, 事奉天主。

2, 靈魂是寶貴的, 1 因靈魂

是天主造的, 靈魂具有三句的本性, 1 因

靈魂是按天主的肖像造的, 2 因是耶穌

寶血所贖者, 3 因魔鬼致其全力以陷之

6 是永遠不滅的

且当立刻起頭救靈魂。 (怎樣救? 行主旨)

Exortation "Esprit de Prière. - Dans la prière, on ne peut rien; avec la prière on peut tout.

Abnegatio - magno animo,

jugum - suave

C. 天主造日月星辰, 花草樹木, 山海江河, 天使魔鬼, 朋友對頭, 境遇順逆 都是為事奉天主而相幫我救靈魂

以後凡碰着逆境向天主說: "主, 你賜我這境遇, 是為我的好處, 我謝你, 愛慕你, 讚美你."

見本傳 99 頁

見本傳 62 頁及 100 頁

軍，遲成立一日，而少受一分愛情，則爲我們總是一樣的。惟對於你，則是失了一次約；但是想起來，你必定很大量地原諒的……。」

到了那年的十二月念四號，他又寫信給養病揚州的某修士說：

『……我們的聖體軍，——更好說是你的，因爲我沒有多大工夫去管理，——在九月下旬，外學堂自己管理了。他們的組織，是混合的，不是分什麼唱經班，輔祭的。所以我們的——你的——工作，直是沒有顯露的成績。但我以爲我既然不能——因我實在是毫不中用的——使耶穌聖心，因得我的聖體軍，多受些愛慕。耶穌聖心又不因得他們管着，而少受一點愛慕，所以我毫不動情。且他們範圍內，理應由他們自己去管。

但是聖達尼老瞻禮那天，（土山灣等）工餘會的聖體軍，在我們小堂內，行第二次收錄和聖旗禮。前一夜，在祭台左邊，豎着一面很注目的新旗，我見了不能不感動。小耶穌並不要我在他軍旗下，在他軍隊前衝鋒；確要我在他聖心中



21

## 研究 進會 聖召

留着，連頭都不別。可惜我正是一個野心家，到現在不但頭常是別轉着，還幾何不止一次，從他愛情的心中跳出來；所以請你在你的火礮中，伸一伸手罷！你那裏，可有成立聖體軍的希望麼？……」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忽兒已過了陰曆的年假，沈修士又要第二次（爲他已是末次）做避靜了；不過這次避靜，在他眼中，比較前次，似乎更重要些：爲的是他要在這次避靜裏，辦終身的大事；就是要解決進會的聖召，選定該進那一個會的問題。所以事前就格外預備，也寫信給他的大姊仁愛會修女，訴了自己的心事之後，托她虔誠地代禱說：

『大姊，汝當爲我求主，光照我當走何路，我覺天主欲我進一會，使我靈魂能精修到成全地步，我也願到極遠地方，傳揚天主的聖名，使吾同胞亦認識真主，日後亦能如吾，同享天堂真福……但是千萬不可告知雙親，因爲他們一定要難過，及至我確定之後，我將告知而立時動身，如此可以少難過一些……』

到了避靜的當兒，一方面懇切祈禱，別一方面用心審察，就正神師，務求認清天主的聖意。爲此好天主也滿他的願望，又拿聖寵來厚厚地賞報他；請閱者諸位，稍加耐性，待我把他避靜幾天的神業日記，慢慢地摘錄出來。

這次避靜，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號晚上進靜的，到廿六號早上纔出靜，是法籍崔神父（R. P. Charles Baumert s.j.）領的。十九號進靜的晚上，他記載着說：

『奉聖母做主保，因爲差不多每人的聖召，都是聖母領到耶穌面前而得的；求聖母賜我以聰明……（末一句，原文是辣丁）。』

廿號的早上，默想人生終向。他既然記了『1. 光榮天主，2. 朝拜天主，3. 事奉天主』之後，又添上在括號裏（愛天主！）的三個大字，不加4. 字號數，反附上這『！』記號，諒必是自己添上的，或者至少是他特別注意之點。十點鐘的默想，是人生的近終向，就是救靈魂。他記到未來，也添上說：『……（怎樣救？行主旨）。』下午三點，講祈求的道理，他注意提出而特記的，是『大量的心思』。尤其是在『棄捨自

「己」四字上，加根粗線而表示注意；以上兩句，原文是辣丁·傍晚五點半的默想，是主造萬物，助人救靈的題目。他寫「天主造日月星辰，花草樹木」的未來，再寫着「境遇順逆」四字，也添上一根粗線，諒必也是他的自由心裁。

廿一號上記着：

一 「死：1. 死，就是離開一總的東西。你的父母兄弟姊妹：你的缺不得你的家境（也加上粗線）……都要離開，既然死的時候，都要離開，爲怎麼不現在就起頭完全拋去呢？我主，我天主！我捨棄一總的東西，不是因爲後來不得不捨棄之故，但爲捨棄了一切，能更專心跟隨你，更全心愛你……」

2. 死後完全補贖。主耶穌呀！不得享見你，但爲罰我，而不能補你所受之辱！我固當受罰，但爾之聖愛與光榮，更當補償；我定志以後，思言行爲，一舉一動皆爲愛爾，我願意以至愛愛爾，愛爾以無比之愛！且當作小克己，不但爲輕我罰，更爲醫爾聖愛之創。

3. 死後完全得勝。主呀！我怎樣無能呢！三仇的勢力如何大，叫我罪人如何得勝呢！況且爾主所愛所選的，又何可墮入魔手呢？吁我天主！爾本全能，惟我尚頗有爾，我能亦能全。嗚呼！天主，我愛爾，藏我於爾聖心之中，我頗有爾，使能得勝，得勝爲爾，亦爲諸靈：！』

二 及到默想地獄的道理，他只記着一句辣丁話，就是解說：『勿棄我，勿許我離背！』

廿二號是默想『聖母領報』的奧蹟，他記着說：

『亞物瑪利亞，滿被……；主之婢女在茲，希惟……；

吾主的聲音：——你該更近的隨我！——

主呀！（沈修士的答應聲）我的心和你的，距離還是怎樣地遠哪？我已爲你棄捨一切了呢；主呀，除你外，我將何求呢！

——（主聲）是的，你果然棄捨一切了，不過你的心，倒還沒有棄捨一切呢！——

聽見你家境的苦況，你的心還戚戚着呢！一遇到小小地不順境，你的外貌還現着不耐呢！爲你還該勉力着有神貧的精神，你還沒有完全守好院規，聽從長命呢！在你的記憶中，那世俗的事務，放得太多呢！那些能阻止愛情的事務，你也喜歡懂透牠，你還在切願地要牠呢！你該完全地聽命，完全地棄捨——主呀！（應聲）你知道的，我實在一無所能呢！但是目下，托賴你的聖寵，和我在一塊兒，我許誓給你，我必定要全守着神貧，聽命，和棄捨一切，到底吾主呀！我應該當做什麼呢？請求你在我身上，你的聖旨，全全地承行罷！

——「你該更近地隨我！」（主聲）——

廿二號他提綱挈領記錄了『耶穌聖誕』和『隱居納匝肋德』的兩個默想以後，又用法文記載着說：

「——你該更近地隨我！」——

……和主子的契合，爲何要進會？主子呀！爲多多地愛你，爲獨愛你，爲能多

引幾個靈魂，來認識你，來事奉你，來疼愛你；爲使得基多的活像，在我身上，更得相像，爲使得我，是個更成全，更近的隨你……」

沈修士從此以後的神業日記，是爲求天主賞賜聖寵，降福他，扶助他，大都是從聖經上和聖書上摘錄下來的。或寫辣丁文，或用法文，是沒有一定的，而且有許多話，聽憑着主寵的感發所致，是重複的，我們現在譯成中文載在下邊：

「我願受苦忍辱，爲效法基多吾等主……主子呀！我的心已預備好了……主之微僕在茲，希惟致成於我，如汝之言……主子呀！我同你一齊去坐監受死，只藉着你的聖寵，我也已經預備妥了……良善心謙之耶穌，懇賜我心，似爾聖心……主子呀！請你教給我這忍耐，而且教我時，你和我契合着……」

又說：

「——倘你不會祈禱，可呼喚我罷了……」

「我前日言，我今日要起始實行了……主，爾僕在茲……吁耶穌，於爾僕身上

，展爾右臂之大能……；嗚呼！速格以救助我……；吁吾主，教我能禱……？並召我趨赴於主臺前……。」

又說：

『和主子的契合……』

『——你該更近地隨我。』——

神貧：「效法我的赤身裸體。」

聽命：「吾主天主，請爾納我自專之柄，收我記明愛欲三司……。」

貞潔：「至潔之母，諸童身之后，爲我等祈……；吁耶穌，諸童貞之貞潔，矜憐

我……；緣爾屑爲愛我而死，我亦願爲愛爾而亡……。」

末說：

『惟以愛爾誠心，及爾聖寵洪錫，俯賜於我；因無爾寵，我無能爲，緣無爾愛

，則萬有皆虛！』

到了三月廿九號，耶穌受難瞻禮，又記着說：

『我打發他們到世界上去，就如你打發我到世界上來，我爲他們，聖我自己，爲叫他們在眞道上，自己也是受聖的。（若望拾柒十八十九）』

主之微僕在茲，希惟致成於我，如爾之言。

——我已經叫他們認識了你的名字，我還要叫他們認識，爲叫你愛我的愛情，居在他們內，我也在他們內。（若望拾柒二十六）——

惟以愛爾誠心，及爾聖寵……

——我已經給你們說了，我，就是。（若望拾捌八）——

主之微僕在茲，希惟致成……

——你們既找我，不要攔擋這些人走。（若望拾捌八）

主子呀！我願藉着你的聖寵，同你一齊去坐監受死罷……！勿棄我，勿許我離背，望救我於諸惡仇……然而你主子，你曾說過：「離了我，沒有我，你們



22

# 新 尋 獲

什麼也不能做，一點兒都不能」（若望拾伍五）；在我身上，請你承行你的聖意吧……！我的心已經預備好了，我的心已經預備好了……」

則功修士在這次避靜裏，有一件新尋獲，頗饒興味的事，可以登出，公諸同好的：便是他，自從進了公學以來，在課題，書信的起頭，常常寫着：

『A.M.D.G.』四個辣丁文縮寫的字母，牠的意義是“Ad majorem Dei glori-

am”，翻譯中文，乃是『愈顯主榮』。這原來是耶穌會旨祖聖依納爵的格言，後世沿習

相傳，纔變成了耶穌會修士們的標語，到處凡受着耶穌會教育的，也多喜用牠；意思

是要拿日常工作：例如寫信，做課等，都獻給天主，承行他的聖旨，事事光榮

他。到底沈修士避了這次靜，便改掉了舊習慣，變換了新花樣，從他避靜日記簿上，

一看就出，爲的是廿五號，避靜末日的日記，上半頁還寫“A.M.D.G.”的四個字母，

到了下半頁，便改寫着“A.M.D.A.”了；從此以後，直到他死，常常改用牠。按着“A.

M.D.A.，四個字母，也是辣丁文的縮寫，意義是：“Ad majorem Dei amorem.”翻做中

文，乃是『愈求主愛』，意思是萬事都該爲着聖愛而工作，而且工作，正所以增大他的聖愛呢！

23

### 進會延期

我們前面說過，沈修士在避靜以前，另外祈求天主聖神的光照，要在這次避靜裏，解決他進會聖召的題目。現在六天的避靜，已經完結了；會裏『神貧，聽命，貞潔』的三願，也已深究够了；請問神師，也已去過好多次；在旁觀察而且知機的人們，見他在避靜的末兩天，另外在出了靜後幾天裏，向北堂大房子耶穌會間，去得好忙。

沈修士進耶穌會麼……？巴不得……；巴不得……；他的家裏人，也單望他這樣做呢！爲此他的大姊來信說：

『……聽說吾弟欲進耶穌會，未知真否，倘進耶穌會，則更欣喜，故特地寫信來問……』

那知沈修士要進的修會，不是本省的耶穌會，乃是宗座代表剛總主教在河北宣化

教區內，所新創立的主徒會。他所以要進主徒會而不進耶穌會的理由，大概所以實踐他『你的父母兄弟姊妹……，你的缺不得你的家境……，既然死的時候，都要離開，爲怎麼不現在就起頭完全拋去呢？』總而言之，要進那會的理由，不外乎是爲：『捨棄一切……，爲多多愛你……，爲獨愛你……，爲更近地隨你……。』更清楚些，就是『我主！我天主！我捨棄一總的東西，不是因爲後來（死的時候），不得不捨棄之故，但爲捨棄了一切，能更專心跟隨你，更全心愛你……』這些善念，都從天主聖神來的，他在避靜裏，已經再三再四地思量過，避靜日記上也寫過，我們也都念過了。所以他不進本省的主徒會，而要進塞外的主徒會，真是爲的超性緣故。

到底他這個主意，爲他個人看來，是再好沒有了，但爲家裏的人，另外爲他可愛的母親，是比吃黃連還要苦些……！那時他的大姊回信來說：

『……吾弟之事，姊甚不贊成，然弟倘若覺得此實是天主的聖意，姊亦不能撓阻，但弟先當考察明白爲要……』

別次在法文信上又說：

『……望弟假期歸家，毋屢屢出門，因母親說汝，常因喜歡散步，每致感冒風寒，假滿回院，於心難安！由此可知慈母愛子之心，為何如哉！況人一生，豈有兩個母親呀……？雖然，誰要跟隨耶穌，亦宜離彼；故吾輩該依超性而愛她，足矣……』

末次信上又說！

『……前日母親來院，談及主徒會的華良叔（即前面說的初學某修士），她說：「我不知其父母，為何肯放他至北平，進主徒會！像我『阿小』，我一定不放他去的，相隔千里，不能相見，生死不知……！倘進耶穌會，或傳教會，則每年必避靜，歇夏，兩次回申，得以相見，若到那裏，不但在初學時不能相會，即到聖鐸品，做頭臺彌撒，亦不能與禮；就是大人死時，總要望親生子，回家送終做追思獻彌撒的，倘進主徒會，遠在北平，路遙多阻，待其回家，死屍已

臭爛矣……！我一生，如此困苦，撫養你們，巴望個個爭氣，萬一天主大恩，賜你大弟，得聖神父，亦可如新神父安芳，做開臺彌撒，熱鬧得很！欣快得很！倘你的大弟，要像華良一樣，北上進會，那末我終不捨得，不允准他的。在本省亦能光榮天主，救人靈魂，何必要到北平去？況且現在耶穌會神父，何等費心吃力栽培他……；他何必要離開恩人別去？……」（以上都是述說母親的話）總而言之，她一定不肯放你去的……照姊看來，望弟切思之，倘能在本省傳教則頂好，倘吾弟以爲不合天主聖意，則亦沒法，但大失母親之望……！姊每日求主，光照吾弟，當走何路……」

到底家人的阻止，母親的不准，沈修士不以爲意，因爲他知道，自己在全家，具有轉移的能力；而且她所說的理由，都是本性方面的，尤其是她究竟不是個溺愛不明的母親，不難用三言兩語，可以將超性的道理來了解的，所以他逆料這事不覺得艱難。爲他最担心的事，却在神長方面：因爲自從二月底的避靜裏，他窺見了天主聖意之

後，就感覺心內常有聖寵的促迫，所以急要拿這個終身的大事，早日解決，可以教自己放心；當即告明神師。雖則經他仔細地查考，已明明知道這是天主的聖意，到底爲穩固聖召起見，不准他立時定奪，還須經過五十多天的考察，只給他一個間接的回應。再過幾時，方才向他說：『在你身上，我見有天主的聖意』，於是纔准他和兩方的神長們接洽請求。

果然沈修士預算着，在一九二九年陽曆七月底，接到了主徒會羅院長的回信，就可以北上了……！但事實上，全像聖女小德肋撒急要進會的一樣失敗，受同樣的苦楚，白白地急着忙着。他也效法她，甘心聽命做去，實行避靜時所記的『主之微僕在茲，希惟致成於我，如汝之言……』的超性見解。沈修士不知爲了什麼，應該多留一年，等到畢業小修院後，再作道理。所以這次暑假之後，他仍回本修院。然而沈修士的家人，當時還一點兒沒有知道上邊的經過，都料他沒有北上的聖召；以爲他已經認清了天主的聖意，是要他在本省傳教的，因此也暫時放心了。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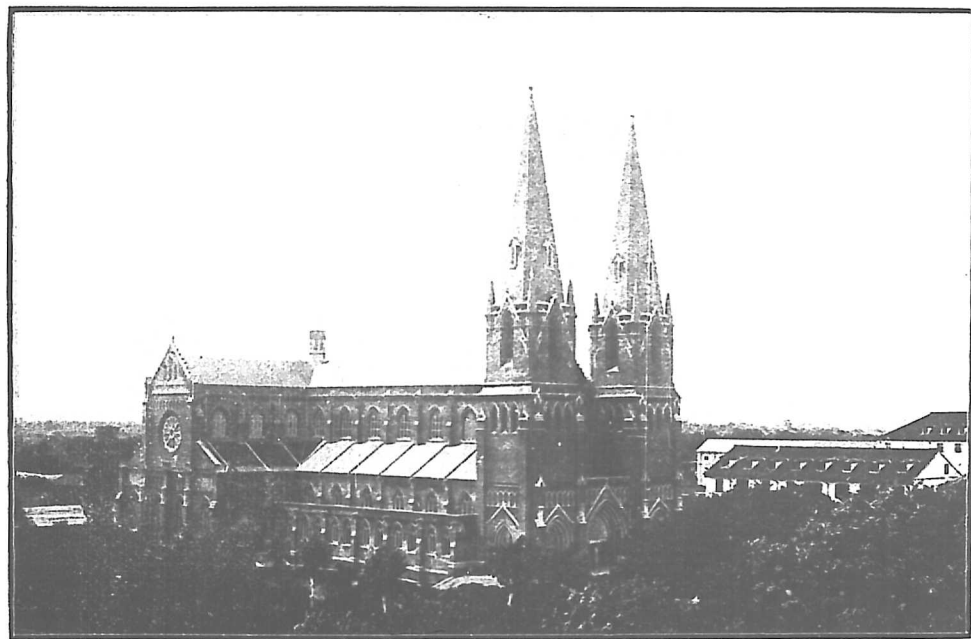
寫 真

這張沈修士末次的肖照，是在一九二九年陽曆三月裏攝影的，和六個月後的面貌，稍有些不同。倘然我們考察他在一九二九年陽曆九月的攝影，他是隆準凹眼，密睫黑眉，額骨凸出，兩肩像鳥翼聳起，前胸挺而後背稍駝，行動時依祖傳性，舉足大步，頭肩兩部，略前俯着。天生鎮靜，相貌厚重，深藏寡語，言必中肯的。在他細聽人們論事的當兒，但見他伸着他的喉頸，張着一雙圓眼睛，常常現出一付注目的神情，像要拿人家的談話，完全吞下去似的。這些都是好天主特賜給他本性的優長，他喜好深究的心，也顯於這裏。

25

家 遷  
徐 家 滙

要知沈修士的家況，常能擾亂他的心，尤其是他弟妹們的聖教教育，不得充分地領受，更使他關心為難，（因為那時他的家庭，在法租界西愛咸斯路，離聖教學校很遠。）但是他既然知道天主的聖意，命他暫留一年，是要沈修士仍然幫助家庭，使弟妹們能早受教育；為此他百計設法，求助於神長，將家遷於徐家滙。在他（一九一九．八．二十）第一次寫給主徒會某修士的信上說：



徐家匯聖依納爵大堂之全景





徐家滙聖依納爵大堂之內容

末次  
避靜

「……舍間已有遷居徐家滙的動機，此事如能成工，則我的弟妹等，都能讀經豈不解決了我惟一的心事麼？」

到後來（一九二九，十，二二，）又寫信說：

「……我家裏在九月初，早已搬到徐家滙來了……，我的二妹一弟一姪，都在外學堂讀經，聖誕相近，盼望能初領聖體，（豈知未見他們初領，自己先去世，見天主！）你當能知道我的快活了……？感謝主恩！」

這事成功，爲他們遠方的聖召，又少了一個阻難，所以當時的他，真像得勝似地，多加一層格外的喜樂，就實行他『更近地隨我』的第一步路程。

到了中秋月，開課以前，又做三天的小避靜，這次避靜是茅若瑟神父領的。那時沈修士，雖未必知道這是他生前末一次的避靜，到底爲那『愈求主愛』的人，一些也不肯忽略過去的，仍舊很用心繼續着神修，在他九

月六號瞻禮七的神業日記上，用辣丁文寫着說：

『我前日說的，我今朝要起始實行了……我的好耶穌呀！請你拿右臂的大能，施展在我的身上罷……！你默想等神工，常常分心走意，以及不守好小規矩，都是因為你不能得勝自己，以後當多做苦工……我的宏願，和我的大信賴，乃諸事全爲上主而行……；再求天主相幫……』

在七號上又寫着法文說：

『凡有作爲，常常做得愈善愈妙；另外在小事情裏……』

以後寫的是定志，到末了，又改用辣丁文記着說：

『……吁，好耶穌，請收受我的這些善志，原來都是你親自默示我的呢；萬望降福牠，切求堅定牠……。吁，聖母娘！請求你也收納這些，再請代我獻在你的聖子臺前；又望助我，教我，使我能禱，使我善領主，卒應聖經上「能堅守到末，斯獲援救」的訓言（瑪竇拾三二），更懇賜我恆心至終，亞孟。』

自從這次出靜之後，沈修士本着他的『不論其有味與否，爲仰合天主聖意』的超

性觀念，就加倍用功讀書，謹守修院的小規。他的心田，一點兒沒有被那進會不進會的理由擾亂，反而加增熱心。每天常隨時預備或感謝聖體，又履行神領聖體。每主日早上做省察，把過去的一主日裏所有的功過，所做的私省察的數目，算一清賬。還拿未來一主日裏，所能做的事情，預先留心，立出志向來，撮錄在神業日記上。到了訴心的時候，呈給神師神父查看，求他指導，請他降福。每月的末主日，再做月靜一次，如同要聽審判似地一般。在這裏我請把他一九二九年，陽曆九月二九號的一次月靜日記，抄寫於後：

「一，對於天主，（神業）有時遲至，念早夜課，玫瑰經，省察，太分心，不注意；拜聖體，時候太短，以後倘無要事，當五分鐘。」

二，對於同伴，沒有至大的謙德；對於神長，也有多少不平的談話；對於修院院規的細則，我沒有守得完全準確。」

三，對於自己，太愛惜肉身（貪饕忿怒），我沒有好好地壓制私意私願，不照

時做課，不讀當讀的資料……

天主因大仁慈矜憐我……，垂顧我而矜憐我；好天主！寬宥我……，我前日說的，我今朝要起始實行了；吁，耶穌！於爾僕身，展爾右臂之大能……，聖女嬰孩耶穌德肋撒，爲我轉求；聖玫瑰經之后，爲我轉求。」

## 27 神愛犧牲

沈修士既然這樣用心神業，勉力修德，好耶穌在天堂上看見了，自然尊下來，攜他一把；更賞他許多奇恩異寵，使他能實行『更近地隨我』。

十月三號新聖女德肋撒瞻禮的早上，領聖體後，沈修士心中，忽而覺得聖寵的特惠，過了三天是頭主日自省的日子，神業日記簿上記着這樁事說：（錄原文）

『三號聖女小德肋撒瞻禮，領聖體後，忽然有意，好像耶穌默啟我似的，叫我也像聖女一樣，把自己獻給耶穌，做他仁愛的犧牲。』

那時他心中覺得不亂不懼，反有一種莫可名言的甘飴，明明知道耶穌這次的要求

，別有一種奧義，所要求的獻儀，並不是熱心人尋常的奉獻可比。就在當日去見神師，明告着說：

『神父呀！我可以照耶穌所要的，奉獻我自己麼？』

他的神師，雖然深知吾主，在這個靈魂上，工作到什麼地步，本來可以立時允准；但是覺得此次，事關重大，不便輕許，就向他說：

『我在答覆此事以前，你我兩人，先該祈求天主聖神的光照，從八號起到十七號聖女瑪加利大瞻禮日為止，同做九日敬禮；倘使到了那天，是答覆你可以的，你就奉獻你自己，做耶穌聖心的仁愛犧牲罷！』

敬禮做完了，答覆是說『可』的。於是就在十七號，瞻禮五的清晨，在徐滙主心修院小堂裏，領聖體後，濟利祿沈則功修士，乃獻身於吾主聖心，作他仁愛的犧牲。到底局外的人，一個都沒有知道這樁事，就是掌院神父，或和他最知心的神兄，也沒知道。就在這個喜慶日子，他的神師寄來過一張法文便條，上邊寫着說：

『濟利祿修士：今日早上，余照汝意，特行聖祭，已將汝身汝靈，併合於聖盤中的羔羊，盡行奉獻矣。』

在他十七號的神業日記上，他寫着說：（錄原文）

『由聖母做獻呈者，聖女瑪加利大及聖女小德肋撒做主保，將我奉獻於爾，做「聖愛之犧牲」，（以下譯法文）為能多多愛你，為引人皆愛你，賴爾佑，我將甘受爾聖旨所施於我者。例如強健疾病，順逆諸事，以及吾家之處境等等，行將盡我所能，求真樂，求真謙。（以下譯辣丁）使我等愛耶穌於諸景之中，更愛吾主於萬有之上，亞孟。』

自從十月三號，吾主要沈修士，證明他的愛情，促他研究聖愛犧牲的問題。他拿了一本靈心小史，翻來覆去，看了又看，念了又念。在他神業日記上，也撮錄了許多能幫助聖愛和犧牲的法則，現在為免煩起見，恕我從畧了。沈修士的這種熱情，也不時地顯露出來。『Aut pait, aut mori』（譯言）或受苦，或死亡；若不能受苦，則有

死而已；這幾句聖女德肋撒的話，常徘徊於他的心中。他死的前一天，開刀的晚上，說得更加多。不過那時在旁的人，都不知他究竟爲什麼，要說這些話。從此以後，沈修士的神業日記，大都關係聖愛犧牲的工夫，如十一月三號上寫着說：

『……雖然，奉獻作聖愛之犧牲，而至今行事上，猶一無所獻，今日就將此定志獻給耶穌。』

十三號上又寫着說：

『……行事上……，有退無進，但是，主，天主呀！我本來只會跌倒，我所做的，齊是你叫我做的；我所不做的，靠了你，我也將去做……』

十四號上說：

『今日是那可憐的外教人的日子：每日領主後，當將所做犧牲工夫，獻給在心中的耶穌。』

十七號上說：



『主！祈教我多多愛慕你，多作犧牲工夫。』

十二月三號上說：

『……聖沙勿略方濟各，求你教我熱愛耶穌，渴念人靈！』

### 致信 護守 神兄

我們上邊好幾次引證過沈修士寫給宣化主徒會初學某修士的信。原來這位修士，是他的小爺叔，較他早進修院三年，也是他初進修院時的護守天神。  
（參看（三）（一）四五頁）。那年上海大修院的新院舍，尚未落成，讀哲學的修

士們，寄居小修院，所以沈修士遇到了他。他們兩人，既然有超性本性的兩層關係，沈修士和他，便比衆交好。一面有難請問，聽他指引；一面克盡厥職，處處照應。這位修士，在一九二九年陽歷八月間北上，進主徒會初學的。沈修士一共給他寫了三封信，第一封在八月二十號，還在暑假期間，是打聽消息的信；第二封是在十月二十二號——二十四號，正當他奉獻仁愛犧牲之後沒幾天寫的，這封信寫得最長；第三封在醫院病榻上，是報告病況，托同院某修士代筆，懇請代禱而寫的。現今先拿前兩封，除

掉上邊已經登載的以外，補充登錄出來。

一 『○○神兄：你一定已經到宣化了，不知你在北平過幾天？聖母升天瞻禮，是在北平過的麼？長途的行程，使你疲乏麼？你到宣化不多幾天，對於水土不服，諒來未必能覺得，所以我不問你了……』

這裏（修院裏）有許多人生病，請你求天主，使爲天主出力的人，都得到健全；我病雖不生，但精神不好，我怕靠不住，但隨便天主安排是了……

望你不時把你的心得，餘味，寫信來訓導我，使我在德行路上，也不致落伍……請你把你那裏一總的光景，直接告知我，也不必瞞我，這是我所最盼望於你的。這裏有許多人，叫我望望你，但我名字確記不清了……我記得有詞選上兩句話說：「語已多，情未了，」就把這話來做我信的結束罷。（末了兩句譯辣丁）在你諸工作中，望主與爾偕焉，懇請爲我虔心代禱。

與主偕的你的沈濟利祿上八月二十號

二

『親愛神兄：你九月三號的信，在九號由院長叫我去，親自給我了，他……叮囑我，信上的話，不准告知別人，因為爲我的聖召，有害無益，這極有益的訓令，我完全遵守了。但我很慚愧，至今沒有給你寫回信。不必說，一半是懶惰，但也有些忙，另外近來因爲辣丁課，常常脫班，所以我不願在這種境況中，再偷暇來寫信。今天課暇清了，而且有一樁喜信，迫我動筆，就是本月廿七號，——帝王瞻禮前一天，——沈安芳（是他倆的自族中人）要聖神父了。

你現在必已出靜了，新初學院可以住了嗎？你身體仍舊很康健麼？法華字典接到了沒有？初學修士增多嗎？土話當已會了；當地風土等情，仍舊覺不得爲難麼？你上次信上一總的光境，說得很清楚，我很盼望以後一次一次的，把你們的生活境況，漸漸告訴我——若你能有工夫——不要因爲我懶惰，也來效法我……副學長蔡仁高修士，一主日前噴血，已回家休養，請你也爲他求主……

惠主教已於八號到上海（從西洋回來），十號下午降福後，到小修院裏來，給

我們講他的西遊記：教宗親自對他說：「自己更願有一個有聖德的司鐸，比十個平常的司鐸」；主教再三叫我們要修德行，因為教宗對他說「在中國當建設聖教，而為建設聖教，非有聖德之司鐸不為功也」。他在里修（Lesieux）聖女小德肋撒的家裏參觀時，在花園裏有一座聖女求他父親准進會的石像，（在靈心小史上也有的），他在這座像前，為一總要修道，而被阻的人祈求過，我聽了不無感想。他在矮爾斯（Ars），見過一總聖若翰維雅納的遺物，連他末一次燒芋奶的鍋灰還存在。他在聖人的神工架子裏坐過……主教在我們圍座之中（散心間內），講了一個多鐘頭，加增我們神火不少，可惜沒有本事講給你聽……至於你說的：「到了一定的時候，自然更覺得安慰」；「你待天主大量，將來天主賞給你的，更大更多」；但我一點也不求這安慰，相反，該當如聖女德肋撒的「或受苦，或死亡」，因為惟有為天主吃苦，是我們的真本分，耶穌不是說過麼？「誰願跟隨我，該背他自己的十字架」。至於我們待天主大

量，也不盼望他的賞報，爲多愛他一些！幾時我們背自己的十字架，同時也代耶穌背十字架，就是叫耶穌多受一些愛情。你說：「這裏猶如地堂，我在其中很快樂，」望你常心，勿失望，（這兩句，來信中有的，被沈修士所節，今補足之）。此樂，「你」（這你字，信中沒有，爲沈修士所添），終有一日來享得着的。相反我要到「這裏」，並非爲尋這快樂；然如聖女小德肋撒說的：「我如今在這裏；衆人都愛我，爲此我想往一個不認識我的修院去，好在那裏，忍受心內充軍的苦。」（參看靈心小史第九章，卽二一五頁之第一行起）我北上是爲行天主的聖意，但也不無有點爲這個意思；如今我最親愛的人，在那裏了，我這充軍的苦，就是受也不大的了。這苦爲你受去，（恐作「被你先受去」解）但是你反說：「猶如地堂」這或者是天主賞你「糖」罷？但我一定知道，你要受許多苦，請預備罷！但我看來，你所說的「快樂」，就是因爲你本性的苦，使你更結合天主，更愛他的效果……。」

與胞姊通信

寫到末來，沈修士雖則沒有完全將本月十七號，聖女瑪加利大瞻禮上自己曾經奉獻過做「仁愛犧牲」的密事說出，到底也說得很清楚了。他加上幾句說：

「請你爲我求天主，照聖女瑪加利大瞻禮的祝文上的意思：「*Ut Deum in omnibus et super omnia diligamus*」(譯言：在一總處境中，使我等愛天主於萬有之上)使我成他聖愛的犧牲。

我在祈禱中，也不忘爲你及新會祈求，請你也代我望我的不認識的將來的院長，請他爲我所求，使我能承行主旨，說我還不便和他通信，但我早已爲他所求了。我寫得已很長了，待我下次有工夫時，我們再會罷。

居聖心中的你的濟利祿上十月廿二—廿四號

原來沈修士的長姊，進了仁愛會，取名瑪利亞亞納姆姆，被長上派往浙江省的醫院裏供職。他知她屢次往來通信，大都是談論些神業上修德前進的事理，所以很有傳記的價值。可惜她正在他死的那年，由甯波調往舟

山的時候，因為覺得行李太多了，就拿一總不很有日用和重大關係的書信，書籍等，已經付之一炬了！只有他寫給主徒會初學修士的第一封信上，講述到她，請他爲她代禱的原故，還保存着這幾句話：

『在寧波的家姊，我上次曾寫信給她說：「世上的一切，都是虛幻，惟有爲天主做事出力，乃是我們的真使命，真幸福……」我單有爲他求主。』

除却了這幾句以外，一句原文都覓不到了。所以但能記載些她沒有全忘的大意，上邊也已帶述了少許，這裏再容我們補講一些。他每次報告了家難之後，往往加上幾句說：

『我與汝皆已獻於天主之人，不可過分分心於家中俗事，不然恐有礙於事主的專心了。但有爲之代禱，實是要事；況我等又別無所能，故惟望求主而已。』

還有好幾次，願拿心中耶穌的和平，分給她，如信上說：

『吾姊，我祝汝以聖心之平安……，我亦渴願聖心臨格於中國……』

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號，她發願之前，沈修士因手足之情，有過幾句箴言相贈，勸她永不可忘：

『不修道也能救我靈魂……；但救我自己的靈魂不足……；爲此我願離家修道，救我同胞的靈魂，使成一棧一牧。』

在他獻作『仁愛犧牲』之後，又寫信給她說：

『我們當憶聖女小德肋撒「拼生捨命地要尋苦吃……」之訓言爲是：』

### 其餘

沈修士除了通信給自己的胞姊和主徒會某修士外，還有兩三封寄給同院弟兄的信；這類信件，雖是寫得不多，倒也不無可記之處。現今除了上

邊已記之外，便補足登載在下面：

在一九二九年陽曆九月底及十月底，沈修士回信給出試揚州的某修士說：

（按本省大修院定規二年哲學畢業後即出試二年從一九三三年後改爲一年回院讀超性神工不但爲穩固聖召早得經驗起見即爲康健也不無利益的倘有疾病衰弱未曾卒業哲學也得從權宜之道提早出試的）



「某某神兄：你見了「源泉滾滾，不舍晝夜」地東去的大江，和那變化無窮的穹蒼，你便感覺到造物者之偉大永悠。我追憶到昔日在虞山上（進修院前同遊宜興）所見的，如磚砌的大石壁，我們那時放聲大唱：「Gloria in excelsis …」（譯言）天主受享榮福於天，良人受享太平於地；我等欽崇爾，讚美爾……」；「Laudate ……」（聖咏百十六篇）請諸異教者稱頌主，衆民稱頌主；蓋其慈仁堅定於我等，天主之真理，存於無窮世……」：「Te Deum ……」（盎奧合讚）我儕讚頌天主，認爲眞主；遍地皆欽崇無始之父……」等歌，而三聖童歌，尤合時境，可惜悟性不好，或更好說沒有好好地念熟，所以單念了第一句：「Laudate (Benedicite) omnia opera Domini Dominio ……」（譯言）天主，諸受造者：請讚美主；稱頌舉揚於無窮世……」那時巴不得能有一個極大的聲音，來叫「天地萬物俱爲我欽崇讚美之」；可是雖極力大叫，確連回聲都沒有有一個。原來見到造物主的奇異工程，人們不得不有這種思想，至少當因此承認有一個

造物主；但玩山航海的，不知多少，而想到這上的，究有幾個？……

此信寫了一個多月沒有寄！一主日前，……蔡仁高修士噴血，已於十七號聖女瑪加利大瞻禮回家休養。前日接到他的信，說路上受了些驚動，又吐了少許血；請你爲他求主……

廿二號，十月，一九二九沈則功」

在十一月十七號，又寫信給他說：

「某某神兄：你的信，我早已接到了。我想不到有一樁傷心事，迫我今天寫信給你的；不知已有人報告你了沒有：「蔡仁高修士死了……！」「這信息，我們在瞻禮五下午接到的，只知他在十二號去世，至於詳細情形，尙未得知。瞻禮六接到他本堂朱神父的信，始知一切：原來十二號早晨，蔡修士自願領受終傅，預備生後；朱神父見其神志清爽，無大危險，但因其自願，遂爲之終傅及送聖體。畢後回堂做彌撒。神父走後蔡修士因爲氣急，（他回家後，病勢並非加增

，惟氣喘而已，誰知竟因此斃命）。『上邊括弧內，除「回家後」三字外，可字字拍用到沈修士自己身上去！可惜的氣喘，斃命了一對好友……！』故願起身坐在椅上，食藕粉幾口，但氣較前更急，豈知不滿兩小時，口中不斷的呼耶穌，瑪利亞聖名，安然於九時左右逝在椅中。死後毫無死者的可怕形狀，常如熟睡。可見修士生時，德表昭彰，心平氣和，終時定無一點戀世之心，使之然也。他諒必在天堂上過聖達尼老瞻禮了；但：

在這『但』字後，加上『……』五點，不知沈修士究竟有何蓄意？但依我們看來，能有兩種意思：（1）『但我沒福，不能像他，早離斯世，到天堂上去過瞻禮』；或者更好是（2）『但我毫無聖德，不能像他的心平氣和，一點兒沒有戀世之心』。有些人想沈修士在『但』字後，加這『……』五點，是那時心中，有感到了什麼天主默啟似地，明知自己將不久人世了，就這樣說罷。到底無論如何，五點終究是五點，聽憑你怎樣解說都可。不過從上文看來，再拿他後來在病榻上發的信（參看（四）（3）二四一頁）

兩相比，更覺得那『受默啟』的見解，未必妥切了。

31

# 死前八日

沈修士在去世的前八天，聖師盎博羅削瞻禮，是教授他們辣丁文教員的本名良辰，（這位教員便是他死後，做他法文傳的法籍司鐸光公 P. Am-

broise Gandon s. j.，我們十分心感他，尤其是我們這本傳，從那本傳裏，採取了不少

的資料），他就做法文頌詞來恭喜他。在這篇頌詞上，就發揮那層『完全棄捨』的意思，譬如說：『離家鄉，去母國，正是棄捨一切，作全燔之祭，爲的是能更大量地聽從主召，做個純粹的宗徒……』就是要多多受苦的心願，也在言外很顯明地表示着；耶穌的苦難，吾主的聖愛，也很自然地瞬息不忘。

還有一個情節，雖則微小，假使或者已明白了他前日的密事，也覺得是頗饒興味，就是那位教員，受了祝頌之後，便分發聖像，聽人選擇。沈修士在一剎那間，業已揀定了旁繞阿里伐樹枝的聖母抱耶穌像。一忽兒，只見他眼皮波動了兩三下，就立刻改變方針，還却了那幀聖像，來調換一幀『請示斯人』的吾主茨冠聖像，雙手捧着

而去。當時親見的人，逆料他心中，定有什麼感動而然的。

32

玄奧  
無傳

沈修士的聖德，究竟遭到什麼地步，他在修成路上，究竟走到那一步

外，我們在別處，一點兒都找不到；當時誰也不知道。至多在課堂或自修室裏，寂然聽講或靜默的當兒，有時覺得他的面容，忽而改變，沉思着，仰瞻着；然而這種情景，只經一時半刻便罷了，不露真相的。故在旁灼見的人們，還估量他新近因有了些心事，纔這樣分心走意呢！在他神業日記上，末了幾張所寫的，都是真情切願，爲能多做些聖愛的犧牲，和專務着獻些純粹的犧牲，正在他這樣勉力着，犧牲着，全燔地祭獻的當兒，好耶穌『更近地隨我』的聖旨，又重降一道了。他的聖駕也已到了門口，親自來迎接他，收納他的全燔之祭，使他脫離世上的一切，回到天上的家鄉去了！

## 第四章 安死善終

### 1 善生 福終

死是生命的結束，我們都知道的。大凡人到了要死的當兒，良心上的善惡，一一都要顯露出來；爲此經文上有句訓話說：『平生爲善，無不安死，平生爲惡，無不險死』；總不會有大逆天良的事情在心，到死時還能平安喜樂着的。我們實在有福，能親見這位沈修士的善終，因爲他的安死狀況，真像聖人一般。

沈修士一生，給人們不滿意的地方，總歸兩樣：一樣是性燥，一樣是心直。有了第一樣，言語裏，行爲裏，自然很容易得罪人們；但這個不過是本性的劣點，天主用牠來練習他德行的。倘然我們參看了他的神業日記，和公私省察簿，就要見得他已經

萬分勉力地修改了。講到心直一節，不是說沈修士，是個多嘴多舌的人，是說他在神長方面，拿同伴的小過犯，也都說了出來，爲了這些，同學們才和他有爲難的地方，

當他在公學的末年，有一次，他在一級課堂裏，不知爲了什麼？師生間有了誤會，起了小衝突。在這些情形之下，做級長的，上有長上，下有同學，頂難做人。沈修士那時，正是級長；當時他一定不是懷着恨心，但不過想對於長上，應該起敬起畏。有了問，該照自己的良心，從直說明。有了命，該完全遵守，不當有勉強，或請求收回的；就是有些過嚴的訓責，也該想念長上的好心，和小輩的利益，甘心樂受。所以對於同學，不肯通融一些，也不肯袒護他們；雖則在同學面前，他千方百計地，甘言蜜語地撫慰着；畢竟他仍開罪了幾位老同窗。他們因此說他是個舌長的東西，是個壞類；不過這件事，作者曾經考問過好幾位當時在場同學們，他們大都說：

「只因那時的他，似乎過分偏向長上方面，所以人家都推想他如此罷了，實在誰敢證明他是長舌呢……！」

但他爲了這事，就飽受了不少的凌辱，加增了許多立功的機會。當他被人辱罵時，也不開口，也不辯護，只現得慚愧和臉紅，承受主旨的措置，忍耐立功。於是見者便結論說：

『他已自己知過了，認錯了……！不然，誰肯不申辯，怎能默默無言呢？』

沈修士這樣被人攻擊，受人妬忌，直到修院裏，一直到死，常常遇到的……！

還有一回，已在修院裏，沈修士又爲難了：當知在我們修院院規上，有一條說：

『倘遇重大事件，有關公衆利害的，各修士都有上達的嚴分……（拾，八）』。這原

爲大事情說的，爲完美修士們的德育設備的……。所以你偶見同院中，稍有犯小規的

事，這本不是人性柔弱的所致，而且有時，也不能算是過失。因此就算你有長上的切問

，知道的說不知道，也不是撒謊。要看你該說不該說，說了爲那位同伴，有益無益呢

……？不過這種事情，易言難行，實施起來，很多解決不下的。爲此在前面那條院規

上，就急忙加足一句說：『實行此事，該先求聖神光照，倘遇萬不得已，也不妨去就



正神師，然後定奪從違……』。看來沈修士當時，還沒有完全明瞭；——爲了他的本性是誠直的，只知道說謊是有罪的，寧死不可犯的，他又定過堅志，要完完全全地聽命守規（可參看他的神業日記）：——所以他心裏想說：『這般事情，長上不問，不該說出，倘然有長上切問，則宜聽命，從直說明，這般做去，爲雙方都有利益，不然倒是不聽命，而且又有犯說謊的危險』。或者至少因爲他拿這些事情，認爲重大些，看算是應當做的纔去做了……。到底究竟當時他心裏有些什麼意念，是怎樣決斷的，那事的成效預料過沒有……？我們都不得而知。知道的，是沈修士在修院裏，出於好心，對於這個問題，又直爽一些，當時的論者們，就說這是他舌長的真憑實據，益加堅信無疑了！

但是沈修士覺得好果不生，反大傷友誼之情……。到底木已成舟，一時又尋不到別的補救妙法，只好以德報怨（參看一九二七，一二，二八，的神業日記），暗在祈禱中，爲那些神兄，虔誠地代求；或許也拿日常事工來，爲他奉獻過了，爲此到他死

2

病得

的辰光，在他良心裏，爲這些事情，一點兒沒有覺着什麼不好交代之處，因而一句也沒有題及什麼……究竟沈修士，這些暗中報德，爲那位神兄做過了沒有？誰都不能知道，到底無論怎樣，他在終時，這事沒有題過，那是確切的……所以他的死，死得極平安，一些兒畏懼不寧的態度都沒有……這是我們親眼看見的事情，是不能懷疑的。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號的深夜裏，沈修士忽睡夢驚醒，覺得腹部劇痛，直至天明，不能成寐；他便拿了念珠念玫瑰經，再拿枕邊苦像來，不住地用口去親，痛到十二號的早晨，恰好那日正是他至友蔡修士死後的一週月，修院裏爲他獻彌撒，唱追思；沈修士怎麼捨得不去參與呢？於是他忍痛起身，幸虧直豎起來，腹痛倒較輕些，故能爲死者望了一台彌撒。

彌撒後，進病房臥床休息，但不多時，又覺得痛起來了；因此掌院神父，令他往徐滙公學，去見德國醫學博士何理中醫生診視。那知機遇不巧，適逢公學月假，醫生沒有來校，仍回修院病房，靜靜地養息；那天全日，他不覺得大痛，至少沒有見他顯

現出來，但在他與來探病的修士們談話時，曾指示手中的苦架，向某修士說：

『和耶穌整天的密談私語，倒覺得很有趣味……！』

3

進住醫院

一到晚來，仍舊是全夜不得睡眠，及到十三號瞻禮六，望彌撒領聖體後，因院長的命，便叫他到金神父路廣慈醫院診驗，他在動身之前，拿自己的書案和一切自己的東西，整齊整齊（這件倒是他平生難得看見的行爲）；至於和人們來往的東西，還的還，收的收，弄得一清一楚，真正好像遠行久別地一般；而且向旁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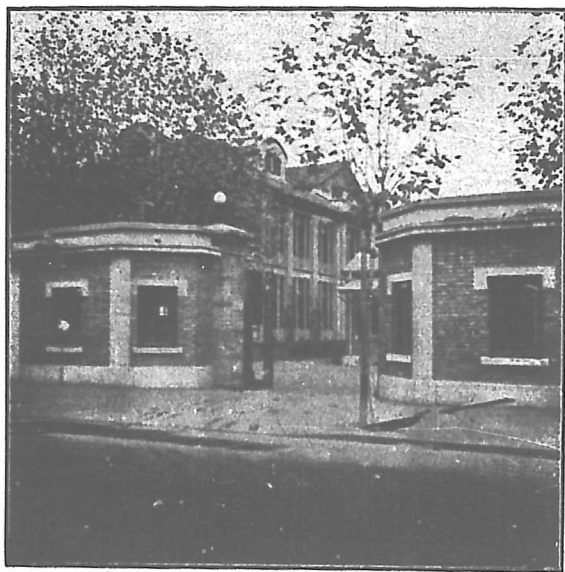
『誰也不知道我，一定能回來呢……！』

有多少神兄們，尤其是和他同級的，都覺得有一種特殊的感想，當衆修士送沈修士出修院門口，只聽見他用很誠懇的話說：

『神兄們！再會罷！請諸位代禱呀！我想靠不住呢！……』

這就是他和同院修士們，末了一句話，也是末次的作別！於是一輛黃包車，從小

九十



廣慈醫院之頭門



廣慈醫院病房之一角

修院門口直送到醫院裏去了。雖則經過堂家西轉公學後面，由家住的一邊走去，稍覺遠些，然也很便易的；但他並沒這樣做，竟然不去報告家人。或因他不願去驚擾他的親戚，也許是沒有想到的緣故。到底他『神愛犧牲』的觀念，諒想那時，當然沒有全忘掉。一路在黃包車上，進醫院，直到去世，他所感覺的，念念不忘的，就是這個『神愛犧牲』吧！但他當時，外面一些沒有表示出來，誰也不得明悉牠。不過見他的面容，比衆平安和悅，毫無一些憂懼罷了！

先是，在那個月的五號瞻禮五的午後，沈修士曾同別的兩位修士，趁着修院假日，從龍華百步橋步行到醫院，去探望同院某修士的足疾。當他們進醫院時，那位生病修士，正好在我的病榻邊閒談。我見三位修士來到，便道謝了他們的厚意，端出棧來請他們坐，並且玩戲地笑着說：

『當心呀！神兄們！上主日瞻禮五（十一月廿八號），我來這裏，爲探望這位修士的病，過後兩天，瞻禮七上（十一月卅號），我即來此……！今天你們也來

這裏，探望我的病了；小心些呀！再過兩天，不要也有一位和我一樣，效我尤

而來這裏呀……！』

他們三人都仰天大笑……那知我的嬉話，竟變成了預言，見諸事實了！相隔纔八天，沈修士也來到醫院裏呢？記得沈修士到醫院裏來，是十三號瞻禮六早上的七下五十分，他先闖入我的病房，我正在榻上睡着，我聞腳步聲，就驚醒了，連問幾聲『爲什麼？』……『爲什麼？』只見他在藤椅上急放了博士袋，轉身就向外走，連聲回問我說『姆母呢？（姆母兩字，是滬上修女的道稱）……我來看病……！要見醫生……！那時他已經走出房門，去尋姆母，我不能再細細地問了。一會兒，那位和他同院的生病修士，足傷業已痊愈，准定那天的午前回去，不過還沒有動身。一得消息，就到我病房裏來，我請他探視行李皮袋，帶了衣衫麼？他說有的，才知道他真的要來住醫院了……！及他見了姆母，經醫生診視後，知是小腸氣的一種，不很危險的；但當從速開刀，命他不要吃任何東西，臥床靜待，到明天早上就要開刀。姆母們爲他打電話，

請命修院院長，說明病緣，必須開刀。他也在病榻上作書，致信他的父母，求他們允諾；將托那位病愈回院的修士帶去，轉給他外學堂讀書的小弟，放午膳時帶回家中。旋因姆母們，命他睡平，不准坐着寫信；他就授意給那位修士代筆，末次寫信給那主徒會的族叔（是他前日的護守天神），告訴說：

「……蔡仁高神兄，已於十一月十二號，安眠於主，殊堪惋惜……！我於前夜，下腹作痛劇甚，竟夜輾轉不成寐……；昨天瞻禮五下午，照常往晤院長，院長叫我今晨來院診治。昨日，昨夜，今日，不覺大痛；不過醫生說：「這是小腸氣，應當開刀」；大分是明天就要開刀。雖據醫生云：「沒有什麼危險的」，但開刀究竟……！（這裏有幾點黑點）所以請你爲我所求，大大地祈求，另外求主，叫我能樂受這個痛苦，叫我因此能更與主結合。「勿棄我，勿許我離背」！使這疼痛，爲我是有益的病痛……待我全愈之後，再行通告，（盼望不出三星期）……」



念了上邊這封書信，便知道他當時，對於開刀，並非不覺得可怕……，並且也盼望着不久就要好的……，不過轉上超性爲頭，拿自己欲司，全燔地犧牲去，只求着翕合主旨罷了……！

沈修士家裏的人，尤其是他母親，見他近來強健得多，一個小寒熱也沒有發，雖見他仍不肯多穿衣服，倒也不見感冒什麼風寒，就聽其自然，不加勉強。他們正在喜樂着「今年勝舊年」的時候，那知剛要吃中飯，小弟放午膳回家，把他往醫院，要開刀的急信帶來了……！他的雙親，一得這信，飯也不吃，立刻乘了二輛黃包車，跑到醫院裏去訪問。

我們此地該注意着：好天主要我們看穿世上福樂的虛假，慣常安排人們，在那一種處境裏得喜樂的，就在這個處境中致憂苦。請看同在貝當路西愛咸斯路上，同是黃包車的飛輪，爲沈修士的雙親，在兩年半前，輓得何等眉展心花開的，這一次，可是景非昔比，懸腸旋繞得不停了……！

他父親問知了病情，立時許諾，而他的母親全不是這樣。雖經沈修士的理解，「萬事必出天主准許的」，到底說來說去，總怪他的少穿致病；提起開刀，千言萬語，她終是說「捨不得」：「有危險的」兩句話。雖他說「天主安排，長上有命……」的話，舌疲唇焦地勸着，要求着，直到日落西山的時候，還沒有得到她的允許；因為我在隔壁病房裏，在五點鐘後，還聽見她說着：「我死了，你們無妨的，倘你們死了，我怎樣過呢……？」說得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此次，有這樣地感觸和不放心，捨不得他，為難他……然而她究竟逆不過愛子之情，和聽從他神長的命，動身前，纔勉強答應了他的請求。

那晚姚院長神父(R. P. Yves Henry s.j.)，也從徐家滙來院，勸他以聽命為先。因為又是他的神師，所以預許他，雖則當夜要進靜，到底開刀後，倘有緊要，儘可用電話喚他的。那知這話，也成了事實！

4

末次  
辦神工

衆人走散了，我到隔壁，坐在他榻邊，談論間，說到我自己，曠課已久，爲神工書，將有大害，他便說：

『好天主是無限仁慈的呀！聽神工時，無論什麼罪，都能救的！神工書，又何必這樣苦煞人呢？』

我答應他說：

『神父猶如司法官，不明律法，怎樣斷獄？而且又是醫生，還是神師，倘然不學無能，不識疾病，怎樣可以對症下藥，指點人道路呢……？』

後來姆母替他請位神父，聽他的神工（這位神父本是耶穌會初學神師，很有聖德的名聲，姓文，法國人 R.P. Louis Houitte s.j.，因毒疽發背，三年不能仰臥，常常忍耐著，那時正好在院中養病，直至一九三一年四月七號早晨，功全德備，去世升天），沈修士向來認識他，尊敬他，這次神工，倘不是終身的總告解，至少是預防不測，所以很鄭重地辦的。姆母們因醫生的命，不准他去與祭和領主；這事他很覺得難過，

我那時在旁看見了，便勸慰他說：

『聖教會裏，是諸聖相通功的，所以我們的望彌撒，我們的領聖體，便是你的望彌撒，你的領聖體；而且我也誓許你，明朝專爲你望彌撒，專爲你領聖體罷！』

## 5 開刀 耐苦

十四號是他的開刀日，我在樓上小堂裏，望了彌撒，謝完了聖體，走下樓來探望他，又慰勉他幾句，纔回到我自己病房裏吃早飯。約在七點五十分，我的早飯還沒有吃完，有兩個院僕用藤榻抬着他，到大開刀間裏去。當他們繞房轉，在我病房前的走廊裏經過的時候，我旋頭一望，瞧見他雙手捧着苦像，白被單裹在身上。他就高聲向我說：『修士！……』我也回答他說：『我爲你念玫瑰經……』

過了一會，他的父母也都到了，因爲不准往開刀間裏去，就在他的病房裏等候着。可好他的雙親，知道在那開刀間裏，也有家族中小叔沈君伯康，震旦大學的醫學博士在場，總占便宜的，就覺得放心些了。直等到九點三刻，纔見抬回，安臥在病榻上。

，悶藥性還沒有全去，一無知覺，好像睡去一般；姆母們要寬慰他的雙親，命人把開出來的東西，拿給他們觀看。由他父親親手，從藥水布裏撥開，那時我也見得鮮血淋淋的精肉一塊，好像四兩多重的一塊牛肉……；爲此他的小姊（一年前求進仁愛會的，長上正派她在廣慈醫院裏做初試，醫院中人，慣常稱初試修女，叫做『保守姆母』；她在前夜得了信，也來一同求母親，請得開刀的准許；另一方面，也勉勵她的大弟，忍受病苦……；此刻又來，勸慰雙親），一見了這塊肉，便嬉言着向雙親說：

『這個東西，是可以當菜的；拿轉去燒來吃罷……好了，完結了……，不礙事的……！』

及到十一點鐘過後，悶藥性稍退，沈修士纔漸漸地甦醒轉來。他一見父母們在旁，侍候着他，淚珠兒就不由地奪眶而出，弄得一時有話說不出來，父母們眼見他醒過來了，也益加放心，以後知道他刀口覺痛，又畧畧安慰他幾聲，便都回家午膳去了。中飯後，我應到樓上去拜聖體，因此繞道兒經過他的病房，去探望他，眼見他一付睡

眼，似醒非醒沒精打采地望着我；我便畧問他幾句，就走開了。不多一會，他的母親又來醫院，伴他到五點鐘纔回去。待他母親走了以後，我又去探望他，問他現覺怎樣？他答說：『開刀處好痛呀……！』我就指給對面壁上的十字架，勸他想念耶穌的苦難，他總是『唯唯唯……』地允諾着。原來沈修士所住的病房，是第四坎樓下五號三等房間，一房三榻，都是頭在西，腳在東的；沈修士臥的，是在南邊最外的一榻。東壁正中，高懸一座十字架聖架，頭稍左側，就能看得見的。

沈修士素來有個中號的銅苦像，本是某修士送給他的禮物，他常拿這個禮物，攜帶在近身，或放在枕邊，或置書案上，時常口親牠，注視牠。總之一句，這是他隨身帶的寶物。就是放假日，或是旅行去，還不忘帶着。這次帶來醫院裏，自從開刀前，一手緊捻住牠，別手又持了念珠，時常繞着這個十字架，雙手同捧着，學聖若翰伯爾各滿的樣，直到死去，沒有放棄牠。（他的父親，感他的酷愛這兩件聖物，便在死後，也給他手捏着，一同入棺去……！）但他每覺得開刀處劇痛時，就見他拿捏苦像的

手一擎，再三再四地，自言自語着一句辣丁話：「Aut pati, aut mori」譯言『或受苦，或死亡！』這是聖女德肋撒的一句格言。

等了沒多時，他又囑我替他念玫瑰經，我因拿失音的緣故來做推辭，他就答應我說：『我要靜心聽，輕點念，不要緊，勿高聲』；及到三遍『亞物』，方才念完，我正想念全十五端玫瑰經，就開始念：『歡喜一端，天神朝拜……』這句經還沒有完，他立刻用嘆息口氣，大叫一聲說：『痛苦一端，耶穌山園祈禱！』這樣看來，他一主日前，揀聖像的意思，在這回上，益加顯著了。念完了痛苦經，他拿一手裏的念珠，向別手裏的苦像，繞了幾圈，一同併捏着，也口親了多回。看他的神氣，彷彿很疼痛的。到了耐不住的當兒，常命侍候的僕人，帮他翻翻腿。我看見他這樣神情，便爲他念了幾章古聖若伯傳；他就現出更感激的樣兒靜聽着。直到他的小姊，公餘之暇，再來探望他，我纔離去了。

夜飯後，我再去探望他，問他有些什麼？他說：『痛苦仍舊：！不過口渴更難熬

……！』按照親身經驗過開刀的人們說：『在開刀後，除掉刀口覺痛外，要算着口渴之苦最大。』因為什麼都不可飲，只備些清水，濕濕口，潤潤唇舌是了……！我又勸他，該想架上的耶穌的口渴，他也『唯唯』首肯，而且又不時做效吾主，『我渴：我渴……』地說着。我見了，又極願寬慰着他，便預許明朝，再爲他望彌撒領聖體。姆母們見他真正苦不可耐，不能假寐，就給他吃一些咽藥水（名Bromure 卽安神藥水），於是他在這夜裏，纔能睡了幾刻鐘。

6

催父

回家

到了十五號主日早上，我望好了彌撒，謝完了聖體，重新去探望他。知道他仍是口渴得極；但是按着姆母說：『要進滴水，應請醫生的命，』所以只好再安心些忍耐着。到底看他外面的喜樂，仍然不減，像沒覺什麼似的，不過在每次洗口前後，總能見得他拿極誠切的神愛注視，向那掛壁苦像送去着。

後來開刀處的苦痛，已較好一些。到底他又覺得有些氣悶，——那知道這就是他要死的預兆呢！——爲這緣故，着我給他開開門，我便拿姆母所說的，『開刀後，切忌



寒熱』的一句話，來拒絕他，他答應我說：『稍須開開，我拿雙手放進被窩裏……！諒來不妨礙的！』

當時我想，一房間，三病人，全夜關閉着；再加上伴侍他的院僕，氣悶自然是免不了的。可好室內走廊外，還有一層玻璃窗緊緊關着，不妨暫拿內層的玻璃門，稍開一會，諒必沒有大礙的，就允准了他的請求。

歇了沒有幾時，他的父親，獨自又來探望他，直伴他到十二點鐘，還沒有離去。及到午後一刻，沈修士說要睡了，要求他父親回家午膳去；原來他的父親，和他的母親約定着，『她沒有到，他是不走的』；所以他說：

『你要睡覺麼……？——言外是說，再好沒有了！——好！我到外邊走廊裏，念報去，你睡罷……！』

他又催促着說：

『你在此地，我是睡不了的。』

忽而  
變病

睡覺，這總是好憑據，所以歸路上，也不至於很放心不下。

他父親的回家，怎樣路遇母親，怎樣着她回轉家去，我暫且不提。只講病榻上的沈修士，見他父親已去，就想安枕而臥。那知道睡去還沒

他的父親，又安慰他說：

『你放心安眠罷……！我給你，玻璃門關好了……！』

他急阻他說：

『不要關門……！氣悶得很……；你快去吃飯罷！』

他的父親，被他這般地急催，便不得不吐露真情，說明自己，爲的是要等待他母親的到。沈修士始終堅決拒絕他說：

『我很平安，不覺大痛……，今晚叫媽不必來；我想熟睡些……。明天媽全日伴我罷！快些去，怕她已經動身……。』

他的父親，被他這次最後的催趕，只好離院回去，心中雖則不忍；但是想到他要

有一刻長久，頓覺氣悶異常，連呼吸也覺得難了；便叫侍僕到東隔壁病房裏來喚我去。那時已午後一點一刻左右，我正在吃午飯時（醫院習慣：三四等和普通病房，是午正開飯的，頭式等則在午後一點鐘），吃得好忙着；院僕見此情形，便躊躇不前，不做聲。那時我而東坐，忽覺背後有脚步聲，就回目相顧；那院僕見我便說：

『請修士慢慢用，吃罷後，走過來，沈修士要見你……』

我見這僕沒有怎麼慌忙氣像，便仍舊接續吃着飯；吃罷了，也不待淨面水的來到，立刻拿濕手巾，揩了揩嘴，馬上就去。沈修士一見了我，便向我說着：『我氣喘了！……』那時我也沒法，仍舊指着那高懸壁上的苦像，勸慰他多忍耐些，爲好耶穌「以愛還愛」着；沈修士聽了我的話，把他的視線，斜射左向，注視那座苦架，又出聲說着：

『吾天主，我愛你……！呀！好耶穌，我切願極愛你……』

於是我就陪他坐在左側，不去拜聖體了！沒一會兒，他又說着：『呼吸覺得更難

了！』果真見他氣息喘極，呼吸很顯短促，我又勸慰了他兩句；便拿出念珠來，只好爲他私自默念痛苦玫瑰經。及到兩點十分後，聽見他極聲叫說：

『姆母呢？……』

我回答他說：

『還可多耐一刻麼？……姆母們現今正在聽道理，不一會兒，就該來的……』

果然不到兩點半，遠遠地聽見腰帶上掛的鑰匙聲，知道姆母來了；我就立刻奔去告急……（按照仁愛會會規：每主日午後兩點鐘時，服務廣慈醫院的修女們，都該到

呂班路總院裏去聽訓話，原來那位看護沈修士的華籍修女，北平人，姓王；因他氣悶

，怕他變病，便請了長上許諾，不往總院去聽訓話，單在醫院小堂裏，補做些神業工

夫……除掉她在飯後一點鐘左右，院僕還沒來喚我之前，已給他打了一針強命針，注

射些「Huile camphrée」樟腦油，爲維持心臟，以防不測……此刻，她又來探望）。

等待姆母到房，一把脈運，就知道已刻不容緩了！便立刻打電話，請了好多位醫生來

院。因爲巴喇斯 Dr. Paris 博士，那時恰巧在家，就應電先來；計他到院時刻，約在兩點四十二分左右。經了好久好久地觀察和查驗，未了兒，他向姆母說：

『這是「Embolie pulmonaire」通肺管閉塞病』：因了通肺的血管關閉，血液湧塞不通，是沒法施救，極危急的……！』

先是，當醫生沒到之前，廖神父 (P. Frédéric Alliaume s.j.) 法國人，是勸慰和管理醫院中，外洋病人靈魂的神父（原來滬城新北門外，洋涇浜天主堂司鐸；常委派兩位神父到院，一位是中國神父，爲本國病人；一位是西洋神父，爲外國病人；每主日逢瞻禮二四六，是輪到西洋神父望病，瞻禮三五七，是中國神父來院，主日上是不規定的）。這位廖神父，那時正好從東邊，隔馬路震旦大學裏來，路過我們第四坎中國病房，被姆母瞧見了，便去向他說明，正有一位重病修士在；就請求他稍留片刻，以備需要；廖神父乘便進房，見沈修士心志平安，意念超然，便敢放心大膽，說明病勢，叫他經理靈魂大事，及早預備妥切。並且詢問他：

『要緊辦神工麼？』

沈修士驟聽這話，非但不怕，還好像得一個天使報喜信，神樂異常，幾乎感掉淚來，在他的眉眼間，都可以見得的。就從這個上，我們能够估量，他的修成，已到了什麼地步……！當時他單單回答着說：

『辦神工可不必，開刀前晚，我已辦妥了……』

神父再問：

『終傳要麼？』

他又答說：

『現在我覺得還有些力量，尚可稍待一刻呢……；不過，最好爲我去請姚院長神師來院。但求神父，也切勿遠去，倘到危急時，爲我就送聖體……！給我終傳……，好麼……』

那時還沒有明悉前面實情的性急的我，只在病房外邊走廊裏，東西亂走着，也常

常來到他病房門口，從玻璃門和百葉門隙裏，瞧瞧望望，一心切願知悉他的病情，苦得無從插話，但看那巴喇斯醫生的愁眉觸額，和姆母們的慌忙氣像，再三急打電話，別請內科專家亞囉 Dr. Arraud 博士，同來商議，確定最後辦法；早已料到，這總不是個好預兆……及見廖神父出房，便去向他詳問，纔知細底，頓時我覺得心頭亂跳，千思萬慮，潮水似地湧上心頭，不住地自忖自度着說：

『不要是今天早上，開了門，着了冷麼？……不要是醫生准飲涼水，飲得太多麼！……修士呀！你究竟爲了什麼呢？……』

至於飲清水（過後才知道），其實沈修士，仍本着犧牲精神，只飲兩三口，還沒有飲到醫生的准量；怎會太多呢……？後來趁個落空，進房去見他，緊握了他的左手，目不轉睛地注視他……，立時一陣心酸，淚珠直湧，無話可說……！沈修士就慰答我說：

『神兄呀！你何必哭呢？……不是我將升天去麼！……』

8

掌院  
神父  
來到

姆母們聽說病人，願見他的神師院長，也慌忙立刻打電話，請他來醫院。那知搖了好久，還沒有人來聽接，打到第三次，纔有人來接應。因為那時，衆人都到大堂裏，望聖體降福去了。三點廿五分鐘，聖體降福罷後，宗神父 P. Louis Têteau S. J. 先到房裏，在樓梯上，已經聽得電話室裏電鈴響，便急忙去接應，這正是我們病院打來第三次的電話。只聽見說着：

「昨晨開刀的小修院修士，病勢危急了！快請姚院長神父來……！」

宗神父接得急電，就應着三聲：『唯，唯，唯……』；就把聽筒放掉了，急出電話室，到對門去請院長……那知在院長房間的門牌上，釘上一張白紙，大書「避靜」字樣：宗神父驟見之下，纔記起院長在避靜的事來……。只見他把兩肩一聳，說聲：『噫呀……！』旋即翻眼一想，再說一聲：『喔！』就立刻跑下樓去，急向南邊小修院進發……。宗神父路過大堂前，堂場上望降福出來的人，還沒有完全散去；一轉眼間，瞧見小修院的掌院舒公，在鐘樓下石踏步上，正當遊目四顧，要尋覓沈先生，探



詢他兒子沈修士的病情。宗神父一見舒公，就急步上前，說明來電；舒公一得急信，便立時動身，趕往病院去了。而在醫院裏的我們，既得接應電話的好消息，就寬慰得多了。那時內科醫生亞囉博士，也已經來院，互相議定施救的妥方……又等待了好久，從玻璃窗向西遠眺了再三，總沒有瞧見姚院長神父的影踪；而且連得一個來客都看不見！直等到四點二十分，我又在玻璃窗裏遠望，纔見有大修院來望我病的三位修士，遠遠走來，我就開窗招手，表示急速，連問幾聲說：

『院長呢……？姚院長呢……？沈修士不好了……！』

——『是沈則功麼……？幾時來的……？什麼病呀……！』——

我又急問着說：

『院長看見麼……？』

——『不是在避靜嗎……？舒神父來了……！』——

『在什麼地方？』

——「院長姆母處……；他和我們，一齊進頭門的……。」——

原來事到越性急，越多枝節：舒公自從得了急信，已經很慌忙了；再加上他的性急是天賦，所以一刻不能容待的，巴不得一脚跨到病院纔心快。那知道事事不從心：起初急步跑到徐家匯鎮，電車剛剛開過，還在斜角貝當路上可得望見；黃包車呢，見電車沒有來，索價又特別貴，虧得巧，噹噹噹的第二班電車，接着開到了……，於是他立刻搭上，豈知這電車，因早到幾分鐘，等了一下，纔離站開發，駛行得又很慢，而且站站停頓，等交車。到了善鐘路，還被計時員緩留着三分鐘，他真是性急如火！爲此走到醫院，已是四點一刻了。舒公到院，先願會見大姆母，那知又是聖體降福沒完，尙未出堂，又等了幾分鐘……！及到舒公進病房，已是四點半正了。沈修士見他的掌院神父來了，便覺得心中很快慰，喜形於色地向他說：

「我往天鄉去了……！神父呀！凡我有得罪神父的地方，總要求神父寬恕我，也代替我向諸位同院神兄們求饒；我的失禮，缺德，和我一切能做之善功而沒有

做的！神父呀！現今我的心境，很覺平安！我但等天主的聖命來到，我就該動身……！所可惜的一件事，便是我在生，沒有多多地愛主，沒有大量着做犧牲……！神父！請你替我告知神兄們，「該多多愛他，做犧牲，不要憐惜什麼……！我今奉獻病苦，也很甘心地犧牲性命，爲吾可愛的中華，億兆人靈的得救，和全國的歸化……！」

掌院舒公，聽了話，也禁不住流着淚，回答他說：

「你到了天國，莫忘爲修院同人轉求，也爲他們的掌院求着……！」

沈修士便『唯唯』地答稱說：

「那是一定的，我將爲他們逐一地代禱……。」

神父又說：

「你既離開我們獨去，還該許我，到了天上，虔求聖母，賜我們的修道人數增多；爲代替你一個，至少要添十個……。」

沈修士聽說這話，一句也不應，只見他的臉，現着微笑地態度，再閉眼默會了一下，纔開口回答說：

『我該如命……到了天國，要求聖母賞賜罷……！』

## 9 領 終 聖 事

沈修士說完了話，舒公便到樓上小堂裏，供聖體來。當那吾主聖體到房間時，他爲的不能起身下跪，就只畫個十字聖號，和點着頭，當作致敬；及到該念：『籲告吾主……』時，他就高聲念着：『剛非歹奧晒……』  
辣丁文的籲告吾主經。他那時念的音調很清亮，字句極停頓，逐一體味着的；爲此他比別人念得較緩……  
沈修士這末次領聖體的熱心，到了什麼地步，那自然不必多提了。臨終聖體送畢了後，該預備爲他施行終傅聖事。我們說起的那位西洋廖神父，也常站旁邊；就提醒他善備妥領這件人生最後的聖事。沈修士就求着說：

『請神父給我講解，扶助我領受這神恩！』

當廖神父爲他解說的時候，沈修士只口口聲聲地答着『唯，唯，唯』。舉行終傅

聖事時，所有該答的經文，他也隨了輔禮的人同念……；到末了兒，也是他親自求放臨終大赦。看他那時的神氣，自然得萬分，一點兒沒有現着驚慌畏懼的模樣……！

10

# 家人來院

他的在廣慈醫院的小姊妹，因為在初試，按照會規，每到主日下午，不往呂班路總院，然該到本院大姆母房間裏去聽訓話；及到訓話聽罷了，就到醫院小堂更衣所裏，幫助預備聖體降福；沒有長上准許，是不能去望病的。所以她大弟的變病，氣急，垂危等等，一點兒都沒有知道；而且她是夢想不到的。及一得凶信，立刻來房，已是她的大弟在高聲唱念『剛非歹與哂』時了。這時的，只有在旁暗哭着，那『啾啾』之聲，引起全房間的人們，也不禁同感掛淚；已不像昨天的她，能寬慰雙親說：『拿回去，燒牠來吃……』的可比了。等到他聖事領畢，聖體謝完，沒人在了；她走近床前，只對他掛淚哭泣着無話可說。沈修士一見這樣，便安慰她幾句；又向她說：

『你願修道，該當『全守會規，常聽長上的命』，修道法門，盡在乎此了。』

當那三位大修院修士剛才到，舒公還沒有進房，醫生們正在會商辦法，我們那時都是靜默默地相對着，愁着，看着……只見得病人的呼吸，一口短似一口，快見終期要來到……，纔覺得他的家人，一個都沒有在場；再回到電話難通，就此專差個院僕，踏了一輛自由車，飛也似地西去，會問小修院的門人，傳報到修士家裏去，快快叫他的雙親來院……。

話說他的父親，從午刻被他愛子修士催走後，纔回家去。剛到徐家匯徐鎮路，還沒有到自己屋門前，他的母親，已經換衣走出門外，及相見說明之後，她也退回去了。及到午後三點鐘，望完了聖體降福；他的父親，就往小修院，去報告平安情形，在頭門上等候舒公；待了好久好久，還沒見他回院；纔去進見學長，在散心間內，爲同窗修士們，備述開刀後平安的經過……說得還沒一刻，從醫院來的報信人，已到修院門房，急問門差沈修士家的住所，要告知變病垂危的狀況；門差就傳言給引領體軍散心的那位張修士，張修士進去再轉告他的父親說：

「醫院有來人，等在頭門上，願見先生……；據說沈修士的病已稍變等情！」

於是沈先生就立時出去問知實情，就兩步併一步地忙回家去，告知他母親；他倆立刻喚車兩輛，飛奔病院方面去。看那去路上的人力車，仍在貝當路西愛咸斯路上駛行……；但這次已餘光將盡，愁雲密布，真是『憂痛斷肝腸，灑淚沾車輪』的，更不像兩天半前的情景了……！多麼淒慘呢呀……！我們在醫院裏，等候到午後五點二十分，纔見得他們在人力車上下來，都是含着淚，進了病房。一到房裏，先向顯靈聖母和聖女小德肋撒的圓像，雙膝跪下，各自獻願，為他們愛子的死症，切望轉機；他倆這樣求得很久……當他父親，還跪在聖女小德肋撒像前，沒有求罷；他的母親，先自起身，去見她的阿小。沈修士眼見他們這般動靜，很感覺到心痛；他心內也巴不得立時疾病離身，以慰雙親……到底願望終是個願望，自己仍舊氣喘喘地躺着；一會兒，他勉強振作精神，平心靜氣地撫慰他們說：

『你們不用哭，我真是很有福的！你們該當替我感謝上主，賜我一生無數恩寵』

；我到天鄉去，要爲你們求天主……你媽呀！不用哭，要大量些，該把我當作犧牲看，奉獻於吾主聖心……這是他的聖意如此，要你聽從的！」

他說完了，就命我們爲他念送善終經；因爲我們一時尋不到經本，只好爲他念串痛苦的玫瑰經……到底不時也聽見他吟哦着：『主子呀！我愛你』……『或是受苦，或是死亡』的幾句辣丁話經文。

## 11 神 師 到 院

我們都知道：「時到急來亂紛紛，主要事件，往往忘却得乾乾淨淨」前邊差遣的院僕，只想到要報告他的雙親；並沒有記憶到院長神師的不  
在場；把他願見神師的話，完全忘掉了！等到五點一刻，當他的父母，還沒有到院時，病人又提起院長的名字；到了那時，大家纔醒悟過來，互相商議，特派兩位來院望病的大修院士，乘了二輛黃包車回去，叫他兩位親自上樓敲院長房門；即  
不見答應，也該開門進去，說明理由，請他快快來院，兩位修士去了，那知機遇又是不巧：爲的他倆一到徐家匯耶穌會間，就急急直上，敲擊院長房門；果真不見回應，



而且門又鎖上，不得開進，就是急敲，也是徒然，裡邊毫無音響……抬頭望去，只見門牌下邊，釘着一張『避靜』字樣；避在那裡？絕不說明！當時那兩位修士，東訪西問，尋找了好久，纔知道院長神父，住在初學院裡避靜；於是同去尋見，說明來意，請他快去。院長一得凶信，急忙攔帶臨終苦像，乘了汽車而去。一路上默默虔求上主，只望來得及會晤沈修士，並沒記憶到兩個月前，奉獻『神愛犧牲』的故事；院長自己，也親自承認着：

『那時沒有一種情境，着我記起這件事來：譬如他患病的經過哪！忽而的變危哪！！都不足以使我記憶什麼；就是他告知我的密事，我和他同做的九日經，我給他奉獻的許可，我爲他特獻的聖祭……這些事情，那時爲我的記司，都像水面上寫的字，石板上澆的水，一些兒痕跡也不留着！直等到沈修士入木的後一天早上，我在跪凳上做默想時，忽而像得神光一道，把那一切一切的情境，纔都記憶起來呢？！』

諒來好耶穌要拿賞給沈修士的秘密，深藏得一層不漏，應允他日誦經中『藏吾於聖心中』的祈求了。這事原來和小麒麟所講的『秘密事』，只許有兩人知道，不容第三人參與其間的，是一樣的道理罷！

等待六點十五分過後，院長神父纔踏進病房，沈修士一見這久已渴望的神師，真是比見慈母，還要過三分；他的神樂神慰，不由地一時交集起來。他對院長所說第一句話，是切求着：

『寬恕過失，特地爲交課卷的遲緩，和在某位中文教員前的失敬……』

院長神父先慰藉了他一下；然後才指引他誦經虔禱，幫助他預備善終，揀他平日最喜歡誦念的經文，提念着，助誦着……到了那時，沈修士就現出一種出奇的熱心，以致見的聞的，各自掉淚不止！院長念的（都是辣丁文），第一是聖依納爵編的『懇祈吾主耶穌基利斯督』，沈修士就隨着默念；念到『藏我於聖心中』句，沈修士便出聲單獨地重念一遍；念到末了幾句，他就更努力地念，句句響亮，好久體味牠……

尤其可特別注意的，是他每節經文，念到『於無窮世』，或者『及無窮世之世』一句，沈修士必定是大聲複念一遍，或是比神師趨前先念着，更有好多次，高聲連唱幾遍，這必定是他的得意句子，或是他最動心的一句。院長念完了第一遍經，便續念聖依納爵自撰的奉獻誦：『吾主天主，請爾納我自當之柄』，沈修士就重新奉獻自己。以後院長神父又念：『吾主后，聖母瑪利亞，我自今日至於死候』，和『申爾福，天主聖母，仁慈之母』等等；沈修士對於聖母，所發的孝愛，依恃之情，更其是不能形容的。到末了，神師剛念第一句話：『呀！耶穌！我愛你！』沈修士立刻直聲迴答地續念着說：『爲的是你，先愛了我呢！』及到聽見神師提念着晚經的話說：『*In manus tuas, Domine...*』『主子呀！我拿我神魂，托付給你手中罷……！』一句，沈修士索性忘却他自己，是在病榻上將死的情形；就大聲高聲地唱得出神；尤其是唱到『眞實之主呀，爲的是你來救贖了我呢！』他用極尖銳，極抖動的音調，把在場聽者們的心，個個一劍刺傷，沒一個能不因而涕淚交流的……！

12

## 施救 無方

醫生們互相商議了多時，竭盡心力，要尋個挽救的方法；結果是毫無所得，只有打救命針，和注射鹽水針，用壓力法通血管，盼望萬一有效；那知注射再三，打進鹽水幾立脫爾的多，徒增他的氣急，於血塞毫無見效

此外還試用多法，也是徒然；到末了，遂放純養氣，送進病人口中，也不過能稍稍延長生命，和略減些痛苦罷了……果真醫生們，都是竭力挽救，此去彼來，把那天的星期假日，反都弄得極忙了。連那位桑德禮博士 Dr. Santelli 前天的開刀主任，昨晚回家，也感冒着風寒，發起三十九度多的虐病來……到了星期日晚上，聽說病者垂危的急信，抱病來院；爲的是要查驗開刀處，有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記得這位博士到醫院，約是七點廿分；他一進病房，便先把手按脈。沈修士便向他說：『醫生呀！我眼已是什麼都看不見了……』在旁有給修士送養氣的那位姆母，原籍英國人的，操法語戲答他說：『明明這是醫生，你認識的，怎麼你反說：我眼已是什麼都看不見了呢……』沈修士也只是『唯，唯，唯……』地回應她，並沒添說別的話。經醫生們仔細

驗查之下，的確他的刀口無恙，可是血管閉塞，倒成了致命之傷，已是沒法救援了！不過修士的父親，當時手提一把電燈罩，不辭勞苦地上上下下，樣樣去幫着醫生忙，他還是滿心的希望，希望的是得救他的生命呢！——尤其是在他母親的心理，盼望得更加懇切；當醫生們來驗刀口時，她站在隔壁房裡，在顯靈聖母的圓像前，又跪伏了好久沒起身，說的是這一類話：

『聖母呀！聖母呀！救救罷！救救罷！』地哀求着。

至於沈修士的德容道貌，處處發現出起敬起畏的樣兒。醫生們，自從起初，已都感覺到這點……；及到這臨終永別，性命交關的時刻，還是見他一樣地心平氣和，依舊地忍耐着，歡笑着，平安着，『唯，唯，唯，』地惟命是聽，事事服從，而且顯現出一種可親可愛的儀容來。醫生們見了，便不約而同地向姆母說：

『這位青年，定是非常人了……！非然者，為何不像別的青年病者呢？』

### 13 遺訓

等待醫生們走散後，沈修士便專說臨別的贈言：他先提起在浙江舟山

的大姊，她是個仁愛會修女，修士和她，有過許多很熱心的通信，可惜原稿都已遺失了！以後講論到在松江讀書的八弟，他是修士很愛慕，很在心上的，常爲他代求的，末了又說到長兄的名字，切願見他一面，有話要說，先是約在七點鐘前後，病人已提起過他，早有人往盧家灣東邊，離醫院約有三里路程的場所，去喚他過來；他的長兄，連他大弟患病，住醫院的消息，還一點兒都不知道；那裡意思得到他，即刻就要永別呢！爲此他長兄一得急信，撥忙就走，大約是七點半鐘到的，醫生們都已散去了，正在修士上氣接不到下氣的辰光，沈修士聽說長兄在前，便張開一付有光無彩的眼睛，注視了他，打起精神，再用一片很誠懇的情話，一句一斷，半句一頓地說着：

『大阿哥呀！大阿哥！現在我該去世……我有一句話……要向你說……；你該聽我的吧……！大阿哥呀！大阿哥！你要聽我麼……？』

原來他的長兄，忽遇這夢想不到的變故，已經是心酸萬分；現今又受這翻急問的打擊，促迫得不停，自然要淚珠直流，哭泣得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來。只因父母們也在

旁催促，着他答話；他就出聲哭了，再勉強答說：

『大弟有話，總該聽的……！』

沈修士聽了回音，便說：

「大阿哥呀！無論怎樣忙，主日彌撒，總該去望的！天主面前要熱心……你該完全守好四規十誡……，平常日子，望彌撒，領聖體，也要多一些……，同嫂嫂要和睦，同媽要常常敬愛……大阿哥啊！我不是話壞的……；但照你們的本分該應如此……大阿哥呀！大阿哥呀！請你聽我的話罷……！」

那時的長兄，哭得更其難堪，連帶一句話都答應不出！在旁的小姊，又問他說：

『大弟弟！還有什麼話麼？』

看修士當時，吃力得很，只說：

『我的話……，沒有了……；現今我……，但等着好天主……！來收我靈魂去……！』

接着的，是一陣靜默。那時他頭向左面，雙眼緊閉，好像睡覺一般……；忽而睜

眼一瞧，看見母親，跪伏床左，哭得不成樣兒，便向她說：

『勿要哭……！媽！有什麼難過呢……？』

他說了這話，頭又向床右邊轉去；我在旁邊，已瞧見他一雙亮晶晶的眼睛，堆滿了淚珠兒了！沒一會兒，他從新振作精神，轉向着母親，毅然決然地寬慰她說：

『到底媽呀！在世界上，越是苦，越是好呢……！』

後來修士又看見我們，個個面向着他的病榻，站立着，一聲也不響，便勸阻我們說：

『諸位呀！你們怎麼都是站着？我那敢再這般騷擾你們呢！請諸位各自去安歇罷……；明天你們都有本分該盡的……！我覺得要睡了……！』

我們雖都答應了他一個『諾』字；其實那一個捨得離開，這萬分危急的一刹那呢！所以大家仍舊侍候着他，直到氣絕。這是他末一句的話了；這句話，使我們興起感恩，愛人，和重看本分的好意念，給我們遺下的印象，真深刻呢！從八點一刻鐘，



說了那末了一句話以後，到他氣絕，還有三刻鐘；只見他疲乏得很，眼也失了光。有時呼吸很平均，好像熟睡似地；有時呼吸急速異常，姆母們連忙多放着養氣，助他呼吸，但這事不過是稍延時刻罷了。那時廣慈醫院的大媽母，也在房裡送終，我們好多次聽見她說着：

『神父呀？我懂不到，爲些什麼？這位青年修士，竟然要求着去世：！開了的刀口，業已查驗過，沒有致禍；而且這類的開刀，是很平常的事，原來不會有生命危險的：。』

『要求着去世麼？』按着字面照做，那恐未必的，到底他的奉托已命，謹承主旨，這是一定的；而且他以前在十月十七號，奉獻過的『神愛犧牲』，到這病重時刻，在他腦海裡，必定懷念着，切獻着，這是無疑的。那時候他既明明知道，所獻的『神愛犧牲』，已蒙天主收了；因此他每次心臟的跳動，和神靈的每次呼吸，也很親密地祭獻着，所以他常說：『好耶穌！我愛爾……』；『藏我於聖心中……』云云；這不是他

臨終時，常懷着奉獻犧牲的證據嗎？又稍等了一會兒，勿見病人猛力起坐，旁人急忙扶住；他說要人給他『解衣』……，這是他胸部難過的緣故；我們但爲他增高了些枕兒，仍然使他臥着，他也並不勉強，睡下去了。又沒幾時，他的嫂嫂引着姪子輩，也趕到了；她雖大聲地呼喚他，終不見他回應，諒已失掉聽覺了。

約在八點四十分左右，我們都聽見他『耶穌……！耶穌……！』地操法國語

## 14 安然 長逝

喊着……；手足都發抖了，呼吸更爲難，而且長短，更沒有一定了。在旁的胞姊，拿着一張聖女小德肋撒像，給他親親，提醒着求她幫助；當時院長神父，常坐病榻右邊，靠緊他頭部，拿修士平日喜念的經文，仍不住地提念着；他的父親也拋却了自己的憂苦，打起好教友該具的精神，彎着背，俯着肩，也不住地用很高很大的聲音提他說：

『濟利祿呀！求耶穌瑪利亞若瑟，救我……；』護守天神呀！求你快來保持我罷……！』仁慈之主聖父呀！求你看在聖子耶穌十字救贖功上，赦免我一切已

往的罪過罷！」「主！矜憐我：！主！矜憐我：！」「聖母瑪利亞！可愛者母，爲我等祈：！罪人之托，爲我等祈吧：！」

這類的話，提念到足足有幾十遍。掌院舒公，站在病榻的東邊足部，週而復始地常念送臨終經，用聖教名義，懇求天主：；也不時地加念赦罪經，給他赦罪。到了八點五十四分正，當在徐家樞修院裡修士們，都已上了床，剛念過「主子呀！我神付於爾手」的一句睡前經的時候，沈修士的一隻眼，微合着，兩手交叉在胸前，捧住苦像念珠兩聖物，頭微側於右邊，向着神師，臉上現出了微笑，像熟睡了一般，呼出了末的一口氣，離開這苦世界了：。從此我們可愛的沈修士，就安眠於主，常活於主，及無窮世之世；亞孟。《In saecula saeculorum. A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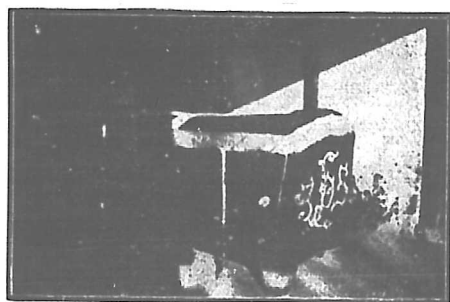
因這沈修士的安死，凡和他有過一面之交的人們，聞耗後都嘖嘖不已。在場者尤其感動；姆母們，個個累得眼邊通紅着；院長和掌院神父的淚珠兒，也不由自主地直流出來。另有一個安南人，在醫院裡幫着姆母，量量寒熱表的，也不知因了什麼

一十二



像聖之持棒前終臨士修沈

二十二



沈則功之士之山樞

緣故，反而出聲着哭得比衆利害，真奇怪極了。至於醫院裡的大姆母，就向人說：

『我親眼見過病死的人，已經盈千累萬，但像這般善終的，實不可多得；在歐西也很少的……』

院長神父當時也向着我們說：

『沈修士的靈魂，畢生平順，真像無風無浪時的太平洋一般……』

然而在旁悲哀得幾乎要一同死去的他的母親（自十二月十五號，至明年九月廿八號，中隔未滿十月，沈修士慈愛的媽，也如同他離此苦世，接受上主於天庭，爲善盡母職的賞報去了），不住地吶喊著：

『天主呀！……聖母喲！……我的『好阿小』，我已奉獻了於你的羔羊耶穌，將來預備給我送臨終，做追思的，怎麼還要叫收他去呀……？！』

看那時的她，倘沒有姆母們，和她初試女兒的扶持譬解，定要倒臥在病榻邊，昏去不醒了！

以後院長同掌院兩位神父，略略地勸慰了他雙親和家人們之後，便乘了汽車，立刻回到徐家滙去。至於他全家的人，真呆呆地相對着，什麼解決都沒有；那裡還想得到善後的問題呢！直到十點鐘過後，因着旁人的提醒，纔想到應設法載回屍首的問題。不幸那幾天，滬上因有事，特別戒嚴，晚來八點鐘以後，各馬路口，樣色要盤問檢查；所以他們連夜回家的事，實屬是不可能的；只得哀懇大姆母，允准屍首，在病房裡過一夜。於是修士的兄嫂們，領了姪子輩，當夜回去，而他的雙親幸經再三的勸解，纔肯收淚，收集一切，預備明天早上動身回家；及整理到他的衣服，只見有夾褲夾襖，他的母親，又怪他穿衣太單薄，容易生病，便放聲大哭着說：

「薄棉袍，薄棉褲，一月之前，早已寄去；爲何你不穿不著，這般不量力的瞎克己呀……！」

整理好了，他的雙親，又經旁人再四的勸解，才肯離別他的屍首房間。他的母親，往女病房去；他的父親，便在東隔壁病房內安歇。到底他們那裡睡覺得着呢？只聽

見他的父親，整夜地翻來覆去，至少有七八次吟哦着說：

「希奇！希奇：這個小兒，真正希奇……！」

爲的是他從小就懂得道理，這樣有志氣，這樣早過世……！到了明天五點一刻，還沒有天明，在醫院聖堂裡，是他公學裡的老教員松神父，爲他獻着死後頭台彌撒，閣家都來領聖體。及到六點過後，叫了一具病車，載屍到徐家匯家裡去。臨去時，大姆母重來探屍，揭開蓋頭白布，含淚注視他可掬的笑容，好久好久；末了兒，泣着向旁人說：

「你看這位青年的儀容，是何等可親可愛呢……！」

15  
死耗  
傳聞

講到在徐家匯小修院裡，同學的修士們，自從昨晚五點鐘前，得了他變癩的急信之後，沒一個不心忡忡地亂跳。直望到八點鐘，還沒見掌院神父回來，都逆料着事出不妙；等待念完夜課，做好省察，上樓去睡了，仍沒得掌院回來的消息；於是心內，益覺不安，尤其是他的同年友，心緒更亂。到底都



本着超性會頭，所求益切，守規益嚴，各自做些小犧牲，獻給仁慈天主，切望開恩，爲沈修士代禱罷了。到了明朝瞻禮二起身，各自念了獻功誦後，再爲沈修士代禱，獻短經，誦句，仍望他病愈；爲的是昨晚掌院神父，深夜回來，修士們都已入夢，所以沈修士的計聞，一點兒沒有知道。！有些修士們，在下床洗面時，聽見小堂裡有搖鈴聲，諒是掌院舒公做早彌撒，預料是回來了。！那位曾和沈修士爭速起身的某修士，這次很急速地洗盥了，立刻下樓；那知沈修士的通功單，早已先在堂門口等候着他了。那天的望彌撒，領聖體，同院修士們，個個爲他祈求，早升天國。及到用過早飯，八點一刻上課前，掌院神父特來自修間內，念聖書式地報告他臨終的經過：真是一句一流淚，幾乎不能繼續講述的……修士們早已回到死亡的無定，死亡的可怕，不到兩個月，已被攫劫了兩位去；現在聽到他終前的善表，和終前的歡言，樂歌，沒一個不動心，也有墜淚號哭的。等到課罷以後，大家去尋他的讀書臺及床褥裡，獲得苦鞭一根，苦帶一條，和神業日記簿等等；都珍而藏之，像聖物一般。

十七號早上，他的神師院長神父，特來修院，爲他做正三朝彌撒，及至追思時，唱到『在我等父者』一句，遂淚潮直流，幾不成聲，像有什麼特殊似的感動神力，心內急問他爲何死得這樣迅速，爲何夭折得像來不及似的？當時院長神父，實找不到他的原因，後來但向人家說：

『在我見過的死亡人中，沒有像這沈修士的可愛而神聖的！』

沈修士入殮日，便是十七號，因是瞻禮三，修院內的星期假日；大小修院的修士們，都到他家裏灑聖水去；也有拿自己的念珠，觸接他的手指面額，藏着當做紀念物的。沈修士前日管理過聖女則濟利亞唱經會小學生們，聞說沈修士死了，大半自動的來望彌撒，也唱經，也爲他領聖體；及到聽見掌院舒公說：

『沈修士應允過，到了天堂上，求得十位新修士，來填補他的空位……』

他們便同聲地答着說：

『神父呀！沈修士的空位，便讓我們來填補罷……不必到遠處去尋求了……！』

你看他留給小學生們的印像，到了什麼地步呢……！

16  
結語

青年沈修士，寄世只十八歲有零，在人面前，沒有做過「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但他的內修工夫，確已深切，真配接受人們給聖達尼老的那句「Consummatus in brevi.」『時短修成』的讚語。爲此他的死，人人都覺得心動，尤其是聽見了他神師的敘述，和披閱了他神業日記上的記載，纔明白他一切「神愛犧牲」的精神，益覺得萬分心感，那一個不要羨慕沈修士，又讚頌天主上智的玄妙呢？

如今他在天上，不停地大唱而特唱，他的愛情歌，感恩曲……，並奉獻他的「神愛犧牲」，至於無窮世……。

神愛犧牲終

## 神愛犧牲的改正表

- 9— 第一行，末第三字「J」當改爲「J.」
- 15— 第四行，首字「今」當改爲「金」
- 33— 末第二行，第22字「尤」當改爲「允」
- 46— 第五行，第11字「要」當改爲「必」
- 54— 第五行，第1字「藉」當改爲「籍」
- 55— 第九行，末第三字「交」當改爲「繳」
- 61— 第四行，末第五字「餘」當改爲「除」
- 62— 第七行，「神業記日」當改爲「神業日記」
- 67— 第四行，第21字「是」當改爲「的」
- 68— 第八行，第三字「台」當改爲「合」
- 74— 第六行，第17，18「讒奉」二字之間，當加「媚」字
- 79— 末第三第二行，似當是「是天主全善的棄絕，  
所以是不可挽救的，是永遠的，且就是失苦，  
是全知的天主的忘記，所以……………」

- 80— 第五行，末第三字「發」當改為「愛」  
又末行，第三第四「二三」當改為「三四」
- 90— 第九行，第25字「錄」當改為「譯」
- 107— 第四行，第19,20,21字「的題」當改為「的一題」
- 113— 第七行，第10字「們」當除去
- 114— 第八行，「吁，好耶神」當改為「吁，好耶穌」
- 125— 末第二行，「他知她」當改為「他和她」
- 126— 末行「渴願聖心」當改為「渴願聖心」
- 140— 第七行，第21字「道」當改為「通」
- 144— 第三行末幾字「都能赦的」最好改為「儘赦好了」
- 148— 第七行，末第三字「裏」當改為「裏」
- 157— 第一行末「打電話」後，最好加「到徐家滙耶穌會問」等字
- 162— 第八行，第14字「啲」當改為「啲」
- 164— 第八行，「當他父觀」當改為「當他父親」

24

341161

47

341161